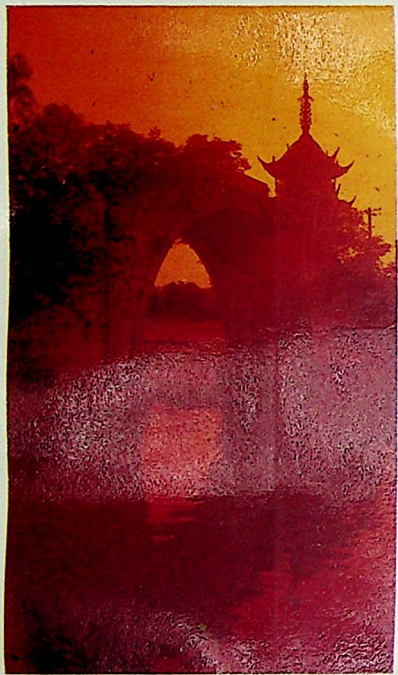


吴江



丝绸篇

人杰篇

地灵篇

胜迹篇

物华篇

履痕篇

开拓篇

江苏县邑风物丛书

《江蘇縣邑風物叢書》編輯委員會

主 任 潘震宙

副主任 蔡玉華

委 員 陸建華

繆亞奇

王遠鴻

胥錦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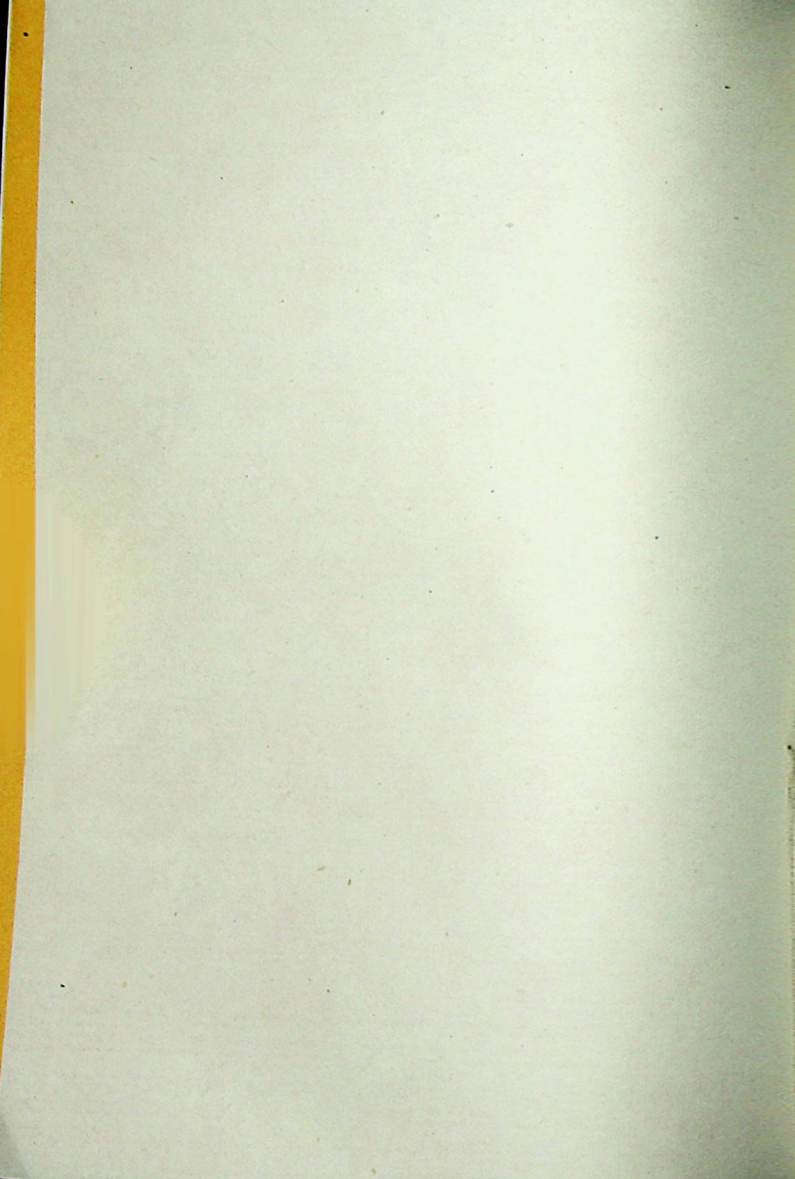
吴江

吕锦华 徐文初 汤海山等著

中共吴江县委宣传部审订

江苏县邑风物丛书





目 录

序	王 费孝通	
	丝 绸 篇	
蔡永强	绸乡话古址	3
蔡永强	天上云锦盛泽绸	8
蔡永强	锦秀一市	11
蔡永强	风景在这里展开	14
蔡永强	绸乡五朵金花	17
	人 杰 篇	
汤海山	翠竹玉兰伴诗魂 ——谒柳亚子先生故居	25
吕锦华	巾帼英雄张应春	30
汤海山	党的忠仆王绍鏊	35
汤海山 王 炜	正义之士倪征燠	39
汤海山	严宝礼初创《文汇报》	44

目 录

汤海山	王 炜	陈去病义结秋社	49
汤海山		百年一曲麒麟词	53
吕锦华		香曾灯火下，风雨几黄昏 ——记费巩教授	58
吕锦华		学究天人王锡阐	63
吕锦华		清代名医徐灵胎	67
		地 灵 篇	
吕锦华		绿水小园说同里	73
荆 歌		龙南问古	78
荆 歌		震泽是一首诗	80
汤海山	王 炜	古镇黎里诗亦奇	82
汤海山		菀坪，神奇的土地	86
吕锦华		姑苏南大门——松陵	89
丁 石		交通枢纽平望镇	92
沈荣庆		江南窑乡——芦墟	95

目 录

胜 迹 篇

- | | | |
|-----|---------|-----|
| 徐文初 | 巍峨古塔长相思 | 99 |
| 吕锦华 | 岁月沧桑话垂虹 | 101 |
| 吕锦华 | 罗星听雨入梦来 | 104 |
| 吕锦华 | 古塘路晚照 | 107 |

物 华 篇

- | | | |
|---------|----------|-----|
| 徐文初 | 团脐磊落分湖蟹 | 113 |
| 吕锦华 | 太湖之畔熏豆茶 | 115 |
| 丁 石 | 乐只鲈之乡 | 119 |
| 汤海山 | 碧波白鹅向天歌 | 122 |
| 汤海山 | 金眼玉肤芡湖鱼 | 124 |
| 俞 前 | 说长道短话辣油 | 126 |
| 文 初 锦 华 | 照眼生花璧月晃 | 129 |
| | ——话说吴江糕点 | 129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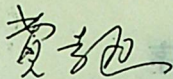
履 痕 篇

- | | | |
|-----|--------------------------|-----|
| 徐文初 | 芦墟山歌唱新声 | 137 |
| 徐文初 | 《珍珠塔》与陈御史嫁女 | 142 |
| 徐文初 | 天国洋将 | 146 |
| 吕锦华 | 一水红梨旧梦痕
——记柳亚子与苏曼殊之友情 | 150 |
| 俞 前 | 胜墩抗倭垂青史 | 154 |

开 拓 篇

- | | | |
|-----|------------|-----|
| 吕锦华 | 秀美挺刮的“达胜”鞋 | 159 |
| 吕锦华 | 神哉，小小方巾 | 162 |
| 沈荣庆 | 款款绣服，美的使者 | 165 |
| 张勇勤 | 蜜蜂催春来 | 168 |
| 吕锦华 | 后记 | 171 |
-

序



家乡来信要我为他们正在编写的乡土读物写几句话。编写乡土读物的目的是在使本乡人熟悉本乡事，培养热爱家乡的感情，立志为家乡建设出力。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我愿意支持和参与。其实我几十年来在家乡做社会调查就是在编写乡土读物。现在将有更多的同志从不同角度来介绍家乡不同方面的情况，乡土读物一定会更丰富更充实，我感到十分高兴。

提到乡土读物，我不能不联想起，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沈天民校长给我们讲的“乡土志”。当时我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衍声附会，讹成了“香兔子”。这个荒唐的误会，留下的印象很深，至今我还喜欢把它作笑话来讲。我幼年在动物中最喜欢的是兔子，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是乡土志。这也许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学原因。

我敬爱沈校长，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玩耍的垂虹桥和鲈香亭的故事。至今我每每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悠然在目，心旷神怡；同时浮现出沈校长那种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思乡难改。

我还记得当时课堂上贴着我坐的那位同学叫沈同，是沈校长的儿子，跟我相好，说笑在一起，课堂上还会忘乎所以

序

地在下面搞起小动作来。小学毕业后，我们就分手了，没有料到1933年在清华园里我们又聚在一起，我是研究生，他是助教；两个人不但口音都没有变，性情脾气也都未脱童年本色。从此几次同事，直到老年。从他口上，我听说他父亲在我1920年离开吴江后不久就去世了。家道清寒，但从不言苦。他一生的精力全部花在家乡儿童的身上。他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在我前后几班的同学里，后来至少就有五个，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教书。我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

当然，我也不敢忘记自己的父亲给我作出的榜样。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的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我常见他桌上堆满了各地收集来的材料和笔记。有时为了好奇，趁他不在时，我偷偷地去翻阅这些材料。我虽则很多看不懂，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随班听课的记录，还有评语，某某教师讲解扼要明白等等。他的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料到在他的儿子中后来会有人继承了他的调查工作。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作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

序

我父亲写完了视察报告就请本乡的一位书法端正的先生抄写。我的两位哥哥的任务是作校对，一个念原文，一人对抄本。我因为年纪小，只配在旁陪坐。这也许是我父亲有意教我们这几个孩子怎样认真写作的方法。校对过后他自己还要阅读一遍，如果有未曾校对出来的错字，就要责备我两位哥哥，说他们校对得不够认真。看来，我哥哥后来写文章字迹清楚、反复审读的习惯是从这开始训练出来的。而我这个陪坐的孩子却没有学到这一手，直到现在，甚至已经印成书的文章里，还是错字常见。在旁边听他们校对，对我也有教育，我后来喜欢写文章，写调查报告与此不能说没有关系。

对我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出差带回来的地方志。地方志就是记载各地地理、历史、名胜、人物和风俗的书，其实也就是沈校长所讲的乡土志，和现在正在编写的乡土读物有许多相似之处。我父亲在视察过程里收集到江苏各县的地方志，装满了一书架。我也常翻着看，其中如人物传记、风俗节令等也可以看得懂一些，至少对这类书已不生疏。我在大学毕业时的论文就是用全国各地方志里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作材料写成的。

我从1935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就开始做社会调查。1936年回家乡在庙港的开弦弓村养病，天天同乡亲们谈家常，了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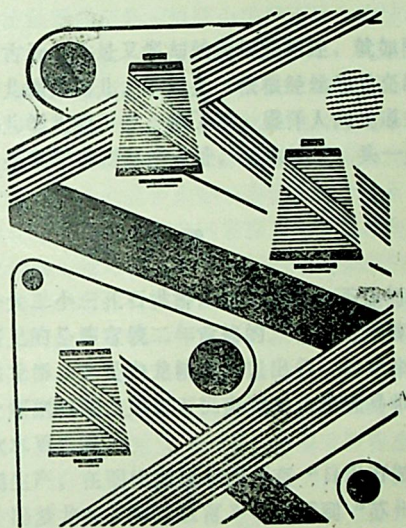
解他们的劳动和生活，以及有关生老病死的风俗习惯，后来去英国留学，用这次调查的记录写成了一篇论文，出版时书名《江村经济》，实际上是一本开弦弓村的乡土志。我最近十多年里每年回家乡了解情况，发表过多篇访问记。今年春天我又到盛泽北厍去转了一圈，把我在这十年里所看到家乡在经济上的发展作了个初步总结，称作《吴江行》，也可以说是一篇乡土志。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结语，写下了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我在写这篇《吴江行》时，回溯了故乡10年的变化。这是我们祖国在这不平常的10年中的一个镜头，它给了我安慰，也给了我勇气。我的故乡父老兄弟没有辜负这大好年头，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打了基础。这个基础我相信是结实的，因为它的根深深地扎入了千家万户，它会生长，它会结果。再有10年，就进入21世纪了。尽管我不一定能再写《吴江行》了，但我的故乡一定会更美好，更可爱。这不是梦想，应当是故乡人的共同信念。信念会带来力量——创造的力量，前进的力量。”

愿我今后还能能为家乡亲友多写一些乡土读物。

1991年9月16日

丝绸篇



SI CHOU PIAN

绸乡话古址

蔡永强

绸乡盛泽多古址，古址又多与丝绸相关相连，就如同那织锦上的花儿草儿蝶儿鸟儿，本就是一根根经丝纬丝交织出来的，却又为锦儿缎儿增了色，添了彩。盛泽人向远道来的朋友话说丝绸，必定要讲到那些古址，而古址中，头一处又必定要讲——

白 龙 桥

白龙桥为一大二小三孔石拱桥，古桥已毁，不知何年何人所建，今天可见的是清宣统二年重修的。相传这里曾有白龙出没，故名白龙桥。但是白龙桥之所以出名，却并非有龙才灵，而是桥上那副楹联：风送万机声莫道众擎犹易举，晴翻千尺浪好从饮水更思源。

盛泽的丝绸生产，在明代嘉靖年间便有“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之称。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曾写到“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站在白龙桥上，可听万户机声与春夕黄昏的牧笛，夏

日入夜的蛙阵交响共鸣，和成一片，藉着徐徐清风，在水面上渐远渐轻，渐轻渐远……

“晴翻千尺浪”则又是一番景象。丽日晴空，凭栏远眺，四野桑青秧绿，桥下水清流缓，风过处，陆上水中连成碧浪无边，似乎写的是自然景胜，其实只是借景，用以形容盛泽绸缎炼染手工业的兴盛景端。盛泽所产农家土绸除少量以生坯直运外地外，大多经炼染使成熟绸，炼坊、染坊最多时达上百家。这些作坊在空旷场地上立以竹竿，将染整过的绸缎晾晒于上，日下风中，那数十米长的绸缎起伏翻飞，顿起彩浪千叠。

盛泽地处水乡，水运是丝绸集散最为便捷的方法，白龙桥位于盛泽镇西北六里，正当入吴水道的咽喉。远道而来的商贾在盛泽购得所需的绸缎，便由水路运往地北天南，所以有“日收生绢千万匹，半入申江半入吴”的说法。自白龙桥上望去，但见水道交规，白帆群萃，往来丝船，上下如织。那远去的船儿载满了绸乡女儿的情意，走得那么迟缓那么慢，仿佛是不舍这绸乡的富庶，人情的美好。而来船则轻盈迅捷，在夕阳中似一只只归林的鸟儿，从白龙桥下一掠而过。

那些山东山西，湖南安徽的客商，远道而来，仆仆风尘，他们急着要在暮色落满河面之前，赶到各自的——

会 馆

清乾隆九年（1745年），盛泽全镇已有4436户，人口16682人，与明初相比，丝绸生产的规模扩大了几十倍，而“远商鳞集，紫塞雁门粤闽滇黔，犍金至者无虚日”。盛泽

绸市上到处可以听到清脆的京片子，豪爽的山东音，本地人如听鸟语的闽赣方言，和吴依软语交织在一起，谈品种，谈质量，谈价格……

丝绸贸易的数量在急剧增加，范围在迅速扩大。为了发展丝绸生产，进行丝绸产品交易的竞争，保护同乡商人的利益，本地丝绸业和外省商人纷纷在镇上购买地产，建立会馆，作为固定的永久性贸易机构。重修济乐会馆碑记所述：“盛泽为吴江巨镇，在昔尤为繁盛，各省商贾，鸶趋麋集，吾乡营商者亦多集斯土，因建两会馆以联合梓谊……”清康熙年后，盛泽镇上建有会馆十余处，旧址犹存。

当夕阳缓缓地沉落在远近喧哗的织机声里，最后一抹余晖照在斜桥上，一叶小船轻轻地泊上了镇东建筑宏丽、规模宏大的济东会馆面前的石驳岸。一个疲惫的乡音在沉寂的暮色里格外响亮，叩门声，开门声，迎出来的同样的乡音，透着欣喜和亲切。脚步声一直响到第三进，正厅上已经燃起了亮亮的红烛。初到盛泽的同乡在这里不仅受到生活上的照顾，而且听到了急需了解的行情，疲惫的身体和不安的心情渐渐地松弛下来了。

任城会馆，山西会馆，济宁会馆，华阳会馆……从这些会馆的名称里，也可以感受到这一时期盛泽丝绸市场的繁荣，盛泽丝绸的巨大影响。

会馆的发展，加强了盛泽丝织业与各地的经济联系，拓宽了盛绸的销售渠道，并且吸聚了大量资金和信息，进一步促进了盛泽丝绸生产的发展。盛泽丝绸随着一叶叶白帆，一声声驼铃，西行陕甘康藏，南下滇黔两广，北上关外松辽，风行万里，衣被天下。

道光年后，会馆日渐为公所取代。盛泽日益兴旺的百业，为了调节同业内部矛盾，相继建立同业行会组织——公所，而丝业、绸业执其牛耳。每年小满节，全镇数百家绸行染坊，共同出资延请戏班，酬神唱戏三日。那戏台就搭在

蚕花殿

江南的养蚕人都这么说，是黄帝的妃子嫫祖从天庭取来了蚕种和桑苗，从此，人间有了植桑养蚕，缫丝织绸，所以，民间又称嫫祖为蚕花娘子。供奉这位丝绸生产的发明者和创始人的地方，本名先蚕祠，但盛泽人习惯称为蚕花殿，也许是蚕娘织女们觉得这样的称呼，更亲切一些吧。

蚕花殿离济东会馆东约 200 米处，为庙堂式建筑，前为门楼，飞檐斗拱，气势轩昂。正中三座拱门，雁行序列，中间高，两侧低，小青瓦压脊飞翘，外墙配以水磨砖贴面，不事雕饰，素朴稳重。中间拱门上方原有“先蚕祠”匾额，今已不存，东西拱门上方各嵌有华版，东为“织云”，西为“绣锦”，表达了劳动人民美好的向往。

后有正殿，供奉蚕花娘子，并以黄帝、神农配享，这大约也可以说明劳动人民敬重的并非帝王圣明，而是创造发明，能为苍生谋利益的人。殿堂建在稠密的居民区内，门外一道小河曲折盘萦，几座石桥质朴无华，映衬着蚕花娘子的居所，绝没有佛寺僧堂那种远绝人尘、空明寂灭的感觉。

门楼与正殿之间，便是戏台。相传小满那天是蚕花娘子的生日，为了祈祷蚕花娘子保佑蚕桑丰收，丝业兴旺，便演小满戏三日酬祝神明。届时，远近几十里的蚕农相邀相约，

前来进香看戏，当戏台上锣鼓响起来时，殿前小河中挨挨挤挤布满了小舟，戏台前的石板广场虽然十分轩敞，可以容纳几千人，这时也挤得无容锥之地。戏台两侧厢楼上，是女人们看戏的地方。那些小媳妇大姑娘，终年蚕桑缫织，这几天得了空闲，自然各出心裁，刻意打扮，穿着各色丝绸衣裙，互逞机巧，争芳斗妍，蚕花殿前就好比在举办产品展览，时装表演。《盛湖竹枝词》中有诗记载：“先蚕庙里剧登场，男释耕耘女罢桑，只为今朝逢小满，万人空巷斗新妆。”昔日茅盾先生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中，就有一文专门描述蚕花殿小满戏的盛况。

小满一过，麦子黄了，油菜熟了，蚕宝宝要上山了。那些小船载着蚕花娘子的祝福，匆匆地离开了蚕花殿，纷纷驶入大忙的日子里去了。



天上云锦盛泽绸

蔡永强

天上云锦盛泽绸。来过盛泽的人都这么说。

其实，盛泽丝绸比天上的云锦要美多了，这是那些十八九岁的绸乡女工告诉我的。

绸乡女儿一懂事就与丝绸打交道，“自十岁而外皆能纺织”。那些洁白的云儿，那些五彩的霞儿，全是她们用金梭银丝，用心血汗水，一寸一寸织出来染出来的。最了解盛泽丝绸美的，当然要数她们了。

她们说，素绉缎，如雪、如霜、如玉，做一身西装套裙，佩一支紫罗兰，华贵又大方，衬托出了少女高洁优雅的气质；用红色的双绉缝一条短裙，明快活泼，就像从太阳边飞来的一团火焰，迸发出无限的青春活力；鹅黄的四季绉宽松衫托起那瀑布一样飞泻的黑发，说不尽的潇洒飘逸；而用小提花的骏花缎配出翠绿长裙浅绯色上衣，恍如一支俏生生的菡萏，在田田的荷叶丛中露出羞涩的微笑；那些千百个花色的印花绸，有的逼真，有的抽象，有的写意，最适合那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迎面跑过来一群，令人急切间分辨不清是在花中呢还是在霞中。

盛泽丝绸，就那么美。在飘洒着喷泉和音乐的东方广场上，在回旋着歌声和笑声的大街小巷里，用眼睛和镜头捕捉一朵朵袅袅飘过的云绸霞缎时，我不能不承认，劳动者的创造更胜过大自然的灵秀。

轻如烟、柔如水、灿烂如霞光初起的盛泽丝绸，品类之多，不可胜数。明朝时就有绫、罗、绢、纱等大类。罗又有秋罗、银罗、锦罗，绢又有纱绢、元绢、画绢，绫则有吴绫、惠绫、绸绫、线绫，或以用途分，或以工艺分，或以产地分，唐代充贡的吴绫就是盛泽所产。丝绸是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天然纤维原料的珍贵，织造的精细，印染的华美，穿着的舒适，使之成为国外贵族们的爱物，穿着中国丝绸，不仅是时尚，更是地位和财富的一种标志。今天畅销阿拉伯世界的华贵大袍，最早的穿着者也许就是《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君主哈里发。盛泽丝绸在国际上有着很高的声誉，明清后，盛绸已经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1919年巴拿马赛会上，洁白如云的“高丽纱”连获金牌奖和荣誉奖，盛绸以织工精细在罗马的宫庭和波斯的集市上声誉鹊起。

解放40年，盛泽丝绸越来越兴盛，老树新花，一发千万枝。解放时全镇仅有织机280台，今天，仅新生、新联、新华、新民、新达五个骨干企业就有织机3000多台。90年代头一个收获的季节，盛泽丝绸出口3000万米，占全国真丝绸出口量的六分之一，为国家创汇达13000万美元。前人赞誉盛泽日出万绸，今天的盛泽，一日又何止十万米？产品有绸、缎、绉、纺、纱等十几个大类，几百个品种，数千种花色，厚、薄、阔、狭、花、素色色俱全。历年来获部、省以上优质产品称号的就有六十多种。4尺2寸宽的练白双绉，恰似九天之上倾倒

了3000丈银河，而宽仅尺二的和服绸，却如一衣带水，牵起了两个民族的友谊，被誉为“绸中皇后”的14101素绉缎，在你眼前泛起一片柔柔的月色，那荣获国家金质奖的12751骏马花缎，如同一片雪地上开满了晶亮的花卉，而薄如蝉翼的电力纺，却把人们带入一个月朦胧花朦胧的世界，还有七色缤纷的织锦被面，更是腾龙起凤，花开似火……

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赞美缵绉：“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是“天上取样人间织”，而今天的盛泽丝绸，却是取样于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心灵和美好的理想，因此，十倍百倍地胜过那天上的云锦。

你看了盛泽的丝绸，也一定会这样想的。



锦绣一市

蔡永强

看过几处丝绸古址，我们又应邀去了闻名已久的东方丝绸市场。

主人娓娓讲着历史，引我们穿过一条幽长的小巷。明代末年，盛泽镇不仅千家夜织、日出万绸，而且商贾渐通、锦绫为市，成为遐迩闻名的丝绸集散之地。至清乾隆年间，盛泽“居民百倍于昔，绫绸之聚亦且十倍，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市河两岸，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和苏州、湖州、杭州一起，并称四大绸市。

丝绸这个风姿绰约的东方少女，就是从熙熙攘攘的绸市上起程，或响一路驼铃，或借一帆长风，走向世界的。

假如我们把丝绸之路比作一条源远流长的河，那么，盛泽绸市就是一个永不涸竭的源头。

丝绸市场位于盛泽镇的东南。一出小巷，向南是一条宽宽的大路，愈向前走，人流越来越稠。主人告诉我们，快到东方市场了。我们不时要停下来，侧着身子，让那些载满绸匹的大货车、小货车、拖拉机、三轮车，鸣着喇叭，吆吆喝喝地通过。

一踏进市场，就如同来到了丝绸的世界。仿照明清庄面布局的市场，在传统风格中又展示了现代商业的特点。回环相衔的道路两侧，店铺鳞次栉比，那柜台里摆的是丝绸，货架上摆的是丝绸，店堂里堆着的是丝绸，店堂外路边上整整齐齐堆放着的还是丝绸，简直叫人怀疑，是不是有人摩动了《天方夜谭》中那枚神奇的戒指，把这个世界上的绸儿缎儿，全都搬到这里来了。更令人目眩的是那色呀彩呀，云蒸霞蔚似地一片片一重重，有些别致的都叫不上名目来，看得我们都舍不得眨一眨眼睛，生怕漏掉了一样，少看了一处。

柜台后面那些笑语盈盈的姑娘们，身上穿的自然也是丝绸了。那些丝裙绸衫，映衬着水灵灵的绸乡少女，说不出的飘逸潇洒，情致柔美，也不知道是绸儿打扮了人呢，还是人装点了绸儿。反正我们都相信，这一定是世界上最自然、最朴素、也最有说服力的产品宣传了。我们特意观察了一下，客商们问得最多的，正是那些姑娘们身上新颖别致的面料。当然，南国的个体户朋友倾心那些有着朦胧诗一样美学效果的薄型织物，而牡丹江边的采购员更偏爱朴实无华但经得起磨洗的中厚面料，黄河一方土来的客户喜欢大红大蓝的色调，喜庆吉祥的图案，而上海、北京人则青睐淡雅高洁的花色，抽象而活泼的画面……

俗话说：众口难调，然而，地北天南的爱好，酸甜苦辣的口味，在东方丝绸市场却都能得到满足。主人告诉我们，市场始建于1986年，经逐年增规扩容，迄今已有4个商区，全县丝绸企业在市场设有400多个经销部。苏州、湖州、绍兴的远亲近邻也来此设点开业，经营品种少说也有一两百个，花样色调就没法统计了。1990年，市场成交额突破六亿元，

平均每天160万元。说到这里，主人不禁掉起古来：清乾隆道光年间，盛泽称为“邑中诸镇之第一”，绸业营销总收入，每年也不过五六百万金。

我们全都为他的介绍而兴奋不已，四顾锦绣，入眼生花，心中不由得升腾起一股自豪之情。是的，盛泽绸市的发展超越我们的祖先又何止百倍，更何况精明强干、胸罗大志的盛泽人正透过市场这商品生产的晴雨表，寻找着开发新一代产品的方向，寻找丝绸生产新的生长点，寻找云飞霞涌的明天……

“日出万绸，衣被天下”，市场大门口古色古香的门楼上，费孝通副委员长的题词在一市锦绣中熠熠生辉。



风景在这里展开

蔡永强

大明寺的晚钟曾是古盛泽八景之一。据传当时山门揖客，浮图迎风，晨钟暮鼓，每每在清风中传扬得很远很远。老人们都说盛泽的风景是从这里看过去的。

创建于1972年的吴江工艺织造厂，就坐落在盛泽镇西这块写满了悠远传说的土地上。这是吴江最早的乡镇企业之一，1985年与上海工艺美术公司联营后，成为国内主要的抽纱、刺绣等工艺美术品生产的面料基地。昔日僧人藏经的佛堂、打坐的禅房，已经被一排排高大整齐的厂房所取代，在这里展示的现代中国农民的创造，是经书神话里不曾描述过的。

走进工艺织造厂漂亮的样品陈列室，最引人注目的是上百种款式的时装，有的端庄大方，有的活泼明朗，有的玲珑剔透，有的雍容华美，有的精致如工艺品，似乎看得出缝制在中间的一丝丝心血，有的简练，看似信手拈来，却蕴含了智慧的灵光。玫瑰色的婚礼服可以使那个幸福的时刻平添一段如诗如画的情绪，蓝白相并的学生装则令人深深怀念那写满纯真友情的青春岁月，红黑图案中洒落星星点点金晕的少女衫充满了跃动的活力，而中老年人的时装色泽素雅但饱含

热情，格调稳重又风姿洒脱、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更叫人赞叹的是所有这些时装，从设计到打样、生产，都出自一双曾握惯锄头镰刀的手。

所用的面料，理所当然是工艺织造厂自己的产品了。工艺织造厂有7个织造分厂，1个印染分厂，1个绣衣分厂和一个绣品分厂。一根长长的、细细的丝进厂，一件件时装、工艺品出厂，织、染、印、整理到服装生产配套成龙。

宽敞的车间里，从田野上走来的农村姑娘们，蝴蝶般翩跹于长长的机弄间，在她们纤长的手指间，一米又一米桑蚕丝绸、人丝交织绸和化纤仿真丝绸像清清的渠水一样汨汨地流出。

化纤仿真丝绸是工艺织造厂的当家产品，是他们的骄傲。芳灵缎、绮丽缎、新艺乔其系列等仿真丝、仿麻精品曾获江苏省第二届化纤仿真丝绸精品展评金陵杯大奖。

工艺织造厂开发化纤仿真丝绸，说起来还有点儿戏剧性。

仿真丝绸价格便宜，而其性能几近于真丝绸，色彩的鲜明更胜过真丝产品，国际上早已风行，可是，1985年工艺织造厂和苏州丝绸研究所合作开发了几只仿真丝新产品，却被客户冷落在一旁，无人问津。

随着真丝价格一次次上升，丝绸公主昂贵的身价，一般消费者已经无力接受了，而工艺织造厂的仿真丝绸，经过一次次改进，越来越乱真于真丝绸。1989年，工艺织造厂开发了上百种新颖面料和服装，涤纶仿真丝产品成为这阙嘹亮乐章中的主旋律，名声播越了大江南北，直至白山黑水之间，接待室里那幅全国地图上，从太湖边上小镇牵出的红线几乎

辐射了整个中国。1990年,工艺织造厂年产量超过1000万米,还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每天有几十个客户坐等要货,有的企业还用下定洋包下了织机。

清乾隆《吴江县志》载:“绫绸之业,宗元以前惟郡人为之,至明熙宣年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明清盛泽地区丝织最兴旺的新杭、黄家溪“家家弄机杼”,“秋灯夜不眠”,曾给盛泽丝绸衣被天下的长久盛誉。今天,工艺织造厂不满足于从田野到工厂,而且更有志于从田岸走向口岸。1990年,他们投资4000多万元,引进了100台无梭喷水织机,要以更高档的产品,到国际市场的土地上去播种耕耘。

慕名来盛泽的人,总爱到工艺织造厂走一走,看一看。那里并没有什么景胜奇观,只有高大整齐的厂房,宽阔挺直的道路,古典式门楼上蓝色的琉璃瓦,在早晨清亮的阳光下,溶入了湛蓝湛蓝的天宇,显示着新一代中国农民的气魄和追求,那潮水一般的机声,间杂着姑娘们不断线儿的笑声,为盛泽的明天渲染出一片蓬勃的朝气。

盛泽人都说,如果要评一下新的盛泽八景,这里会有一席之地。

绸乡五朵金花

蔡永强

如果你从来没有到过绸乡盛泽，如果你没有时间遍访盛泽星斗似的丝织厂印染厂，那么，你只要到“四新一染”五个厂去走一走看一看，就可以领略到绸乡姹紫嫣红的大好春光了。

新生、新联、新民、新华四家丝织大厂加上国营吴江印染总厂，是绣堆锦簇中的五朵金花。新生厂居镇南，新华厂处镇东北，新联、新民两厂紧依于镇中，印染总厂坐落镇东。五家厂各有职工3000多人。盛泽镇万余户人家，没人在五个厂中上班的极少。五个厂各有个把亿的产值，加起来约占镇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九十。五个厂都是外贸出口厂，每年生产高档丝绸3000多万米，销于世界各地；五个厂又同是国家二级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若要分个高下先后，还真不容易。

不过，五朵金花虽然有一样的艳丽，一样的芳华，但又像是春兰秋菊夏荷冬梅一样，在共性的美中间有各自鲜明的特色。

四个丝织厂中规模最大的是新生厂，职工最多的是新生厂，产量最高的也是新生厂。1988年，江苏省出口的真丝绸中有六分之一是新生厂的产品。

但是，新生厂的特色不是大，而是“活”。

十年改革，犹如一场空前的地壳运动，长期僵死板结的地层被打破了，经济发展的环境和气候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生厂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场改革的深远影响，他们知道，适应变化是聪明人的选择。

变就是要改革，要搞活，搞活生产，搞活经营……

为了搞活生产经营，新生厂开设了窗口，在北京、厦门、南京、无锡等地设立了办事处……

人们到现在还记得，1985年在上海体育馆举办的那次宣传活动，那闪耀的星星和威武的雄狮，由一面面彩色的荧屏送进了一双双眼睛和一颗颗心灵，新生厂的产品被全国几十家报刊、电台、电视台刊载播映，海内外客商纷纷慕名而来。

新生厂最早实行划小核算单位，实行责任承包……

风未至而先动，新生厂人思路敏捷，头脑灵活，屡屡得风气之先，源头活水汨汨不绝，滋润了新生厂这朵花，越发枝叶鲜亮，明艳照人。像是月季花，无论冬寒夏暑，都一样红红火火，四时八节，久开不败。

在五朵金花中，新民厂是唯一的集体企业。也许因为基础差，底子薄，所以格外注重技术改造。1979年开始，新民厂人开展了三轮技术改造，一步比一步迈得大。第三轮改造就是搞“嫁接”，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先是日产喷水

织机，继之意大利剑杆织机，最近又在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喷气织机、

一个集体小厂搞引进，说困难如山那决不是夸张。资金、技术、人才的困难不说，单是与外商谈判，就有十多次，最长的一次谈了39天，准备的资料有几十斤重。更重要的是要使嫁接过来的洋设备在中国的水土里成活、萌芽、开花，新民厂人不知度过了多少“三更灯火五更鸡”，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

那一芽新绿，时时有风来侵、有雨来袭，但“嫁接”终于成功了。那些老旧落后的铁木织机，那些低矮简陋的零星工场，都留在历史的相册里了。人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大型企业。

这就是集东方妩媚与西方明丽于一身的新民厂之花。

当你走进新华厂的样品陈列室，你一定会想到金秋十月盛大的菊花展览，而你徜徉在千姿百态的菊花丛中的时候，也会想起新华厂丝绸产品的品种、花色之多，决不逊色于自然界的杰作。

新华厂以品种的新、优、全著称。真丝绸、合纤仿真丝绸、交织提花绸、丝绒四大系列产品，重、轻、宽、狭、花、素，配套成龙，应有尽有，仅那获国家质量金牌奖的12751——1骏花缎，就有120多个花色品种，有雅致素净的碎花，有舒卷大方的云纹，有的如雪花冰晶，入眼一片异彩，有的如霞影虹痕，泻落十丈光华……

一次，瑞士丝织学教授威廉先生来到了新华厂。这位威廉先生曾经在西德英特斯托夫国际衣料博览会上为新华厂的

采新绉所折服，但他还想看一看新华厂开发产品到底有多少能力。他提出要新华厂在一星期内设计出三只能适应国际九十年代流行要求的新品种。

新华厂的设计队伍相当强。他们犹如一批富有经验的园丁花匠，每天都在培育和开发新的品种，每年都要送出数百个佳品异种。威廉先生的要求，对他们来说不是难题。三只风格新颖、各具特色的新品种如期展现在威廉先生的面前了：桑凸绉绸面肥亮，花型突出，富有浮雕效果；波纹绉利用蚕丝本身组织结构变化出自然的折绉效果，弹性特别强；四季绉挺刮滑爽，凝重大方，是西装礼服的理想面料。

威廉先生就像看到了万中选一的名花异卉，哪一只也舍不得放手。他算是心服口服了。

新华产品品种之繁，花色之美，出新之快，也只有菊花能差强相似。

新联厂最出名的，一是管理严格，二是质量上乘。

标有新联丝织厂生产的出口丝绸，无论你是用肉眼，还是用放大镜看，无论你是正面光看还是侧面光照，很难找得出一根跳丝、一痕色档来，那平素织物一抖开就流过来一条河，清彻见底，没有半点瑕疵，那提花织物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似乎有了生命，在风中起舞，在阳光下拔节，你甚至可以听到那花瓣舒展时细微的响声。

1983年，新联厂夺得了吴江丝绸史上第一块国家银质奖牌。这些年来，新联厂共得两枚国家银质奖牌，八张部、省优质产品奖状。

新联厂产品质量的上乘来自于严格的管理。新联厂1980

年就建立了全厂的质量保证体系，推行TQC小组，排出了影响质量的关节点，一个一个解决。产品质量要求，列入了厂规制度，每道工序之间互相监督和检查，每个职工都是质量哨兵，使产品质量措施落到了实处。

洁无纤尘的计算机中心，是新联厂步入现代化管理的标志。只要输入一道指令，你就可以在黑白显示屏上查到车间织机的产、质量记录，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任何一个数据。

新联厂内部管理获得省级以上荣誉的就有三十多项。1988年，新联厂三喜临门，获“国家二级企业”、“一级计量合格企业”称号和荣获“江苏省质量管理奖”。

有人说，企业管理最烦、最难、最不易见效，其实严格的管理是春雨，落地无声，润物无形。

新联厂这枝花，在春雨中开得分外地娇美，分外地丰姿绰约。

吴江印染总厂像是一束七色花，又像是一枝三色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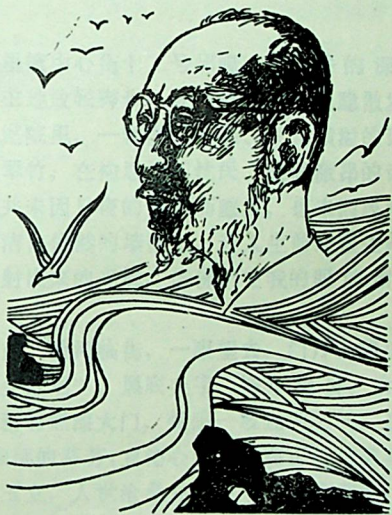
生产外贸真丝绸为主的绸缎炼染一厂，质量优，花色多，交货快，服务优，是国外客商信赖的工厂。绸缎炼染二厂以可与真丝绸媲美的合纤仿真丝系列产品独树一帜，蜚声国内市场，而时下风行的砂洗重磅真丝绸，又是他们新开发的特色产品。丝绸印花厂引进了布动印花机、连晒连拍装置、维亚洛精密印花台板等先进设备，可以满足国际市场多品种、小批量、高精度的要求，最多可套印70种色彩，图案误差值只有一根蚕丝的十分之一。

正如红、黄、绿三原色构成了世界上千变万化的色彩和图案。三个厂的有机组合，使色彩的美在吴江印染总厂表现

得丰富、和谐。走进车间，这一边大幅天青叶绿，仿佛置身于无边绿野，心旷神怡；那一边一片红红紫紫，点点芳菲，大有蜂蝶留连不去之势，正像一首诗里写的：国色天香随手出，珠玑粉黛应心来。



人杰篇



REN JIE PIAN

那丰富、和谐、宽坦车雨，这一边大雁天青叶绿，仿佛置身
于无边世界，心旷神怡；那一边一片红紫紫，点点芳菲，
大有蜂蝶追逐不去之势。正是诗人写的，国色天香随字
出，笔底粉黛似心香。

人杰篇



REN JIE PIAN

翠竹玉兰伴诗魂

——谒柳亚子先生故居

汤海山

每次经过黎里镇中心街十二号那幢古色古香的深宅大院，我便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我知道，在这隐隐散发着玉兰花清雅幽香的庭院里，一颗傲骨峥嵘、才情横溢的诗魂，依然傍着摇曳的翠竹，在构思忧国忧民、慷慨激昂的诗文。岁月流逝，故宅并未因日夜的嬗变而黯淡，也未因风雨的摧残而沉沦，在那洁白依然的墙壁上，诗人生前旺盛生命和巨大精神力量所折射出来的光辉，仿佛仍在我的眼前熠熠闪耀。

故居坐北朝南，沿河临街，一眼望去，门厅上廖承志手书的“柳亚子先生故居”，黑底金字，格外醒目。拾级而上，步进高轩典雅的黑漆大门，顿感一股强劲之气，迎面拂来，裹着玉兰花浓郁的芬芳，直沁心脾。就在正门过道两侧，两棵玉兰树左右玉立，人世沧桑并未使它们枝萎香殒，它们依然年轻挺拔，生机勃勃，像一个不老的奇迹。

过道尽处，小院清静，静谧安宁之中，似乎还隐约可闻书声萦绕。近一个世纪前，少年亚子口诵经史、笔耕诗文的情景，仿佛历历在目。在这里，15岁的亚子曾起草了赞颂

“戊戌变法”的上光绪帝万言书。在院子一角，一丛修竹青翠欲滴，遒劲刚直。从这儿望里，正遇上端立于茶厅的亚子先生塑像的视线，令人立即感到一种精神的交融。这是一尊背衬紫红色帷幕的汉白玉胸像，端庄慈祥，气度恢宏，那沉思默想又欲疾呼呐喊的神态，使人仿佛置身于逝者身边，亚子精神愈益强烈地钻进心灵。

穿过茶厅，走过青砖甬道，是故居高轩宽敞的大厅。亚子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尽从这里陈列的图片、资料上展示出来：革命英雄本色、爱国诗人风貌。在一张汾湖的照片前，我久久地观望着，我在想，汾湖那不失清淡的阳刚之气，是如何孕育了亚子先生刚直不阿的铮铮铁骨的。

吴江地处江南水乡，文化发达，富有革命传统。晚明东林党、几社、复社爱国志士们的气节文章，影响深远；明末东南起义军首领吴易、陈子龙及夏完淳父子也是在此起兵反清。亚子父亲柳念曾是清末秀才，参加过金松岑等组织的雪耻学会；母亲费漱芳是清代大名士袁子才的三传弟子，亲自教幼年亚子识字诵诗，授前辈先贤的文章，讲乡士先烈的故事。亚子16岁吴江应试时，同里爱国志士金松岑、陈去病两先生慧眼识才。翌年，被松岑先生带到上海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学校读书，遂结交章太炎、邹容等革命志士，展现在亚子面前的的是一个广阔的充满激情的天地。

书报案发，章太炎、邹容被捕，同章、邹一起宣扬革命的松岑先生潜回故里继续办学，亚子入松岑先生的自治学社读书，更加醉心革命。此间，亚子与同学陶亚魂发起组织学生自治会、秘密创办《自治报》（后改名《复报》），宣传反清革命，每周一期，由亚子用蜡纸刻写。这是本世纪初中

国最早的一份乡村革命小报。两年后，亚子入上海理化速成学校学习实用化学，想制造炸弹暗杀军阀，并想赴日本学陆军，皆因病未成。病愈后，亚子参加了同盟会，并由蔡元培介绍参加光复会，谒见了孙中山先生。从此，一个“捣首为尘，愿风潮之大起”的革命诗人，开始了壮怀激烈的革命生涯。

1909年11月10日，频繁来往于上海、黎里间的亚子先生，突然匆匆赴苏州，到虎丘张公馆与在此担任家庭教师的陈去病共商3年前的结社之约。3天后，即11月13日，19位志同道合的进步诗人首次雅集虎丘，宣告南社成立。南社，“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以诗文宣扬革命，与同盟会成犄角之势。南社集中了当时的时代歌手，被誉为“革命宣传部”，对辛亥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亚子先生主持编辑《南社丛刻》，是南社的实际负责人。

我在大厅里浏览着、联想着。辛亥革命后，作为风云人物的亚子先生在家里高朋满座，度过了一段很长的痛饮狂歌、口诛笔伐的日子。

1923年4月，他与同乡毛啸岑筹资编辑《新黎里报》，继续二十年前在自治学社读书时创办《新黎里》月刊的革命活动，不愿为时代的落伍者，在黎里家乡尽他的“国民天责”。他自称“李（列）宁私淑弟子”，倡导新文化、新生活，勇敢地同土豪劣绅黑暗势力斗争。此际，他邀来侯绍裘、沈雁冰、杨之华等共产党人到黎里进行革命启蒙宣传，吴江成为当时江苏省革命力量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孙中山先生逝世时，身在故居的亚子先生悲伤不已，在黎里的追悼大会上慷慨陈词，并手抚中山先生遗像，带队游

行。当“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亚子先生再次在黎里积极响应，发起“黎里国民外交后援会”，召开3000多人的烈士公祭大会，组织游行示威，宣传演讲，发动捐款，声援“五卅”运动……

踏梯上楼，我来到故居的密室复壁前，不禁心潮起伏。这里就是亚子先生当年幸免于难的地方！

1926年5月，亚子先生应邀参加广州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突然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的席位。何香凝气愤难耐，站起来痛骂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无比激动又异常愤慨的亚子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对何香凝的讲话报以热烈的鼓掌。休会时，亚子先生截住蒋介石责问：“你到底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面对蒋介石的狡辩，亚子先生太义凛然，愤然哼道：“新军阀。”他立即走访共产党人恽代英，建议采取断然措施刺杀蒋介石。遭到恽代英劝阻后，亚子先生中途拂袖退会，愤然返回故里，以示抗议。不久，他还断然拒绝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南昌行营的任命，这使蒋介石更为怀恨在心，必欲除之而后快。

1927年5月8日深夜，已经举起反革命政变屠刀的蒋介石，指派部下张镇到黎里，武装搜捕亚子先生。亚子先生在夫人郑佩宜和女佣阿吟的帮助下，隐入密室复壁，外面用一叠衣箱遮住。反动军警翻箱倒柜、撬门破窗，四处搜查。但他们并不认识亚子先生。那日，亚子先生的妹夫凌吉之正在作客，敌人看他一副斯文模样，误以为他就是“柳哑子”，错把他带走了，亚子先生这才有脱险机会。在复壁中，亚子先生曾口拈《绝命词》二十八字：“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

杀弥衡。长啸一声归去也，世间竖子竟成名。”亚子先生当夜乘船逃往上海，旋即携眷亡命日本。其后，亚子先生更加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环顾亚子先生故居，我蓦然觉得这是一处神圣的精神高地。这位一生写了七千二百余首诗词的旷世诗人，终生贡献革命事业，生前还将故宅珍藏的明清以来之古籍图书、故乡文献与南社时期所编印的数千册书刊，悉数赠给上海图书馆。他留下的是珍贵的精神财富。他逝世于1958年中国传统的端午诗人节，他的诗魂将和2000多年前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一样，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当我走出故居，在庭园里回眸，又见到了那一丛苍劲的翠竹，那两株芳馥的玉兰，亚子先生神采健奕的形象，倏然在我眼前愈来愈鲜明地叠印出来……



巾帼英雄张应春

吕锦华

记得那年在南京，有个星期天我去叩拜雨花台烈士陵园。一个人走在寂寂的山道上，想着这里为共和国诞生而牺牲的无数烈士，心头充满了一种肃穆敬重的感觉。走进陈列馆第一室，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幅女烈士的遗像。照片上的女子一头短发，面容清秀而端庄，尤其是那双眼睛，黑黑亮亮的，透出一股聪颖与刚毅。当我将目光移向下面的介绍时，不由惊诧得读出了声：“张应春，江苏吴江人，……”我又是激动又是自豪，没想到我的家乡还出了这么一位巾帼英雄呐！

那时我还年轻，但我从此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我又注意阅读有关她的种种文章。时至今日，张应春在我心中已犹如一位忘年交的朋友了。我常常隔着岁月的重墙向这位永远年轻的英雄送去一份由衷的敬意和怀念。

吴江北岸有个宁静美丽的小村叫葫芦兜村，村子因形状如“葫芦兜”而得名。1901年农历十月初一，张应春出生在该村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是一位饱学的乡儒，加入过南社，是柳亚子先生的好友。应春从小就聪慧豪爽，热爱自己的祖

国。当时辛亥革命失败后，各路军阀争战不息，帝国主义列强又企图瓜分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一幅幅民不聊生的惨淡景象，小小应春在日记中已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感。

黎里女校是应春最初求学的地方。在这所专门为女孩子开办的学校里，应春已显示出与其他女孩不同的个性。当时教室里设有“课堂日志”，须每天填写。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将年号改为“洪宪”；校方规定，记课堂日志时要将“民国”改为“洪宪”，但应春坚决反对。当时和应春一起坚持不改的还有柳亚子的妹妹柳均权。应春的父亲此时已在女校任教，怕事情闹大了不好，便再三劝说，但应春和均权始终没有听从。这个小小的举动，已足以反映幼小的应春是多么倔强、多么爱憎分明。

1919年，应春考入上海女子体育专门学校，毕业后赴厦门集美女师任教，不久，又回到上海松江受聘于景贤女中。在外面转了一圈，应春长大了亦开始成熟了。她一方面亲眼目睹了列强侵华、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另一方面，她开始接受“五四”以来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明白了要拯救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只有唤醒大众团结一致进行奋斗。在松江，她结识了共产党员侯绍裘和国民党左派朱季恂等人，在他们影响下应春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4年，应春加入了改组后的国民党。

应春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毅然剪去发髻。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动作，在当时可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许多人将此视为比洪水猛兽还可怕的事，直呼“大逆不道”。应春的父亲知道后，也极力反对，写信严厉责备她。但应春不

顾众人反对，留起了短发。这年暑假回到家里，她还耐心说服长辈，动员几位姐妹也都剪去了发髻。

1925年3月，苏南大地雨凄迷风萧瑟。仿佛天地也在同哭一位伟人的失去，孙中山先生逝去的消息，使本来就很沉重的神州大地更加沉重了。5月，国民党吴江县党部在黎里召开追悼大会。这时，应春已回黎里女校任教。追悼大会上，她首先上台慷慨陈词。她说，“孙总理主张实行三大政策，是因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协力同心，国民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抛弃三大政策，就意味着背叛三民主义……”一席话，博得与会者热烈掌声。会上登台演说的还有柳亚子先生、省党部代表侯绍裘等同志。会后，应春手捧孙中山遗像，又和柳亚子、侯绍裘等人一起带队上街游行。在古镇，在封建意识还很强烈的20年代，一个20多岁的女子在长街上抛头露面是很稀罕的。尽管此事在镇上引起了许多的非议，但应春坦然自若，没有半点畏惧。

在上海时，应春有许多同甘苦共患难的好朋友。例如向警予、杨之华、钟复光等，她们一起组织妇运会，与国民党右派控制下的妇女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应春深切体会到学习革命理论的重要。已经担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的应春，不顾工作的繁重，经常去党在上海创办的、培养干部的学校——上海大学旁听。邓中夏、张太雷、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等都是这所学校的教员。1925年11月，应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写给柳亚子先生的信中说：“我以为入了党，当然以此为前提了，一切都可以牺牲的。至于使命呢，我们恐怕无异吧——革命，孙先生留给我们的使命吧。你以为对么？”字里行间，流露了

她愿意为中国革命贡献一切的豪情壮志。

1926年1月，应春作为江苏省的代表之一，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大会通过了继续坚持执行孙中山的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回来后，应春更加忘我工作。不久，苏南一带忽然悄悄流传起一本宣传妇女解放的刊物《吴江妇女》，它像黑暗中的一道星光，使许多活得很苦很累的妇女看到了希望洗亮了眼睛，明白了要过好日子只有妇女姐妹团结起来去争取。筹备、组织、出版这本刊物的主编便是应春同志。《吴江妇女》于1926年3月8日创刊，亚子先生在发刊词中严正指出：“它的宗旨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推翻旧礼教，要求妇女和全人类的自由平等。”应春同志在刊物的《国际妇女纪念日与吴江妇女》一文中也指出：“再讲到农工妇女，我更觉得心酸了，她们一天到晚的作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抚育儿女，烹调缝缀，做种种琐碎的事情，也要勉强出来工作，否则就不能生活，而还要受丈夫的无礼责骂！姐妹们，试问可以算得自由么？可以算得平等么？唉！不要说梦话罢，大家醒！醒！醒醒罢！”最后，她又号召妇女姐妹为自己的自由、为自己的经济独立，为社会上法律上教育上的种种平等而奋斗。《吴江妇女》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虽然只出版了五期，但它在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启蒙宣传中，对于唤起妇女的觉醒、提高妇女的觉悟，则起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应春的革命活动中，亚子先生始终是她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战友和老师。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震惊中

外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一批爱国青年被段祺瑞军阀政府开枪杀害。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在党的领导下，应春日夜奔走开会演讲，揭露反动军阀的暴行，唤起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有好几次，她正在演讲或演讲归来，被反动军警和密探跟踪上了。危急关头她只好避入柳亚子先生在上海的住处。每次躲避，亚子先生总是热情挽留。整日的奔波使应春常常顾不上吃饭，饥乏交加，但她从不肯多逗留，常常喝一杯水吞几口饭，躲过追踪马上又出去投入工作。

1927年春，全国既处于北伐革命的高潮又处于蒋介石“四·一二”武装政变的前夜，斗争异常尖锐和复杂。此时，应春已担任中共江浙区委妇委会委员。4月7日，侯绍裘发急电请应春去南京商量要事。这时，南京城已血雨腥风，乌云密布。应春去了，去得很坚决亦很平静。4月9日，蒋介石秘密逮捕共产党人，并唆使流氓捣毁了省党部；4月10日，侯绍裘被捕；隔一日，应春和陈君起亦被敌人侦悉逮捕。不久，便一起被敌人残酷杀害了。应春牺牲时，年仅26岁。

应春虽然不是一身戎装驰骋疆场的英雄，但她洗尽铅华投身革命，为新中国的诞生冲锋陷阵，置个人生死于脑后，成为我国早期妇女运动的优秀领导人之一。1928年，亚子先生从日本流亡归国后，曾亲自去南京寻找应春的遗骸，未找着，便在应春的家乡葫芦兜村的北莲荡滩上建了一座烈士衣冠墓。应春别号“秋石”；亚子先生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碑文：“呜呼！秋石女士纪念之碑！”如今，每年清明时节，家乡的人民总是一群群一队队来到这里，向这位杰出的女战士致以深深的敬意。

党的忠仆王绍鏊

汤海山

八十二岁的王绍鏊，正在病床上忍受着不能公开自己身份的煎熬。生命之烛即将熄灭。他望着围绕在身边的儿孙们，心里涌上万分的歉疚。是啊，儿女因为他——父亲的缘故，正在受到“家庭问题”的牵连，孙辈们也在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告诉他们，我早在三十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有37年的党龄。而所以一直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国家的政治活动，是党的需要呵！”他想这样对儿女说，但沉默良久，却含笑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要相信党，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就这样，王绍鏊带着为党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满足和临终仍未能亲口向同志们和亲友们澄清误解的遗憾，离开了人间。这是1970年3月，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窒息的一个年代。

王绍鏊于1888年出生在吴江县同里镇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四岁丧父，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先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和民族英雄岳飞可歌可泣的故事，在他脑海里很早就烙下印记。10岁时，受康梁维新运动的影响，写出《变法论》，提出了“世无百年不变之

法”的口号。14岁时，王绍鏊与柳亚子同时进金松岑先生创办的同川学堂学习，以后又加入了金松岑先生办的理化研究会。因受日本清水澄著作的影响，他对议会政治发生了兴趣。于是，他放弃理化学习，考入江苏教育总会的法政讲习所，后又得到亲友资助，于1908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

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日本，王绍鏊立即归国，和章太炎等人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开始了政党活动生涯。不久，他当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天天兴高采烈地到天坛祈年殿开会，以为中国只要有了一部宪法，政治生活将会迅速走上正轨。但是，希望很快破灭了。1913年11月，窃国大盗袁世凯下令撤销国民党议员的资格，接着又取缔了所有开展民主活动的场所。王绍鏊虽非国民党员，但他认为袁世凯的做法是对议会政治的极其粗暴的破坏，愤然拂袖离京，来到上海，加入反袁护法斗争。未几，袁世凯在声讨中死去，粉墨登场的还是北洋军阀黎元洪、张勋、段祺瑞。在失望和苦闷中，他只身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拥护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又一次打击了王绍鏊的革命热情，他曾专程赴汉口会晤邓演达、至南昌面见蒋介石，痛陈危害，希冀改变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国的前途在何方？他坐下来认真总结十多年来的政治活动生涯，清理批判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盲目信仰。他向上海横滨桥内山书店买了大批日文的马列著作，包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全集》等，带回天津寓所，闭门研读。近一年的刻苦学习和思想斗争，王绍鏊初步认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现状，认定专制魔王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大敌。

他紧蹙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隐隐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前途。

带着对中国革命的初步认识，他同刚结识的共产党人黄申芑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黄申芑的革命热情和远见卓识使王绍鏊深感钦佩。联想到自己多年的失败经历，他很快接受了黄申芑的正确观点，并进而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1933年王绍鏊成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一员。他无限感慨地说：“我在黑胡同中摸索了半辈子，才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

此后，王绍鏊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活动，又介绍中共党员丁秉仁等同志到吴江，与正在搞武装斗争的钱康民同志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组织领导工作。王绍鏊一度受潘汉年同志直接领导，来往于敌伪上层，出入狼窝虎穴，担任繁重而艰巨的地下工作。

抗战胜利后，王绍鏊全力以赴地投入如火如荼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他和马叙伦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6月，马叙伦率和平代表团去南京请愿，王绍鏊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担任集会主席，在上海北火车站举行了十万人的盛大集会，并与陶行知、周建人、林汉达等一起示威游行。

王绍鏊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职。多次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和其他各种重要会议，经常参与讨论国家重大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竭智尽忠。由于党的事业需要，他长期不公

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直到解放后仍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参加活动。文革动乱中，他置自己及后辈蒙受的冤屈和打击而不顾，忍辱负重，忠于党的事业，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坚强的党性。

阴霾散尽见阳光，“四人帮”粉碎后，《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正式公布了王绍鏊的中共党员身份，高度评价了他忠于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充分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尊敬和怀念之情。家祭告翁若有知，定当含笑九泉下。



正义之士倪征燠

汤海山 王 炜

1984年12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庄严选举并公布了15名国际大法官的名单，其中有一位中国人，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

他就是吴江县黎里人——倪征燠教授。

倪征燠，1906年生于吴江古镇黎里，与柳亚子同住一条街，素有来往。弟兄九人他最小，也最受父母的欢喜。父亲经常绘声绘色地给他讲古代先贤的故事，报效祖国的思想从小就深深地烙在他脑海里。一次，小征燠写了副对联：“今日藐乎一学童，他日中国主人翁。”父亲喜出望外地说：“此子今后非池中之物。”年稍长，征燠就被送到上海念书。

一次课余，他出于好奇去租界看会审，中外法官一起开庭，因意见分歧，发生争执，外国法官竟蛮横地侮辱中国法官。倪征燠虽年少，但非常气愤：为什么外国法官在中国竟敢如此放肆？中国法官的软弱无能，使他感到羞辱，于是，他重新投考进入东吴大学法律系，立志为国争光。但他并不满足于东吴大学的法学士学位，决意留学深造。他将家中分给他名下的几亩田卖掉，筹措船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法律。

翌年，他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于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法学研究院为荣誉研究员。美国的生活虽然优裕，却留不住他报效祖国的心，他学法律的目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来治中国的法。两年后，征噢学成归国，在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任法官，开始他伸张正义的光辉生涯。

1946年5月3日，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8个日本战犯开庭审判。这批战争元凶，对太平洋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然而，美国出于美苏对峙的考虑，打算从轻发落东条英机以外的其他战犯。国民党当局对东京审判毫无准备，中方证人不力，大都未持证据，被日本战犯的律师驳为“无证资格”。美国不仅不补充法庭调查之不足，却为每个被告免费配备一个美国律师。情况十分严峻。

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各界之呼声，不得不充实力量。恰逢司法部长刚读过倪征噢的《美国和英国的司法制度》一书，觉得，若论对英美法律的熟悉，国内无人能与倪征噢相敌，于是连忙召来正在欧美考察的倪征噢。倪征噢当即应允，“不过，请给我必要证据”。部长先生耸耸肩让他自己找。倪教授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受了14年的侵略，牺牲了千百万同胞，竟连证据都提不出，真是视国耻如儿戏！

倪征噢以中国法官首席顾问的身份来到东京。此时，由检察方起诉，提出证据的第一阶段已过。倪征噢根据英美法律关于检察方在审判第二阶段不是绝对不能提出证据的规定，建议尽力提取证据、见缝插针、适机提出。他负责审问日军原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和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证据不足，只好就地搜集。他与美方交涉，并经美国

太平洋盟军司令麦克阿瑟批准，查看了日本陆军省被调封的一大批档案，以及部分外国教会档案，夜以继日，连续奋战7个多月，获得大量罪证。

如：《奉天特务机关报》曾吹捧“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原为显示二人“威风”，此时成了残暴的证明。倪教授又找出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给外相币原的电文，证明土肥原挟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的罪行。又从日本陆军省次官签发的《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的部令》中，找出日军与其亲友谈话的例子，其中有“作战军人，如经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盗及强奸罪”，“强奸后如欲无事，或则给予金钱遣去，或者事后杀人灭口”。证明日军在华暴行，铁证如山。鉴于提出证据阶段已告结束，进入了被告的“反攻阶段”。倪征燠决定就被告的反证提出反证的反证，利用战犯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重新提出他们的罪证。

1947年10月6日，第二阶段审理开始。由于在第一阶段中国检方未提出有力证据，使土肥原有了避重就轻的可能。此时，狡猾的土肥原不再为自己辩护，依法庭程序，中国检方也就失去了与其辩论及在辩论中提出罪证的机会。板垣也自以为未直接出面，妄想利用自我陈述推卸罪责。板垣与土肥原自“沈阳事变”就沆瀣一气，逮住了板垣的尾巴，土肥原也就要现原形。倪征燠瞄准这个机会不放。

为板垣作证的第一个证人是“九·一八”夜里柳条沟事件后，指挥日军的岛本联队长。岛本说：“那天夜里，应朋友邀请赴宴，喝醉酒回来，就有人来报告……”。突然一声断喝：“我反对！”倪教授道：“既然当天夜里喝醉酒，那还有什么资格作为证人在这里作证？”一击干脆利落，听众

席上涌起一片赞叹声。

接着证人山胁登台，他是板垣任陆军省大臣时的陆军省次官，等他吹嘘完毕，倪教授问：“山胁，你在陆军省任次官时所办的事情，一定是陆军大臣所认可的，是吗？”“那当然。”倪教授立即举起了1939年2月山胁签发的《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的部令，说：“该部令列举了返国军人谈话资料若干种，明令禁止传播。用意固然在掩盖罪恶，但实际等于承认了中国战区内日军纪律腐败达到了极点。部令虽由山胁签发，但依山胁前面供词，证明这是板垣所认许的。”一席雄辩，辩护证人一下子变成了罪证。而且，“证据不足”一下子转成了无可抵赖。

板垣又自我陈述说“始终主张撤军言和”云云。倪教授问：“日军占领广州、武汉，是否在你担任陆军大臣后完成的？”板垣无可奈何地承认。针对“三国公约”及张鼓峰事件，倪征燮问：“为这两件事，是否曾受天皇谴责？”板垣自以为无案可稽，便梗着脖子反问：“你怎么知道？”往日之骄横依稀可见。倪征燮正颜斥道：“现在是我审问你，立即回答！”板垣这才意识到已是阶下之囚，但仍抵赖，“没这事。”倪征燮立即出示了《西园寺原田日记》，板垣顿时泄了气，一会儿装蒜，一会儿不认帐，丑态百出，听众由窃窃私语到哄堂大笑。

经过一番力战，尽管板垣受法律严惩的结局已无可避免，但倪征燮还是抓住板垣和土肥原共同策划的溥仪登台及华北自治等罪行不放。形式上是核对事实，实质上是重新提出罪证；看似控诉板垣实际上土肥原也难辞其咎。板垣、土肥原随着倪征燮的有力辩驳，脸色由黄转红，由红转白。倪征燮

正义斗元凶的经过，已载入长达四万八千余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记录。

倪征燠返国后，国民党政府先后以司法部次长、最高检察长的地位相聘，他厌恶腐败的政府，拒绝做官，回到自己的书斋里。新中国建立后，他兴奋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电请倪征燠北上任职，他欣然前往。周总理生前曾多次与倪征燠商讨过国际法事宜。

1985年2月6日，倪征燠穿上法官大袍，肃立宣誓：“本人郑重宣言：愿秉公竭诚，必信必忠，行使本人作为法官的职权！”那庄严的声音在联合国大厅里久久地回荡。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倪征燠的好友刘子健赠诗云：

尚忆黄龙审战犯，闲指明月看樱花。

沧桑历尽翱翔去，淡泊从容莅海牙。



严宝礼初创《文汇报》

汤海山

大家知道有两张《文汇报》：上海《文汇报》和香港《文汇报》。但知道其渊源的人并不多，当然，知道《文汇报》创刊以来，几度停刊、复刊坎坷经历的人，恐怕就更少了。《文汇报》的诞生、发展，凝聚着吴江籍爱国人士严宝礼先生的毕生心血。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日本侵略军与上海租界当局串通，设立新闻检查所，要中国人办的华文报纸新闻先送日方审查。为此，当时上海颇有知名度的《申报》、《大公报》等自动宣布停刊。继续出版的《新闻报》、《时报》等慑于日本侵略者的威压，或噤若寒蝉，或态度灰色，为“孤岛”读者所唾弃。上海一时黑云压城、万马齐喑。在此形势下，严宝礼挺身而出，奋勇地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报纸——《文汇报》。

严宝礼1900年出生于吴江县同里镇，就学于上海南洋公学，20岁时辍学到铁路局总稽核室工作，是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同仁会”的负责人。三十年代初，他创办“上海交通广告公司”，经营上海市内及铁路沿线路牌广告，深受工商

界欢迎，业务日益发展。由此，严宝礼和各界人士，特别是大小报的记者、编辑来往频繁，交了许多新闻界的朋友。

在那灾难深重、云锁雾蒙的时期，创办一份旗帜鲜明的爱国报纸，谈何容易！严宝礼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邀请佛学书房经理沈彬翰、《社会日报》主持人胡雄飞、《新闻报》编辑徐耻痕等共同发起，集资一万元创办报纸。为躲避敌寇检查，严宝礼决定采用洋商名义，并请友人方伯奋出面聘请当时在跑马厅的英国人克明挂名担任发行人兼总主笔，负责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克明曾任英文《文汇报Mercunry》记者，遂决定以《文汇报》为报名，请著名书法家谭泽闾题写报头。严宝礼任总经理，实际执行社长职务，在他的努力下，《文汇报》形成强大阵容：特约徐铸成、储玉坤等撰写社论，胡惠生任编辑主任，编辑有储玉坤、吴农花、张寄涯等人；记者有邵伯南、胡道新等；副刊由高季琳（柯灵）全权主持。1938年1月25日，《文汇报》正式创刊问世。《文汇报》一面世就使身处“孤岛”的爱国民众耳目一新。

第一篇社论题为《松沪之战六周年纪念》，缅怀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号召民众学习爱国精神，共救国家危亡。2月8日的社论是《告若干上海人》，针对当时纷传敌人将在南京筹组伪政府而对那些民族败类发出警告。《文汇报》坚持抗日救亡，敢讲真话，而且编排新款，生动活泼，副刊《世纪风》等内容进步，常常刊载进步作家作品及反映边区、游击区情况的报道，迅速成为当时上海销路最广的报纸，受到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而敌伪当局却视之为眼中钉，采用恐吓、威胁和各种残忍的暴力手段，企图阻止《文汇报》的正常出版发行。

办报未满月，报馆就收到署名“正义团”的恐吓信。接着，报馆经理部挨了炸弹，营业科职员陈桐轩当场被炸死，广告科萧岫卿和毕志奋两人炸伤。随后，恐怖事件接连发生：一次，编辑部收到一个热水瓶盒子，里面装着一段血淋淋的手臂；又一次，有人送来一筐水果，里面所有的苹果和桔子都注射了毒药；还有一次，敌伪买通了一个印刷工人，把一枚小炸弹带进了机器房，差一点将向原《大公报》借用的，也是仅有的一台印报机炸毁。在频频的威胁下，严宝礼坚持抗日立场，不改初衷，和同事们一起夜以继日地奋斗。为防万一，严宝礼在报馆经理部、编辑部及排印车间，安装了铁丝网和铁门，并在编辑部附近的大方饭店包租了一个房间，供编辑部使用，情况紧张时，他就同夜班编辑一起睡在那里。

就在严宝礼不屈不挠冲破敌伪威压、《文汇报》声誉益隆之际，国民党反动势力又对《文汇报》耍出了种种花招。国民党各派系头目为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都千方百计想把《文汇报》控制到手。孔祥熙、宋子文、潘公展等企图以“资助”、“支援”为名，收买《文汇报》，但均遭严宝礼的断然拒绝。于是，国民党就采取经济手段妄图迫使《文汇报》就范。那时，白报纸是用外汇结算的，而官价外汇掌握在宋子文控制的中央、中国银行手中，他规定不准用一分官价外汇结算《文汇报》，严宝礼只能以高价去黑市结汇，致使报纸成本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此间，克明已为汉奸丁默邨用十万六千元巨款收买，他以“经营不善、经济混乱”为由要挟严宝礼。1939年5月，《文汇报》因发表纪念“五·九”国耻社论，被勒令停刊，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文汇报》苦斗了一年零四个月。停刊后，严宝礼以经商作掩护，坚持不

懈为《文汇报》的复刊做各种准备。1945年4月间,严宝礼、柯灵、费彝民、储玉坤等因创办《文汇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备受严刑拷打,严宝礼等坚贞不屈,后被营救出狱。

抗战胜利,严宝礼因创办主持《文汇报》有功,被蒋介石授予“胜利勋章”,但他为《文汇报》复刊四处奔走,却得不到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他只得在亲友中发动投资,经艰难筹划,《文汇报》在1945年9月重新开业。这时,严宝礼聘请宦乡、徐铸成、陈虞孙、柯灵、孟秋江、马季良、唐弢、叶以群等著名进步人士先后分任总主笔、社论委员、编辑、记者,并商请郭沫若、侯外庐等编辑周刊。1946年3月29日起,《文汇报》改版革新,鲜明地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时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当局悍然下令封闭《文汇报》。

翌年春,严宝礼、徐铸成集资去香港筹办《文汇报》,在当时旅居香港的李济深、郭沫若、柳亚子、茅盾、夏衍、潘汉年等人的支持下,香港《文汇报》于9月9日创刊,继续向海外华人和港澳同胞宣传内地革命形势。1949年6月,上海解放的第二个月,严宝礼率先复刊上海《文汇报》,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理。1956年,《文汇报》一度停刊,不久,又再度在上海复刊,严宝礼又任副社长兼总经理。严宝礼于1960年11月在上海病逝,生前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

经历了血与火斗争洗礼的《文汇报》,几经磨难和波折,现在已成为一家发行量很大、在国内外卓有影响的大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团结知识分子方面,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严宝礼为《文汇报》的创刊、复刊所作出的贡献，在后人的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陈去病义结秋社

汤海山 王 炜

苏州名胜虎丘山麓的一块普通墓地里，安息着一位生前被孙中山先生称为“十年袍泽患难同尝”的著名历史人物，他就是与柳亚子、金松岑同誉为吴江三杰的陈去病。

陈去病1874年生，同里镇人，弱冠之年即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他原名庆林，在留学日本期间，目睹民穷国弱，堂堂中华尽受洋人侮辱，立誓要以大败匈奴的汉朝大将军霍去病为榜样，担起天下兴亡的重责，即改名去病。他以诗文、戏剧宣传革命，广结文友，创办革命文艺团体南社，是革命戏剧的开创人之一。辛亥革命时期，他曾任孙中山先生非常国会和参议院秘书长、大本营宣传主任，随中山先生出生入死，功绩卓著。他和本世纪初许多著名的革命人物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结下深厚情谊。他与杰出的革命烈士秋瑾的生死情谊，堪称千古佳话。

秋瑾生于1875年，比陈去病小一岁，1904年当秋瑾赴日本留学时，陈去病已经回国，失之交臂。1906年，陈去病经好友刘师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这时，陈去病才同比他早一年参加同盟会的秋瑾相识相交。这年，秋瑾为反对日本

取缔留学生而归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提倡女权，宣传革命。开始办报，经费拮据，陈去病慨然资助秋瑾。翌年，秋瑾回到故乡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并与徐锡麟相约分头准备浙、皖两省起义。当年7月，徐锡麟刺杀恩铭，起义失败，清政府发觉皖浙间的联系，派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不屈，15日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正在上海的陈去病闻讯后愤慨不已，积极筹备在上海开秋瑾的追悼会。同年夏历七月初七，他又约十多位革命志士相聚于上海愚园，柳亚子、高旭等积极配合谋划，准备组织一个联络革命文化人士的团体。因为魏晋时期嵇康、阮籍等七个文人经常在竹林中相聚，史称他们之间的友谊为“神交”，陈去病便把这个组织定名为神交社，期望继承秋瑾遗愿，反清光复。

1908年春，陈去病应聘去绍兴府校任教，路经杭州，拜访了秋瑾盟姊徐自华，他俩冒着纷飞大雪到绍兴，运秋瑾灵柩至杭州，葬于西泠桥堍。接着，陈去病又与徐自华在西湖凤林寺秘密举行秋瑾追悼会，他慷慨激昂地登台演讲，沉痛悼念秋瑾。在这个有200余人参加的追悼会上，陈去病提议成立秋社，每年六月初六纪念秋瑾成仁，每年为秋瑾扫墓、修墓，受到与会者一致赞同。追悼会后，陈去病率与会者到秋瑾墓前致祭行礼，气氛肃穆沉痛，连路人都为之感泣。

追悼秋瑾事毕，陈去病赴绍兴任教。绍兴是秋瑾的故乡，也是她的牺牲之地，陈去病触景伤情，悲从中来。初来乍到，他就到秋瑾就义地轩亭口祭祀秋瑾。那天正是连朝寒雨之后，又逢台风过境，他含泪萧然肃立，默默地诵读祭

文。陈去病在悼文中称秋瑾是“圣秋氏”，给她以最崇高的评价。在中国古代，只有尧、舜、孔子、孟子等才有资格称为圣，陈去病却将这一称号用以秋瑾，充分表达他对秋瑾的崇敬和热爱之情。

在绍兴，陈去病还将秋瑾牺牲后已经疏散的革命党人重新联系起来，组织秋社，以继承秋瑾遗志，匡复中华。他将自己歌颂秋瑾的《轩亭悼秋文》作为课文教授给学生，遭到地方势力的忌恨，差点遭暗算，幸赖在上海的绍兴进步学生力争，方才免祸。

夏天，陈去病赴杭州，筹划在六月初六秋瑾周年忌日组织同志、亲友祭奠。他刚起草好祭文，清政府闻讯缉拿，已聚集杭州的秋社同志及其他革命党人，只得分散隐蔽。陈去病接受同志建议，去南方暂避。到了冬天，正在广州准备组织起义的陈去病，忽然收到徐自华的电报，浙江巡抚增韞勒令平毁西湖秋墓。陈去病立即束装北上，企图挽救，但是，已来不及了。秋墓终于被平，秋瑾灵柩他迁。

从成立秋社的那天起，陈去病就打算在西湖为秋瑾建筑一个永久纪念性的风雨亭，却未能如愿。临离开杭州时，他向旖旎的西湖保证，风雨亭一定有建成之日：

松柏何年会再青？
最凄凉是一西泠。
临歧敢与湖山约，
筑个秋家风雨亭。

直到1912年春天，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陈去病等秋社同志强烈要求隆重悼念秋瑾烈士，经查获知秋瑾灵柩已移湖南湘潭，陈去病亲赴湖南，迎柩归葬，秋瑾亡灵方才安

宁。

1933年秋，陈去病在同里家中临终前，还口授“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的诗句，表达对秋瑾等亲密战友的怀念，把秋瑾引为终生的知己。“思君故日增愁”，陈去病义结秋社，对革命烈士情深义重的感人形象，也将为历史所铭记。现在，秋瑾墓已成西湖的一处胜迹，受到千万人民的瞻仰，秋瑾、陈去病九泉有知，也当欣慰。



百年一曲麒麟词

汤海山

千寻之木始萌芽，
百川之水朝宗海，
我同川小学名誉江南最，
三十年春风时雨培植起百辈英才。
我学生，须勤学，
大家把肩膀担起来……

这是首明快、激昂的爱国校歌，曾经风靡古镇同里，给老一代的同里人留下了亲切而珍贵的回忆。穿过古镇优美的小桥流水，在今天同里中学幽静的校园——同川学校旧址，依然听得到那雄壮而有力的紫紫余音。

多少年过去了，音韵还是那么铿锵，歌词还是那么充满回荡之气和豪情。每一个唱这首歌的人，都会满怀敬意地想起这歌作者来，他叫金松岑，是吴江第一所学校——同川学校的创始人。

金松岑这个名字，对现在的年轻一代也许已经陌生，但在二十世纪初，他是名赫望重的豪杰人物。他曾组织雪耻学会，拥护维新运动，他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兴中会，追随革

命，曾与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结友，资助出版邹容的《革命军》。作为诗人，他才气横溢，自开户牖，异军突起，写下了提倡男女平等的诗篇《女界钟》和介绍孙中山革命生涯的诗作《三十三年落花梦》以及唤起民众争取自由的《自由血》，在当时的文坛堪称黄钟大吕。他还写了鼓荡国民英气的反清小说《孽海花》（前六回）。他与章太炎同誉为国学大师，倡导国学振兴。他志行高洁，终生不仕，倾毕生心血，办学讲学，悉心培植仁人志士，门人数千百，桃李满天下，给后人留下了深深而悠长的记忆。

松岑先生1874年生于同里镇一个世代书香之家，自幼从名师学诗文。1895年，在甲午战败的硝烟里，清政府一纸条约，同里附近的苏州成了“商埠”，年轻的金松岑痛政府之不图自存、恨国民之积弱，于翌年创办同川学校和自治学社，意在培养爱国救国志士，开辟光明世界。

松岑先生思想敏捷、才情奔放，喜好擎剑驰马，高谈兵略，通习音律绘画，因此，在同川学校，他开设了理化音乐传习所，给学生传授物理、化学、数学等知识。他经常亲自给学生授课，穿戎装，佩军刀，讲兵法，英姿飒爽，豪情满怀。此间，松岑先生还亲自用文言作词并谱曲，制定了同川校歌，带领学生引吭高歌。一个世纪前，他创办的这所学校，已颇具当代教育之雏形，足见其远见卓识。这位吴江教育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当时在全国也算得上是教育的先行者。同川学校誉满江南，远近有志青少年纷纷投奔松岑先生门下。

1900年，同川学校更名同川两等小学，同时，松岑先生斥资创办明华女学。不久，松岑先生应蔡元培先生之邀，暂

离故乡，襄助上海中国教育会会务，与章太炎同室而处，与邹容同室而寝。几位知心，同舟相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宣扬革命。直至《苏报》案发，章、邹被捕，松岑先生多方营救不成，怆然回归故里，埋头著述，继续讲学于同川。

松岑先生对学校管理极严，校长的选择、教师的聘用，都亲自过问。他对教育质量的要求很高，提倡学生不仅要学文，而且要学自然科学知识。他不仅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对他们德育。他认为“盖国家之强也，不以有形之武力为功，而以斯民人人具宏毅刚笃艰贞之德”。他将教育事业的兴衰，视为国家的“生死问题”。为此，他或在报上发表文章，或上书教育部，为发展教育事业奔走呼吁，从大兴教育事业对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深远意义，到对各级各类学校发展规划的具体意见，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呕心沥血，不辞辛劳。同川建校十周年时，蔡元培、章太炎分别为“吴江同川小学校十周年纪念之碑”撰文、篆额，高度评价松岑先生的卓著功绩。

辛亥革命后，松岑先生离开了革命队伍，以“五岳撑胸谥傲民”为荣，数十年勤勤恳恳耕耘于他视为“立国之命脉”的教育园地里，但他的爱国热情始终不衰。“九·一八”事变之时，同川校史陈列室中，他专辟“国难馆”，介绍日寇侵略罪行和东三省军民的斗争事迹，并特制一巨幅全国地图模型，将日寇沦陷区用特别标志标出，激励学生爱国救亡的热情。

三十年初苏州成立国学会，松岑先生与章太炎迭主讲学，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对经史的融会贯通，深受崇拜。抗战

时期，他困居苏州，生活无着。但他拒绝日伪的高官厚禄，宁愿去上海光华大学任中文教授，其间，他大力提倡民族气节，以学识、气节并重，谆谆教诲学生。他有《述志》一诗示学生：“明月照积雪，炯然见吾心”。

临终前一年，松岑先生最后一次回同川学校（时称吴江中学分校），对全体师生作了一次讲演，教育学生长大以后要清正廉洁，不当贪官污吏。还特地讲个故事：乾隆年间，吴江籍举人陆耀任湖南巡抚时，为官清廉，颇得民心，当地百姓称颂他“渴饮湘江一杯水，诚开衡山万壑云”。师生们望着他那清癯的脸容和在寒风里拂动的苍苍白发，不禁热泪盈眶，轻诵起同川校歌：

“……中华民族兴旺前途快，
需要你多少出群才。
出群才，出群才，
学校里一年年增光彩。”

同川学校创办近百年里，多少人唱着这歌走向火热的生
活，走向广阔的社会；多少人在这歌声的鼓舞下，奋发图
强，创造出卓越的业绩。直到如今，身在中外的年逾古稀的
同川老校友，仍然充满感情地诵唱这曾经激励他们发奋成才
的歌。

早年曾经站在时代革命前列的松岑先生，在他孜孜不倦
耕耘学课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培植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如：
柳亚子、王佩铮、王欣夫、潘光旦、费孝通、王巨川、王绍
鏊、蒋吟秋、范烟桥……，他的学识和气节，在他们身上发
扬光大，他像一片常青的绿叶，永远衬映着开放在许多行业
中的民族之花。

松岑先生，原名懋基，又名天翻、天羽，号壮游、鹤望，笔名麒麟、爱自由者等，于1947年1月逝于苏州濂溪坊寓所，门人谥号贞献先生。其身后藏书及手稿，由学生潘光旦、费孝通两人经手，悉数捐赠清华大学，想今尚在人间，发挥着教育人的作用。



香曾灯火下，风雨几黄昏

——记费巩教授

吕锦华

1931年深秋，黑云密布，笼罩着中国。在由海参威开往天津的一艘轮船上，人人沉默不语、个个悲愤填膺。一位清秀英俊的青年人望着海面上尽是横行的日本船只，更是双目怒瞪怒火中烧。他像一头困狮在甲板上不停走动，痛苦呻吟着。忽然，他停了下来，为表示愤慨和砺志，他脱下身穿的西装狠狠甩入海中。翻卷的海水很快将西装吞没了，同船乘客一阵惊诧。暮色四起，这位青年穿着仅有的一件贴身衬衣迎着深秋的凉风，一动不动靠在船舷上。远处，是越来越浓重的迷濛苍茫。他，就是自费去法国留学、后又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的复旦大学高材生费巩。

费巩原名费福熊，父亲费仲深是本世纪三十年代苏州最有名望的文人之一，辛亥革命后曾入幕府为肃政厅肃政史。后袁世凯想当皇帝，费仲深认为危及国本，便直言谏之。虽然他是袁世凯长子袁克宝的连襟，却不徇私情。后见意见不被采纳便拂袖而去，退隐苏州。在这样家庭中长大的费巩，对父亲的敬重和受父亲的影响当然是深的。费巩13岁与哥哥一起入上海南洋模范小学，后进复旦大学附中，19岁时考入

复旦大学。

1928年秋天，大学毕业又经过两年自学外语准备的他，满怀求知的渴望踏上了异国的土地。在国外的近千个日日夜夜里，他生活上节衣缩食而添置书籍从不吝惜。他带着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荣誉毕业生文凭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热切向往，踏上回国的道路。

当时，凭费巩的学识才干和社会关系，要在政界、经济界或法学界谋一职业，是很方便的，但费巩不愿去那些地方。他对亲属说，他要研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他要为中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有用之材，献身教育事业。1933年秋天，他如愿以偿，正式受聘赴浙江大学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和西洋史。

费巩的血管里流的是父亲的血、是中华民族儿女的血。他一到浙大立刻在教学行政管理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夏天，反动校长郭任远为了清除进步学生，以成绩不及格为理由开除胡乔木等十多名学生。费巩正担任注册课主任，立刻挺身而出揭露了郭任远以篡改考试成绩来达到其卑鄙目的的做法。虽然后来郭任远一意孤行仍旧开除了胡乔木等人，但费巩主持正义、刚直不阿的品性受到了广大师生的敬重。1935年12月，浙大开展“驱郭斗争”；1936年1月，蒋介石被迫亲至浙大“安抚”，浙大学生坚持罢课30多天，终于驱逐了郭任远，由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继任浙大校长。在这场斗争中，费巩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边。

费巩不仅为人正直，执仗正义，而且在办学上也有独到见解。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几经迁徙，到达广西宜山，费巩立刻给竺可桢校长写了一封长信，就学校中的许多问题提

出了具体建议。他积极支持竺校长推行的导师制，语重心长地说：导师培养学生，“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都是好好先生，唯唯诺诺，无可无不可；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骨气，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得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费巩关于改进教学、培育人才的真知灼见，受到了同事和学生的欢迎。由于费巩教学目的明确，讲课内容丰富，形式生动活泼，课堂上常常人满为患。不少学生还选他做导师，多时一期达50多人。一些理工学院的学生也跳院来请他当导师。

费巩成了浙大深负众望的教授。学生们敬重他，有事乐意来找他。每天晚上，他的宿舍里总是人头济济话语朗朗。他与学生一起谈学习、谈生活、谈政治、谈理想；费巩既给予学生学术上的种种启迪，又告以做人的种种道理。他和学生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许多学生毕业后仍将他当作最知心的朋友。

1940年7月，浙大学生又把反动的训导长姜琦赶下了台。竺可桢校长“三顾茅庐”请费巩教授出任训导长。费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以“不参加国民党”和“不领训导长薪俸”为条件同意上任。费巩在《就职宣言》中声明，他要努力改进学生两方面的生活：一是精神方面的，例如：推行好导师制；再就是物质方面的，包括衣食住行诸多事项。他不仅说，而是认真做了。暑假中，他亲自去学生宿舍补楼板、开天窗、堵漏洞、杀臭虫，使学生们开学后有了比较整洁的生活环境。后来，他看到学生们晚上都点一种以劣质植物油作燃料的小油灯，光线暗、浓烟多，便一连好几个晚上躲在房里敲敲打打，试制成一种可加灯罩、亮度好、黑烟少的小油

灯。他兴奋极了，立刻用自己省下来的薪水到一个小铺里定做了800多盏，分送到学生宿舍。望着训导长送来的小油灯，许多学生感动得淌下了眼泪，他们把它叫作“费巩灯”，因费巩字香曾，又叫“香曾灯”。油灯虽小情谊重。一盏小灯，凝结了费巩对学生多深的爱心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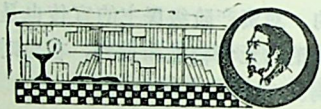
费巩一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早在1931年9月，他就出版了《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一书，提出了“民仆”的主张，即国家官吏应是人民的仆人。1932年和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英国政治组织》和《比较宪法》等书。他的《比较宪法》一书23万字，被列为“世界法学丛书”之一。1944年2月开始，费巩又连续撰写了《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论治权与政权之分配》等三篇评论宪政的文章和《政治风气之转移》等文，揭露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尖锐批评了蒋介石的所谓宪政的反动实质。尽管当时费巩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宣传也是不全面的，但他对封建独裁统治的无情鞭挞和批判，在当时的国统区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

“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这是费巩的座右铭。一次，遵义警备司令部向内迁的浙大校方递交一份公文，说外地的共产党躲进了浙大，要捉拿“逃犯”。费巩闻讯后立即与竺校长商量对策，派人迅速转告进步学生。晚上，他把几位进步学生叫到自己房内住下，并取出自己的衣鞋，要学生改装躲过跟踪。在费巩掩护下，这几位学生安全离开遵义，投奔了新四军……费巩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挺身保护进步学生。

费巩的行动，使反动派恨得牙根发痒，罪恶的黑手举起

了屠刀。1945年3月5日凌晨，在重庆讲学的费巩在千厮门码头被秘密绑架了；在狱中，他天天痛骂国民党反动派；他被害后，敌人为了毁尸灭迹，竟残酷地将尸体丢入了硝镪水池，——费巩年仅四十岁。

有人活着等于死去，——以他丑恶的行径丑恶的嘴脸；也有人分明已经死去，但却永远活着，——以他不朽的精神不朽的事迹。费巩就活在一代又一代故乡人民的心中。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呀呀学语的孩童，大家都说，在白色恐怖的旧中国，这里，曾经走出过一个很有学问的硬汉——费巩！



学究天人王锡阐

吕锦华

明末清初震泽有个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国外不少名人词典里有关于他的条目。

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又号天同一生。他虽然出身贫寒，但从小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喜欢研究数学、音韵学和文学。他在《天同一生自传》中写道：“治诗、易、春秋、明律、历象、数学，无师授，自通大义；与人相见，终日缄默，若论古今，则纵横不穷。家贫不能多得书，得书亦不尽读，读亦不尽忆，间有会意，即大喜雀跃。”这当然是他自谦之说。其实他年轻时已善诗文，文字峭拔有奇气，与朋友通信皆用篆体，旁人常不易识辨。

王锡阐走上研究天文的道路，多少有一点历史的原因。在他的心中，岳飞、文天祥等都是他深深折服的英雄。明朝灭亡后，他悲痛不已，日不思饮夜不思眠，曾两次投河自杀，因被人发现及时救起。后来，他又绝食七天了，不吃不喝躺在床上，经亲戚好友的再三婉言相劝才勉强进食。从此，年轻而才气横溢的王锡阐再也无心功名利禄。他拒绝了亲朋好友为他谋得的职位，躲进小屋，研究起浩瀚太空的奥秘

来。

作为一个民间天文学家，王锡阐研究之艰难、生活之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他出身贫寒没有丰厚的家产，常常有了上顿没下顿，饥饿、困穷，像两个恶魔折腾着他，使他骨瘦如柴；其次是缺少研究天文的书籍和设备。他只能凭一双肉眼，在别人未曾发现的地方寻找秘密；他只能凭一支笔，去计算星空微妙的变化。困难动摇不了他探索太空的决心。他曾写下一首这样的诗：“我固冰雪心，炎燎不能灰。蝉抱高枝鸣，唱死声不息。”表达了他在天文科学研究道路上至死不渝的执著追求。

古镇人至今说起王锡阐研究星子的事还津津乐道兴味浓浓！他们说，王锡阐的小屋顶上总是有个人影，当时，有人以为是贼，也有人以为是鬼，其实就是王锡阐自己。有人还在想：夜空中的星星那么多，能发现什么秘密呢？即使发现了，既不能饱肚又不能挣钱，犯得着吗？

王锡阐对于古镇人的种种疑虑、种种说法一概不闻不问。他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永远按照自己的规律转动着。初春，夜风中带着深深的寒意；隆冬，北风呼呼刺人肌骨；蚊虫肆意叮咬的夏秋，一夜下来，他全身叮满红肿块……王锡阐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目测，记下各种星座变化的痕迹和规律，将目测的现象进行对照运算。他曾对朋友说：“人明于理而不习于测，犹未之明也；器精于制而不善于用，犹未之精也。”如果发现观察的结果与计算所得的答案不一致时，他会不厌其烦，几十上百次地运算，直至找出原因才罢休。

为了解开天体中的许多疑团，他还常常将“星象”画在

蚊帐顶上，睡觉前再仔细研究、仔细揣摩，几十年坚持不懈。由于他殚思竭虑地钻研与观察，“天象”与他似已浑为一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坐卧常皆有一浑天在前，日月五星，错行其上。”可见，他对天体的研究已经到了如何痴迷忘我的境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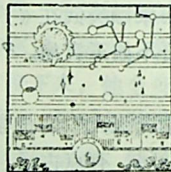
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王锡阐对天文星象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的顽强研究，使他在这块领地别树一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写下的著作有《大统历法启蒙》、《三辰晷志》、《西历启蒙》、《历表》、《历策》、《历说》、《晓庵新法》等；这些集王锡阐几十年研究之心血写成的文章，是后人研究天文科学的极宝贵的资料。其中《晓庵新法》熔中西天文之学说于一炉，详尽而精辟地论述了我国历法的起源、演变，以及中西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精确计算日、月食的方法，纠正了《崇祯历书》中的错误；书中还叙述了金星凌日和五星凌犯的计算方法，这在中国天文书中还是第一次，曾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和赞叹。与王锡阐同时代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顾炎武在《广师》篇中曾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对王锡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把王锡阐称为“学究天人”的是学术界知识界。在古镇人眼里，他是个很有学问、有点古怪、异常贫困、不合群的儒生！他是那么瘦弱、干瘪、憔悴；露着一口黄黄的牙齿，披着一头长长的黑发；他从不跟人交谈拉家常；震泽是江浙交界处一座商贸重镇，但他从不去讨教那些经商发财的窍门，好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王锡阐为天文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一生却一

直过着“冬希夏褐、日中未炊”的清贫生活。他只活了55岁。晚年染病体虚，仍一如既往观测天象、绘图运算，呕心沥血，不计昼夜。据说他是仰卧屋顶在观察星座时死去的。当他闭上眼睛时，正好和永恒的太空作深情依恋的最后的告别。王锡阐死后，乡人捐资为他建了晓庵墓。道光十七年，江苏巡抚林则徐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民间天文学家，倡捐重修了墓地，并广植松柏桂梅等珍贵树木，筑建了晓庵祠堂。数年后松柏苍郁挺立，桂梅淡香清溢，配以小桥流水的苏南风光，墓地四周显得极清幽、极冷丽。

如今晓庵墓西南侧是震泽中学新建的教学大楼，楼顶特地建造了一座精巧玲珑的天文观测室，学生们成立了天文观察小组并将小组命名为“晓庵天文小组”。一代先人的治学精神正在滋润着、激励着古镇的后人。



清代名医徐灵胎

吕锦华

吴江县古运河边有个精致的小镇叫八坼。八坼的凌益村有座被列为保护文物的清代名医墓。墓前石碑上刻着这位名医临终前自作的两副对联。一副是“满山芳草仙人药，一经清风处土坟”；另一副是“魄返九原，满腹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年利济在人间”。

深秋的一天，我专程前往叩拜这座土坟。穿过曲曲弯弯的乡间小道，远远的，我看见老树枯草掩映下的坟包有几分凄凉。

墓中人叫徐大椿，字灵胎，号洄溪老人，吴江松陵人。年轻时的徐灵胎不行医，醉心于出门游历考察，熟谙社会风土人情。他还非常热心家乡的水利建设。吴江是水乡泽国，湖荡漾泊呈散碟状分布，清清绿水滋润着这块沃土但也常常威胁着这里人们。因此开明的君王也经常组织民工修堤筑坝，做一点安抚百姓的好事。清雍正二年，吴江开凿塘河，由于众说纷纭一时难以确定方案。最后，是徐灵胎提供的开河路线和办法，使塘河的开凿质量好，省工省钱。乾隆二十七年，江浙一带闹大水，又是他指正了开凿地段宣泄了洪水，

避免了重大的伤亡和损失。

可是，后来徐灵胎却成了一名受人尊敬的郎中。

徐灵胎成为一名医生应该说是因为家庭的缘故。尽管早先他也爱看各种医书，但那仅仅是看看而已，是出于好奇、出于想了解一点医学方面的知识。后来，不幸接连不断降临他的家庭。首先是他的三弟痞病缠身，不久他的四弟五弟又相继病逝，接着，他的父亲亦因悲伤过度而得病。失去亲人的悲痛，父亲病危的焦急，忽然使他感到了医生的重要、医药的重要——这人世间，惟有医道才是拯救生命制服病魔的事业呵，他发誓一定要掌握它。

他开始发愤学医，把家藏的数十种医书找出来日夜攻读，反复琢磨，反复研究个中的奥秘。后来，他又广求博采，阅读医书达万余卷。虽然这时徐灵胎已人到中年，但他学习的劲头丝毫不减，钻研医书的决心毫不动摇。他回避社交，潜心攻读，对祖国医学的研究日益精通。徐灵胎不仅看重书本理论的学习，还十分重视实践知识的积累，不断总结各种病例医治的经验和教训。渐渐地，四乡八邻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家庭的阴影使他在看病时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草率。他知道自己的每一笔下去，都涉及到一条鲜蹦活跳的生命。他看病行医一视同仁，从不分穷富贱贵，相反，对穷苦人家前来求医，他更为同情与认真，尽量让他们花少量的钱而治好病，有些没钱治病的人，只要让他遇见了，他总是慷慨解囊送药上门，直至病人愈痊为止。

徐灵胎行医看病时已年近半百，医术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精通内科、儿科、妇科，对外科伤科也颇有研

究；在关键的时刻，尤其是疑难杂症，他果断采取措施，大胆用药，使许多久治无效的病人，到他手中便奇迹般地治愈了。远远近近竟有不少人把他当作神医。

有一次，抬来了一位病妇，面色苍白，额上淌着黄豆般的汗珠。病妇双膝针刺般剧疼，不能站立。徐灵胎琢磨片刻后，就让人把病妇用厚褥单裹起来，让其全身发热，大汗淋漓，过后，立刻用双手不停地推拿安抚双膝；一次，两次，……几次下来，没有服药，病妇顿觉不疼了。又一次，有户人家添了一个男孩，可是，小孩浑身好像没有皮肤，形象可怕也招人可怜。有人见了便说这是妖怪，要快快丢弃。徐灵胎闻讯后立刻赶到那里，检查过婴儿后，叫病儿父母不要轻信流言，世上没有妖怪，这是一个没发育好的病儿。他叫人将糯米粉打成薄片拌药后紧紧粘合在婴儿身上，外面再用绢布包扎好。两昼夜后，婴儿又成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全家人又高兴又感激，都说是灵胎救了这条小生命。

又一次，有一拳师胸部受重伤昏迷不醒，许多医生都摇摇头说没希望了。病人家属在无望中来请徐灵胎。灵胎到后听病人眷属述说了拳师受伤的经过，细细察看了拳师的伤势，不动声色地将拳师翻过来脸朝泥土伏在地上，然后，用手掌拍击拳师的臀部上端十余下。片刻，病人一阵蠕动，呕出一大滩淤血，醒过来了。这件事霎时传遍了四乡八邻、也惊动了官员——就这十几巴掌，将一个已经宣判死刑的病人救活了，简直像天方夜谭。

清代文学家袁枚左臂患疾，多方求医而不愈。后经人介绍认识了徐灵胎。灵胎一边用药一边推拿针灸，使袁枚的胳膊恢复如常。后来他俩成了好朋友，常常在一起吟诗喝酒，

往来甚密。原来，徐灵胎从小就爱好文学，与袁枚相遇，如遇知己。灵胎仰慕袁枚的文章，袁枚钦佩灵胎的医术。灵胎死后袁枚专门为他作传，记述了他的医德、医风和高超的医术。

乾隆三十六年，已经79高龄的徐灵胎自审脉象，知道留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便把家人孩子叫到身边，嘱咐后事。不久，他病卧于床。不料，忽然诏书下来，皇帝令他进京看病。在此之前，灵胎多次被召进京为朝中官员看病，皇帝曾要他留在宫内当御医，他借口有病未应。他不贪高官厚禄，喜欢家乡的山山水水和纯朴的乡亲。此刻，又要进京。他实在有病难从呀！可是皇命难违，且地方官员步步逼紧，他只好勉强支撑起床，由儿子徐燻携扶上路。他除了带一个药箱，又备上一具空棺材，以备殉难。一路车船不停赶到北京，已是年底。他顾不上休息便看病。然而，虚弱的他搭脉握笔已难以自主了。未过几日，心力交瘁的徐灵胎便在异乡客店与世长辞了。

他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却是永存的。他的《医学源流论》、《兰台轨范》、《伤寒类方》、《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等都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他还对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叶天士的《临证指南》等作了详细的评注，许多见解十分精辟。徐灵胎集自己几十年临床经验完成的这些书卷，是祖国医学事业中的宝贵财富；他的许多医学理论及治疗方案，至今仍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地灵篇



DI LING PIAN

他的著作，原来，他更擅长小篆及隶书文字，与其叔相造，包
括了。更熟悉篆隶书的文章，是枚叔所擅长的医术。大略
是研究医学专门为他所擅长的。他，医书和高超的医
术。

扁鹊

——公元前三百年，他生于渤海之滨。自幼习医，知医道
在世上日子不多了，便把家人财产都变卖了，嘱咐后事
不久，他病倒了床，不料，竟不治而死。皇帝令他迁葬
病。在此之前，扁鹊多次被召进宫为皇室中官员看病，皇帝曾

要他做自己的私人医生。扁鹊不肯，皇帝大怒，要治罪。扁鹊
再次在齐国出逃，他逃到鲁国，鲁国国君也不肯留他，他又
在齐国出逃，他逃到宋国，宋国国君也不肯留他，他又
好容易逃到秦国，秦国国君也不肯留他，他只好逃到
又逃到楚国，楚国国君也不肯留他，他只好逃到
是年，扁鹊在秦国出逃，他逃到秦国，秦国国君也不肯留他，他只好逃到
扁鹊在秦国出逃，他逃到秦国，秦国国君也不肯留他，他只好逃到



扁鹊的贡献却是本在
《物类类方》
扁鹊的著作，他还对
《内经》等作了详细的
研究，扁鹊的著作已几千年流传
至今，扁鹊的著作已几千年流传
至今，扁鹊的著作已几千年流传

DI LING PIAN

绿水小园说同里

吕锦华

常常想去同里走走。

每次踏上同里古镇，心里自会有一番快活与轻松。是古镇那种恬静安谧的气息驱散了我心中的烦恼，还是镇上那份古朴淡雅的色彩使我的心也渐渐怡然起来？同里，究竟为什么让我如此着迷呢？有人说：“小桥流水人家”是同里的一大特色，这话不无道理。古镇四面湖荡包围，15条大小河流将古镇纵横切割为7块绿洲，像7张漂在水上的莲叶，48座石桥又将这些莲叶串为一个整体。据说这座人口不到一万的小镇，水埠头却有700多个。同里，怎能不水多桥多家家临水户户通船呢！

同里的街是沿着河道水道而筑的，曲曲弯弯像盘绕迂回的带子。同里的河不宽，你在河这边走可以和河对岸的人拉家常，谈天说地，轻声细气絮絮不断，但要递一样东西就麻烦了。你得走上很长一段路，得有桥横着的地方才能送出去。同里的街是老的，但老街并不寒碜。那些住宅区的街边，茂茂密密栽着长廊似的绿树，那些商业区的街边则密密麻麻伫立着各种各样的小商店、小店铺、小吃店，热闹极了。小店铺

虽然已有了年纪，但灰蒙蒙的店面被花花绿绿的服装掩盖了，小商店当然亦不能和大商场比气魄，但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日用品、化妆品给人的感觉又富盈极了。而小吃店里则热气腾腾飘着各种香味儿，豆腐花啦、小馄饨啦、油酥饼啦，又把过路人的脚步都着了魔似地勾住了。同里的商业，历史上就十分兴隆，茶楼酒家随处可见。然而，要数设在桥堍河口水边的最有风情。游客在此不仅可以把酌品茗，同时还能临水观景悠哉乐哉！另外，这儿的饭店天天提个篮子去市场上采购应时的新鲜水产，因而松鼠桂鱼、三丝鱼卷、高丽虾仁、响油鳝丝等名菜的味道，大城市的饭店也就望尘莫及了。

在镇上溜跬，你得把步子放慢、把眼睛睁大。稍不注意、一些可爱的东西就会从眼底下滑过。同里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了。同里得以繁荣的原因，是占了地理的优势。这里地处泽国湖荡之中，打仗的炮火，兵家的掳掠，很难光顾。另外，这里离苏州说近不近，说远也不远。没通公路时有个船儿摇上几个钟头也到了。因此那些有钱人家、大户人家就纷纷迁居这里躲灾躲难。这些人来到同里大兴土木，盖楼建房，造屋筑园。岁月流逝，前人作古了，但这些房屋留下了。镇上至今保存了许多古老建筑，其中又以明清年代的居多。在这些已经挺住了几百年风雨的房屋里，你会发现许多构图活泼生动的雕刻。今天成了法院所在地的崇本堂，一套《西厢记》的图案被精致地刻在门窗榻扇上；早年柳亚子曾经住过的嘉荫堂，《三国演义》的许多情节则被高高地雕在了房顶的梁栋上。还有五鹤门楼的砖刻，五只白鹤姿态各异，栩栩如生，或侍立或盘旋，飘逸中又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冷峻和古朴。类似这样的文化遗踪，在同里随处可见。元代倪雲林、顾阿英，

明代董其昌、唐寅，清代陈祖范、沈德潜等文人雅士，曾经写下无数赞美古镇的诗句。把这些诗句叠起来，展开来，就是一幅幅漂亮极了的同里水景图。据同里志记载，古镇明代就有长山岚翠、九里晴澜、莲蒲香风、西津晚渡等八景；后又有东溪望月、西舫夕照、翌灵古洞等续八景；到清代，又增加了松亭秋色、罗星听雨等四景。如今在古镇还能看到不少幸存下来的景点。这些景点既有水乡小镇的自然景色，又有园林建筑的人文景观；既有市镇渡口生活动态的情景之美，又有湖光水色绿柳粉荷的自然之秀；更妙的是，这里的一桥一舟一木一室一人一物都可与大大小小的水面揉为一体，进入画中，如果画家来此写生，有取之不尽的素材！

人们常常把好的、妙的点缀称为“画龙点睛”。那么，退思园该是同里的眼睛。这座由清光绪年间兵备道任兰生花10万两银子建造的私人花园，最大的特色是小巧精致、贴水而筑、能分能合、藏得很深，体现了主人不想露富、又想品尝山水之乐、四季之乐的闲致心情。退思园一反苏南园林的纵向结构，采用横向结构，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门厅、轿厅、客厅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用来接待一般的客人，用来聊天谈事应酬谢客；在轿厅的旁边有一扇小门，一扇很容易被人疏忽的小门，打开小门穿过有点阴暗潮湿的弄堂，前面顿时豁然开朗是另一番天地，这就是退思园的内园，这个天地只对深交好友开放。内园面积不大，但整个布局贴切自然、幽雅、别致，浑然天工，将山水之美、四季之美全搂在怀里了。春天，你可以去园中的“坐春望月楼”坐坐，在暖风融融的夜晚打开小窗，邀上两、三好友赏月、玩月、品月、吟月；夏天酷暑难熬，但园中的“菰雨生凉”轩里却别是一

一番风情，看满池的荷花，听雨点打在荷叶上，让微风送来阵阵沁凉，实在是一份不错的享受；秋天，“桂花厅”前的几株桂花开了，在馥郁的桂子清香中，你可以闭目养神、品茗喝茶、听书听戏、谈天说地；而冬天来临后，在“岁寒居”里，一边围着火炉看书填词，一边领略窗外的“松、竹、梅”三友在寒风中苍翠劲拔的身影，从中又感悟到一种人生的勇气。园中的假山亭台、曲廊轩榭，皆面水贴水，如浮水上；退思草堂是主要厅堂，如今挂满了名士及书画家游览后留下的题词书画；站在堂前宽宽的平台，只见池水涟涟清澈明净，水中，又倒映着一个亭榭错落的美丽小园；令人眼亮、心宽，一切烦恼劳累都没了。小园很静。与苏州园林相比，退思园至今仍独得一份幽静与清宁。退思园和古镇风情结合起来，对于慕名而来的游客实在是不虚此行。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注这块土地。1984年夏衍、于伶、陈白尘、柯灵等艺术大师在中国现代戏剧史编写会议结束之际专程来此一饱眼福，临走时联合署名留下了“由退思进、因忙得闲”的题词。题词如今被恭恭敬敬挂在退思草堂内。那年，国际汉语学研讨会外国学者一行40多人也来到同里，外宾们一边品尝古镇的小吃，一边欣赏小镇的风情，直乐得不想离去！当然，慕名而来的还有各种电影厂的摄影组。据古镇人算来，川流不息的不会少于三十家了。《家》、《春》、《秋》里的“高府”是在退思园取的；《包氏父子》生活的小镇是在同里取的；还有《血染鸳鸯楼》啦、《董小宛》啦、《绣花女传奇》啦等等，等等。这样的古镇已不多见，它的珍贵、它的稀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镇上溜达，还有一种东西会感动你，这就是古镇人的

生活习性。这里的人虽然挣钱不多却都活得有滋有味，美极了。镇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家都种着花木。种种花、品品茶、下下棋、看看书，一天的时光不就这么悠悠闲闲没个空儿地过去了？他们可以花很多的时间去谈论种花养花的诀窍，却不肯花一点点时间去谈论钱的事儿；他们可以对着一张不知哪个年代的画看上、争上半天而把买菜什么的事儿丢在一旁；在一些上了年纪的房子里，你还能看到一些明清年代名家的字画被宝贝似的收藏着呢！这种性情当然与小镇遗风有关。自古以来这里的人就把教子读书、知书达理看成是一件最最重要的事。镇上有座被称作“读书桥”的小东溪桥，每当入夜皎皎月色，一泓碧水，两岸书声此起彼落；古桥上有副对联：“一泓月色含规影、两岸书声接榜歌”，生动记下了千百年来这里盛行的读书之风。因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志士也就难以计数了。据记载，仅宋至清代前期，这里就出了不少状元、进士、举人；其中宋代的叶茵、明代的王宠、清初的牛鹤龄、近代的陈去病、金松岑等，古镇人常常如数家珍地向客人提起呢。宁静的小镇配上这么一种清淡的生活，在历史的长河里绵亘延续到如今；有时，走着真好像一头跌进了一个世纪外的天地里呐！

同里古镇1982年被江苏省列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对于在高楼里住久了、在公共汽车上挤乏了、在嘈杂的城市里生活长了的人们来说，它不失为一处恬静的去处。在那里，累了的人生会得到片刻的小憩。

龙南问古

荆 歌

梅堰汽车站对面的龙南村，是一个竹树环合幽静富庶的村庄。

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几乎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闪耀着奇异而神秘的光彩。就是这小小龙南村，轻烟薄雾笼罩下的绿色土地，竟也埋着一个五千年的梦！

梅堰龙南原始村落遗址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社会生活的一个见证。在史学上，它属“良渚早期文化”。像龙南这样完整的原始村落结构，在太湖流域还是第一次被发现。

揭开漫长岁月蒙上的厚厚尘埃，我们看到了太湖先民的繁衍生息之所：村落中间有一条河道横贯，河道两侧是依河而居的房屋遗址。由此可见江南水乡的建筑特征早在五千年前就已初步形成了。站在清晰可辨的古河道边，似乎能听到淙淙的流水声从遥远传来，清纯地淌过我悠长的遐思。我的祖先呵，尽管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朴素而火热的生活却永远不会灰飞烟灭。祖先“人家尽枕河”的居住方式，已作为一种地域文化而延续至今。千百年来，我们一代代的江南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在家门口的小河里打上来温情脉脉的水，滋

润一代代顽强的生息。

更为奇妙的是，龙南古村落遗址处还可以看到筑于房屋与河道之间的防护墙遗迹，以及古河道内的埠头。支撑河埠头的木头支架残骸和码头边的砺石历历可辨。惊叹之余，我仿佛听到河码头上五千年前村姑的悠扬歌谣，听见老村民吭吭有力的磨砺声，一声高过一声。

1987年和1988年两次较大规模的冬季发掘，都证实了龙南原始村落遗址有着很高的文物价值。除了房屋结构浅地穴式、半地穴式的发现从而打破了“太湖流域房屋都是干栏式”的偏见外，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以及粳稻、籼稻等谷物和网坠、骨制鱼标、纺轮等物品。尤为珍贵的是漆绘陶罐的出土。其中造型优美的水鸟壶被上海文化出版社的“五角丛书”列入《国宝一百种》。这件太湖先民创作的实用艺术品，形似水鸟，风格独特，有着古朴典雅的艺术魅力，现为南京博物院收藏。

历史会给人以创伤，却也能给人以温馨。特别是那些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历史文化，更能令人对足下的土地产生出无限美丽的想象和无比亲切的感情。梅堰龙南原始村落遗址，是一块斑驳而坚挺的石碑，记载着五千年前太湖人的勤劳和智慧，记录了先民们枕河而居和睦相处的原始生活。它将永远闪耀着古老文明的光辉，激励后人不断开拓和创造。

震泽是一首诗

荆 歌

震泽是个典型的江南古镇。

色古朴风雅，清洁宁静。

说些有趣的吧：

比如说下雨天，你在街上走，简直可以不用打伞。头顶上是人家的楼房，隔着木楼板能听到楼上人沓沓的脚步声。那叫“过街楼”，楼上住人，楼下给人走路。从前这样的楼满街尽是，如今少了些，但古味犹存。你若来震泽，请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去看看——那是座过街楼下的小小铺子，是电影《林家铺子》的主要拍摄点。它当然不是“林家铺子”，但如今仍在经营烟酒糖果之类的东西，江南人所谓“烟纸店”是也。

市河里的船更会叫你惊奇！夸张些说，小得像树叶。一般的人是连坐上去的本领都没有的，准会翻。可那些渔民却坐在船艄上用脚自如地划动木桨，轻盈极了。那份悠闲，非亲眼见到所不能体会。

漫步在一些狭窄得不能两人并行的小弄里，是别有情趣的。青石板的路，被行人的脚磨得光光的，下了雨油亮油亮。

许多小院都深藏在那狭弄里。院墙灰灰的，有暗绿的苔藓成片地挂在墙上。在这样的院子里，在那木格窗下，沏一壶香茗，与世无争地读读书，该是多么惬意的赏心乐事！院子里还有一些植物的藤蔓挂出院墙，有着别样的生动。若是金银花什么的，则会把黄昏涂得美妙绝伦。

看看这两幅震泽的摄影作品吧：

这是一幅秋天景象。这是石驳岸，这便是如叶子般轻盈的小舟。水总是这么绿，不足为奇的。这满船的细叶，金黄金黄，是这棵大树上洒下来的黄金雨，覆在这无人的小舟上，静穆中有着一万种深秋的神秘。

再看另一幅：那座是镇东头的石拱桥。它叫“禹迹桥”，“禹”指的是大禹。从桥名你就可知它的历史了。本来，震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历朝历代的风雨沧桑，都在小镇的角角落落留下引人遐想的痕迹。这座禹迹桥，也不知在这橹声咿呀的河上卧了多少年了！桥身石缝里的枸杞长发般披下来，点点的红果却闪耀着一种明丽的新鲜。禹迹桥的一侧，便是慈云寺塔，砖木结构的。它跟禹迹桥靠在一起。站在桥面上，就可以看到塔的全身，它静默在蓝天下，像一位智者。叮当的风铃声，是一种需要以灵魂来倾听的乡音。

重阳登高，爬上塔顶，水灵灵的震泽便全收眼底了。水，明晃晃的；路，细悠悠的；桥，则像一枚枚精致的钮扣，把水乡小镇震泽的水土连缀起来。最好看的是那一座座房屋，它们像一群着陆的鸽子，栖息在震泽的土地上，显得平安而美好。

震泽就是震泽，它以独特的风姿在江南大地上饶有趣味地存在着，发展着。

古镇黎里诗亦奇

汤海山 王 炜

黎里，是一首古朴淡雅的诗。

踏上黎里的碎石街道，就如走进了韵味优雅的诗里。有人说，那是因为黎里是一代诗人柳亚子先生的故乡，其实并不尽然。即令一个不懂诗的游人，到了黎里，他也会感到自己的心，仿佛被一股奇妙而新鲜的情愫悠然地浸润着了。

我曾对一位爱好影视的北方朋友说：其实，你早就到过黎里了。他立时目瞪口呆。我说：你看过《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吧？你该没有忘掉江南棋王故乡那如诗如画的美景吧？他恍然大悟，笑着直点头。那些优美的画面，就是在黎里拍摄的。近年来，几乎每年都有摄制组来到黎里，将美景录进长长的拷贝。当我们在古诗中读到“水港小桥多”、“人家尽枕河”等等赞美姑苏的诗句时，每每为那轻缈甘美、幽思缕缕的情景所陶醉。殊不知，这种意境在苏州已不多见，而在黎里古镇，却处处可见。

黎里四围临湖滨港，恰如一朵浮在碧水之中的睡莲。春秋佳日，若荡舟汾湖，浴于阳光中，则远岫、平林、疏花、修竹，使人倏然尘外。我敢说，倘你没有此种情趣，只能算

个匆匆的观光者。黎里的妙趣，是要坐上一条荡桨的小船，在汾湖柔柔清风的酥吹中缓缓漂入街河时，方能领略的。

说街河是千真万确的，黎里的街道因河而成。三华里多长的小河，河水湍急，自东至西，将街分成南北“两岸”。岸畔临河的香樟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使古镇的清新空气中溢漾着淡淡的芳馨。河两岸铺面店堂毗连相接，多为明清时代的砖木结构楼房，白墙青瓦，衬出一片古朴。若不是店堂内陈列的充满现代气息的货物，真会令人疑是置身于古小说所描述的集镇氛围里呢。

乍看之下，河流似乎分裂了这个镇子，但仔细观察，一河之上竟卧着大大小小二十多座石桥，紧紧地把南北两岸连结成一个整体。顺流而下，一一浏览，这些石桥的造型之美令人惊叹。桥有龙岗石垒的，有青条石砌的；有藏于绿树丛中的，有露于清波之上的；有拱形的，似彩虹飞架；有平卧的，如长笛横吹；有桥连着桥的，有桥中有桥的；结构多异、错落有致、桥型精美、体态轻盈。最高的一座桥，是建于康熙五十一年的一道南桥，若将目光穿越桥洞远望，只见洞外有天，水天相映，水上人家，炊烟袅袅，简直是一幅美不胜收、诗意盎然的水乡风俗画。

当然，在你沿河漂流时，不会不注意到两岸的石堤。那是一律用介稽石垒筑的河堤，数百年的逝水流过，它仍是那么整齐、坚实，虽然色调已经幽暗，结出的苔衣苍墨而厚腻，映在缓缓流淌的碧水中，颇有沧桑的感觉。驳岸边镶嵌着三百多只石栏，历经风凋雨零，象鼻形的石雕，依然精致，如同金石家手下的印章，方寸之间而气象万千。石雕，既是系船的极好设施，也是珍贵的艺术佳品，观景、实用相结合，

惟古镇黎里而独有。

河岸的“水码头”也是值得一看的。那“水码头”是用一坎坎花岗条石砌于石驳岸内而成，奇妙又灵巧，有的像人字的一撇，向左斜伸进水里，有的像人字的一捺，则反向斜伸。石河阶一个连一个，一眼望去还真富于音乐的韵律感。

可惜，我没有在黎里泛过夜舟，也就体味不深“遥知未眠月，乡思在渔歌”的意境。试想，月色漾漾，流水潺潺，渔火如萤，波光似银，邀两三知己持桨摇橹；一河上桨声相应，渔歌柔情，擦舷而过，而两岸万家灯火相映，行人履声不绝。那是怎样的静谧中有闹趣的风雅之事呵。

游玩水上，只是黎里的一半乐趣，如不走走黎里的弄堂，就好像到苏州而不游虎丘、到杭州而不游灵隐。在苏州城串巷固然是一大乐事，但黎里的弄与苏州的巷不同，苏州的巷是市井建筑群之间的自然空隙，上无遮挡，下铺卵石；黎里的弄是屋宇建筑的一部分，上有屋棚，下设地砖，清静、幽深而神秘。黎里全镇的街边店旁都有一条条宽狭深浅不一的弄堂，四通八达地牵着幢幢朱门高墙的楼房，构成美妙的经纬。弄堂，有的蜿蜒迂回，曲径通幽；有的笔直亮堂，一览无余；宽大的，推一辆板车畅通无阻；狭小的，两人相向只能侧身而过。至于弄堂的结构更是奇异纷呈，妙趣横生。有走马堂楼底的跨楼弄；有两弄紧依的比翼鸳鸯弄；有由街直通郊外的通风弄；还有弄内生弄的迷魂母子弄。古镇仅万余人口，弄却有九十九条，比“巷间幽深密如网”的苏州城有过之而无不及，叹为奇观。

倘如有幸在某个雨天，在那蛛网一般密布全镇的弄里走一阵，边听头顶沥沥淅淅的如豆雨声，边徐步迈在笃笃出声

的地砖上，不知会觅得多少灵妙的诗意哩。黎里地灵，难怪黎里出了那么多的诗人、才女，更有名闻中外的大诗人、大法官。镇古人奇，这何尝不是黎里的另一种魅力？《黎里志》有载：“镇上多士夫之家，崇尚学术，入夜诵读声不绝。”称它人杰地灵，当之无愧。

尽说黎里镇古，也有失偏颇。这不，解放前没有工业的黎里镇，现在仅省内外闻名的工厂就有十数家，它们像一块块熠熠闪光的宝石，镶嵌在古镇四周，构成了一幅黎里的壮美新图。古色古香的风情里，一片新颖美观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近一个世纪前，柳亚子先生为之呼唤，为之奋斗过的新黎里，正崛起而起。聪明智慧的黎里人，用勤劳的双手谱写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新曲。

黎里，是浮在碧水之上的一首诗，奇异、飘逸、隽永……

菀坪，神奇的土地

汤海山

菀坪，是三万六千顷太湖挟起的一方滩涂，也是渺渺湖水孕育的一颗明珠。然而，它曾经岑寂苍凉了多少年。风吹草低一片荒芜，孤鸿哀号不见人迹，只有太湖浪，年年月月 在歇歇叹息，只有蚊蚋蝇虫在声声呜咽，只有蒿草芦苇在清凉的月光里摇曳出凄然之风。

这里，当然没有土著居民。

清末民初，自然灾害和人为战乱的瘟疫，使广大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平民百姓，四处逃荒避难，于是，这荒无人烟的滩地上，有了像原始部落一样迁徙而来的移民，有了一方方草棚，有了炊烟，有了牛哞；于是，这饱浸苦水的滩地上，有了拓荒开垦的农夫，有了打鱼摸虾的渔民，也有了劫富济贫、苟且偷生的“土匪湖盗”。

解放后的1958年，由吴江县诸乡镇人员组成的“远征军”，奔赴滩涂、开垦湖区，48个全是移民的自然村落成立了人民公社。县委书记望着荒芜一片的土地，给它取了个名：菀坪。意为杂草茂盛、土地低洼的地方。从此，来自全国18个省市184个县的万余名拓荒的勇夫，在这近30平方公里的荒滩上，

开始了和融共处、安居乐业的生活，以他们闯荡江湖的胆识和灵气，创造着崭新而独特的文化。江南人文荟萃的大地上，多了一种粗犷豪放而又不失灵秀之气的菀坪人。

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菀坪人就在如此匆促的时间里，神工鬼斧，建起了一座初具规模、富有特色的苏南集镇。被太湖抱在怀里的，已不再是一帘幽梦，而是一个阳光普照、雄风劲吹的美好的现实。

不过，菀坪的神奇还远不止于此。

你会相信吗？这里遍地的茅草屋已经绝迹，替代而起的是比比皆是的瓦房、楼房和别墅。你会相信吗？曾经十年九涝、草比人高的荒地上，已是名闻姑苏的渔米之乡。你还会相信吗？曾经只有苦楝树才能结出果子来的滩涂，已是一个有3000多亩柑桔、梨树，3000多亩水域荷藕的花果飘香的乐园。

是的，你不能不相信。创造这些奇迹的菀坪人只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改革开放的10个春秋里，菀坪人就摘掉了靠国家救济过日子的“江南小西北”的帽子，戴上了亿元乡的桂冠。

菀坪，从冰凉的湖水里脱颖而出，为秀美的太湖添了一屏流光溢彩的风景。

如果你在春天里到菀坪，立即就会被浓烈的清香气息包围起来，那香犹如刚启封的陈年老窖，使你神不守舍；你会看到洁白的桔花和梨花，还有粉红的桃花。但菀坪人会告诉你，在夏天或秋天的时候你该再来。

夏天的太湖水像一块硕大而未经雕凿的碧玉，浩大的湖面，尽是亭亭玉立的荷花，田田如盖的荷叶，浩浩荡荡，一望无际。划一叶小舟，在荷叶摇曳的习习凉风里，随意漂荡；

或者，脱去衣衫，投身爽爽的湖水，做一尾游鱼尽情嬉游。而在明朗的秋季，你可以随心所欲走进哪片桔园，从挡住你去路的挂满了灯笼似的蜜桔的枝干上，摘下一只熟透的黄皮桔，品尝到最新鲜的桔味；那份快活将使你乐而忘返。

但使你津津乐道的可能还不是这些，你会更迷上菟坪人的习俗。比如，菟坪话是北方腔揉杂着吴侬软语的，刚中有柔；菟坪人爱喝烈性白酒，爱吃够得上辣的辣酱、尖椒；菟坪人讲义气，对朋友赤胆忠心，招待客人要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菟坪人过年，家家户户的门上贴着表达美好祝愿的春联，那书法之气度竟能与全国大赛的获奖者相媲美；菟坪的狮舞，进了县城艺术节的街头，上了《苏州杂志》到国外。那些卖旱船歌录音带的商人、那些征修家谱倡扬祖德的孝子、还有那些吟诗作文的作家诗人，一下子就在菟坪找到了知音、族亲和朋友。

粗犷的性格，如水的柔情，菟坪就在这神秘的色彩里，被造就为一方独具魅力的乐土。如今，步上象征菟坪建设成果的富丽堂皇的工厂高楼，鸟瞰四周碧绿如画、灵秀如诗的田园，你的心中会蓦然涌起太湖水一样纯净的波澜：菟坪——崛起的新大陆，正在不断地上升、上升呵！

姑苏南大门——松陵

吕锦华

出苏州古城往南，驱车驶上半个小时，一座美丽雄伟的新型城镇便出现在面前。它就是松陵。现为吴江县委县府所在地，古称姑苏南大门。

在松陵住了十年，竟也住出了很深的感情。松陵有大城市之景致，却没有大城市的喧闹与嘈杂；她又兼有古城古镇之宁静，但又摒弃了小城镇那种狭隘拘谨与闭塞。松陵在年轻人眼中是一首充满现代气息却又不失恬静柔美的田园诗，而在老一辈人心中，则是一部落满岁月风尘的厚厚画册！

古城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公元三世纪三国吴赤乌年间，松陵还只是古太湖湖口地区的一个青草滩，那时风吹草低一片苍茫，日起月落没有人烟，清寂极了、又荒凉极了。离此不远便是吴越分界处。吴国为了保护苏州城免遭劫难，派一位叫倪让的大将军带着人马前来青草滩安营扎寨，建起了一个军事要塞。青草滩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松陵，就在这个水边要塞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元618年，松陵已成为一个规模不小的集镇；公元909年建立吴江县，松陵成为吴江县治，四面修筑城墙。古代县治是一个军事政治的统治

中心。当时距松陵东南1华里处还有个江南市，城里人买菜及日用品都要到江南市去，城里是不准商贾进来的。一墙之隔，城外热热闹闹，城里却冷冷清清。江南市便是现在松陵的盛家厍。

松陵地处江浙咽喉之处，紧贴南北交通枢纽大运河，距苏州城仅16公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像是姑苏城一扇若即若离的南大门。在军事上，它可以作为苏州城抵挡南来之敌的要冲；在经济贸易上，江浙水乡丰富的土特产又经过松陵而源源不断运进苏州。当时苏州的游客只要搭上一条小船，便能到松陵转上一圈。松陵的城镇风貌曾以“田园都市”闻名苏南。因为城中旷地甚多，林木幽秀，时见三五人家隐于园林之中；又因地处太湖之畔，三江之首，城内市河交错驳岸相连，水天映辉，碧波荡漾；因此，它便成了苏州古城延伸出来的一个重要旅游点，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清末以来，松陵桃园又闻名远近。盘桃、水蜜桃达20多个品种，曾是进贡皇室的珍品。每当三月，桃花云蒸霞蔚一般的壮美，又将古镇笼罩在一片诗情画意中。

那时，苏州的各种园林建筑在松陵也随处可见，使人很难分清是苏州园林影响了松陵、还是松陵的特色使苏州园林锦上添花。夏夜纳凉时，老人们总喜欢列数家珍似地向儿辈唠叨起这些精美的建筑。比如唐代陆龟蒙的鸭漪亭，任晦的任家花园，宋代的庵盘野，元代的小潇相、半野轩，明代的诸尝园、蕉轩、柳塘别业，还有清代的松风书屋、共怡园、玉洲草堂等，一个个都是那么精致那么小巧，像金石家手下的印章，方寸之间而气象万千。这些名园建筑像散落在岁月长河里的一枚枚珍珠，编织了苏南园林的奇葩，亦让一代又

一代的人享尽了姑苏风光之明秀、纤巧和幽深。松陵，还有建于宋代、有“气震笠泽”之说的垂虹桥，与苏州宝带桥堪称姐妹桥；为文人墨客兴游之地的接待寺、鲈香亭、华严寺塔，以及气势恢宏树木苍郁的吴江学宫等，都融合着苏州建筑艺术之精华，可与苏州寺庙塔亭相媲美。

如今踏上这座古城，虽然昔日的景观已所剩无几，但随之而起的一片春笋般争相伫立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工厂，宽阔的环城马路和马路边娉娉婷婷的香樟，假山耸叠流水潺潺的街心公园，以及古城四周形成的住宅区、教育区、体育场、文化宫等，又将一座年轻的美丽的新城托展在我们面前。在松陵日新月异的变化中，仍能让人感到今日苏州对它的影响。松陵解放前没有大工业。如今，这里有了获“台机创利最佳”奖杯的垂虹丝织厂，办厂六年迈了六大步，生产的真丝绸、人造丝交织绸和合纤绸远销国内外；还有利用当地兔毛资源、从日本引进全套设备办起的振华毛纺厂，生产的“振华纱”成了国际市场的抢手货……苏南丝绸的真正产地，不在苏州而在吴江。每一位踏上松陵的朋友，都可以从这一帧帧镜头里听到正在崛起的新城前进的跫音！

交通枢纽平望镇

丁石

在这里，您能听到南腔北调的“大杂烩”。

在这里，您能看到货物云集的“拼盘菜”。

这里是长江三角洲的福地，是苏州、杭州、上海、湖州的咽喉，自古以来，无论是行色匆匆的迁客，还是悠闲自得的游子，到这里都会驻足一番，感叹一番。

这里叫平望，是吴江县七大古镇之一。滔滔汨汨的大运河穿镇而过，澎澎湃湃的太浦河缘乡而行，左有颀塘、烂溪，右有雪湖、杨家荡，不说这四通八达的水路，单十苏王公路、苏湖公路、318国道在此交会，你就知道，往来于大江南北的人们感叹些什么。

这里没有名山，但有沃土；这里没有大海，但有千顷碧水。码头上，汽笛高歌，黄的沙、黑的煤、彩色的丝绸，似山如海；车站前，喇叭奏鸣，小客车、大货车、行人和自行车，似潮如流。当您踏上大街，通运商场、莺湖商场、平望商场比肩接踵，货物琳琅满目，人流络绎不绝，在这样欣欣蓬勃的景象里，您也许会感叹：这里的兴旺是靠了这里的地理特色。

是的，平望是江、浙、沪的交通枢纽。

是的，吴江的丝绸运上海、运浙江，要在这里打前站，地产的鱼米要在这里小憩，等待出发，南来北往的商人游客都知道要去苏杭必过平望。弹丸之地的小镇正是利用了鱼米之乡的经济优势，四通八达的地理特点，使之自古以来都是大米集结地，“小枫桥”之称久传不止，使具有水乡性格的“鸢湖牌”辣油辣酱饮誉四海。然而，所有真正认识平望的人都知道，实实在在，使平望发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这里的人的勇气和智慧！

平望，自汉代建平年间的谏大夫钱林隐退陂门里起，至今已有2000多岁的高龄了。在她的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就是越王勾践出兵攻吴，留下一条飘满韭菜的“韭溪”。或许就因为她地处江浙要塞，从小镇刚成雏型之际，就设有军垒。公元1129年，金兵来到这里，虏骑纵横，烈火纵焚，全镇房屋毁于一旦。南宋建炎皇帝建都杭州，把这里视为三辅要冲，驻了重兵。公元1275年，元兵南侵，两军对垒，平望创痛未愈又成为烽烟之场。到了明朝，倭寇来犯，又一眼盯住这个地方……留下了“胜墩”抗倭的故事。

兵家之地的平望，虽说有书之不完的兵难史，然而，这里的人们凭忠于民族血气，自奋于残垣坍塌，在千载烟波，风雨沧桑里傲然挺起，在几经烽火的太平军与清军的争夺战之后，在日本侵略军的八年蹂躏之后，于大片大片苍凉而又悲壮的遗址上，于大片大片硬朗而又结实的地基上，镌刻出无数美丽且激动人心的篇章！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仅有一些手工业作坊，运河两岸的建筑也平平常常，只有31级石阶的安德桥要算出人头地了。而现在，横向联合的纽带紧紧地

小镇和京、津、沪、蜀等地联到了一起，上海缝纫机三厂、上海大隆机械厂等大企业，看中了交通要塞的这里，看中了这里的人奋发和热忱，捷足先登。而平望也利用了这天时、地利、人和，大力发展工业，使无纺、染料等工业产品打出去，使30多个乡镇企业和260多个村办工厂的产品，全部走出县市、走向全国乃至五洲四海。

平望的社会史，历尽了由兴而衰，由衰而兴的坎坷不平，平望的创业史，同样也历尽了风雨颠沛，曲折迂回的艰难历程。不过，正如《平望志》记载的“吴江环水以为邑，虽无高山、大陵、平沙旷野以为用武之地，而江湖溪渚所在渺茫，且人民习水善舟……”那样，这里的人们正利用着这里的水乡特色、交通特色，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县，整个中国联在一起。

而且平望还是块碧玉翡翠之地，旧有莺湖八景，今有玲珑剔透的莺湖公园。因此，到过平望的人说，平望是个出诗、出画、可以捕捉灵感的地方。而我说，还是个出人、出智，可以拼搏勇气的所在！

江南窑乡——芦墟

沈荣庆

享有“江南窑乡”之誉的吴江县芦墟镇，位于江浙沪交汇口。宽阔的318国道和清粼粼的太浦河依镇而过。镇周围湖荡遍布，良田片片。

芦墟的窑业，明末清初已具备从建窑、制砖瓦、烧窑到卸窑等一整套生产工艺，砖瓦的质量达到手摸无毛疵、落地不碎的水平。那薄薄的、用于铺垫瓦下的甃砖，造型独特的檐瓦，玲珑剔透的花窗砖，千年不毁的城砖、井砖、墓砖……应有尽有。当然，更多的还是砌墙盖屋用的青砖小瓦。一砖一瓦都凝结着窑工们的智慧。

芦墟窑业发展的最低潮，要算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芦墟进行大扫荡，制造了骇人听闻的“芦苇厍周”大屠杀惨案。放火烧毁了大半个芦墟——芦墟成了废墟。出现了“纺织工没衣裳，芦墟窑工没住房”的凄惨景象。

解放后，芦墟的窑业逐渐兴旺。50年代就有砖窑、石灰窑28座。产品也经常翻新，用作修葺复原古建筑的标准砖和仿古砖瓦畅销江浙沪等地。芦墟的窑业声誉大作，“万砖一吨煤”和“芦墟式石灰窑”，以优质低耗闻名于苏州，并被地

区推广。70年代初，国家从芦墟窑工中选派能工巧匠赴坦桑尼亚兴办窑厂。为中坦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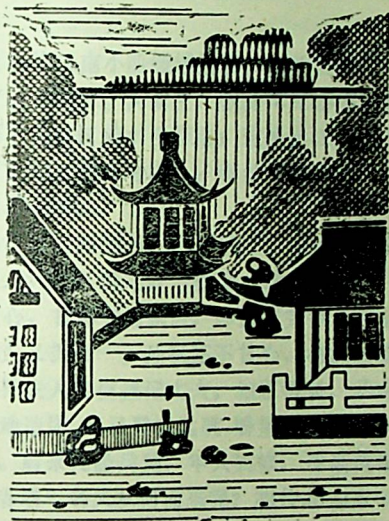
芦墟的窑工，大多子承父业，代代相传，三代四代吃窑业饭的人举不胜举。全镇22个行政村，村村有窑厂，处处有窑工……来芦墟，就像走进了窑的世界。这里不仅有村办窑厂，还有镇办窑厂、乡办窑厂和国营窑厂；不光有烧砖烧瓦烧石灰的窑，还有烧水泥的窑。1973年，芦墟建起了全县最大的水泥厂，年产水泥12万吨，产品畅销上海、浙江等各地。他们还利用水泥旋转窑余热发电，每年可节省开支60万元。

窑，是芦墟人手中的“母鸡”，要不断地为芦墟下“蛋”。有30多年历史的芦墟乡窑厂，生产的青砖、小瓦、石灰以优良的质量享誉本地区，该厂的石灰作为炼钢、化工、建筑原料而被上钢一厂、上海石化厂、上海房地产公司定为长期供货单位。他们还不满足，镇工业公司又将镇窑厂与其合并，成立了芦墟建材集团。在保持传统产品的同时，开发升级替代产品，有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芦墟镇人，多少年来，除了农业，就是窑业。如今，窑乡人却以窑业为基础，发展纺织、机电、铸造、服装、机械、轻工、造船等行业，在窑乡挂起了苏州通信电缆厂、秀明服装有限公司、中商部大米制样厂、上海一丝厂吴江分厂、精毛纺厂等上档次、上规模的企业招牌。

3万多窑乡人民，正以高昂的热情，不懈的努力为祖国的腾飞添砖加瓦。

胜迹篇



SHENG JI PIAN

魏峨古塔长相思

徐文初

一条盖着芦席篷的江南小船缓缓摇动，船头正对着一座拱形大石桥，桥畔古塔高耸。河面上，依稀可见桥塔倒影，虚实相衬，好一幅浓重的江南水乡彩绘！这是吴江县震泽镇的一个景点。古塔名称“慈云寺塔”，原名“望夫塔”，探其源，当追溯至三国时期。

传说，当年孙权为讨回荆州，再三用计，均被诸葛亮识破。后纳周瑜“美人计”，诱刘备至南徐，欲软禁威逼。岂料刘备深得国太欢心，甘露寺相亲后，即择日完婚，招至弄假成真，“赔了夫人又折兵”。孙权还不甘心，将妹妹骗回东吴，不让归蜀。孙夫人日夜挂记丈夫，相思情长，就在太湖之滨的震泽镇择地造塔，每日登高远眺，盼望夫妻团聚，“望夫塔”即由此得名。后来几经兵燹，年久失修，逐渐倒塌。

那么，“慈云寺塔”名又从何而来呢？相传北宋末年，由于朝政腐败，国力日衰，北方金兵乘虚而入，直捣中原，攻下开封，掳去徽宗、钦宗。徽宗女儿慈云公主避难来到震泽后，念念不忘被掳的父君，终日闷闷不乐。侍臣为解其忧，就在“望夫塔”废基重建寺塔，寺以“慈云”命名，称“慈

云禅寺”，分设金刚殿、罗汉殿、天王殿、大悲阁、禅堂、洗砚池等殿堂小景，占地8亩，蔚为壮观。塔矗立于殿后，依寺取名，谓“慈云寺塔”。塔成后，慈云公主常登临塔顶，面北祈祷，寄托自己的思念，祝愿父君早日平安还朝。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慈云寺塔的历史悠久，确有据可查。据《吴江县志》和塔中碑文记载：“慈云寺塔”为“孙吴赤乌年间(公元238~249年)建造”，距今已有1700多年了，后于“宋咸淳年间(公元1265~1274年)重建”。在以后的岁月里，明正统年间、万历年间以及清雍正八年和民国甲子年，屡经修缮，时兴时衰。抗日战争时期，古塔横遭日寇炮击，被击毁第四级的飞角和廊柱，塔身受损，岌岌可危。

解放后，“慈云寺塔”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4年与1982年前后两次进行全面整修，使之面目一新，雄姿长在。“慈云寺塔”造型精美，别具风采。其塔身呈六角形，上下五级，每级均设通道回廊。从第三级起，贴中竖起一根足有一抱多粗的楠木，穿透第四、五级，伸出塔顶，紧托一米高的铜葫芦，葫芦尖直刺蓝天，雄伟壮观。葫芦有铁链六条，分系六角飞檐铜铃，风过铃声叮咚响，与塔下哗哗流水相对欢歌，平添无限情趣。若拾级而上，视野逐级拓展，景色尽收眼底。达第五级，北望太湖，南瞰麻溪荡，茫茫碧波绿水映衬着片片田园农舍，令人心旷神怡！古代有不少诗人墨客，曾为此留下无数赞美的诗篇。“四面湖光绕，中流塔影悬，颀塘西去路，蚕事胜耕田”便是其中一幅生动的写照。

巍峨古塔，既为江南水乡增色添彩，也使人们看到了祖国古代文化灿烂的一斑。

岁月沧桑话垂虹

吕锦华

江南水乡河多桥多。江南水乡的桥是江南人民的骄傲。这些像星星一样遍布水乡各处的古石桥真是千姿百态各领风骚。比如园林中供人赏荷观鱼的小石桥，曲曲弯弯紧贴水面精致极了；比如公路上要让车辆通过的大石桥，又敦厚结实宽宽大大朴拙极了；还有主河道上的单孔石拱桥，因桥下要过船只又出奇的高耸，远远望去犹如青龙腾空跃起。每当看见这些古桥我的心头便会一阵肃然起敬。我好像读到了一部饱经磨难又闪射着先辈睿智的历史。

然而垂虹桥属于另一种桥。它是在湖深水急、湖面十分宽阔之处建造的。据说在当时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繁复的工程，曾动用了大量的民工和财力。垂虹桥最初建于北宋庆历八年，元泰定二年改木结构为青石结构，并砌成由一小拱一小拱连绵而成的圆拱石头长桥。全桥有72孔，比宝带桥还多19孔；长约1300米，两头各有一个精美的亭子和一对栩栩如生的石狮子；桥中间还有一座垂虹亭，桥间有三孔凸起通舟。由于垂虹桥坐落在松陵东南江河交汇处的辽阔水面上，因此远远望去犹如彩虹亘卧碧波上，十分的壮观与威风。而每逢

朗月的夜晚，圆月的倒影叠映在桥边细碎的波纹里，忽圆忽缺晶莹剔透；水桥洞影映在河面又扑朔迷离美不胜收；人行桥上真好像在碧波踏浪那样的如痴似醉了。松陵人将“垂虹夜月”列入当地八景之首，自有一番道理呐！

在漫长的岁月里，垂虹桥曾经吸引过无数的文人墨客名人志士。范成大游了一次垂虹桥便将其称为“天下绝景也”；王安石则写下了“他年散发处，最爱垂虹桥”、“颇夸九洲物，壮丽无此敌”的诗句。明朝画家唐寅年轻时第一次出城游览写生的地方也是松陵垂虹桥，并写下了《松陵晚泊》的诗篇：

晚泊松陵系短篷，埠头灯火集船丛。
人行烟霭垂虹上，月出蒹葭涌水中。
自古三江多禹迹，长涛五夜是秋风。
鲈鱼味老春醪贱，放箸金盘不觉空。

真是读其诗如闻其声哩！一幅当年垂虹桥畔船只集结、茶坊酒肆林立的景象跃然纸上。南宋爱国诗人戴复舟则赞叹道：“垂虹五百步，太湖三万顷，除却岳阳楼，天下无此景。”

春去秋来日转星移。许多寺庙焚烧了，许多古塔倾斜了，许多碑楼倒塌了；岁月流逝了而垂虹桥却一直默默屹立在烟波浩瀚的湖面上，不管风吹浪打不管浪大雨猛，像一位历尽风霜仍安然无恙淡泊宁静的老头，静观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和人海世事的更迭，且迎来了新中国成立的曙光。

垂虹桥是江南古桥中的佼佼者，与苏州宝带桥可称“姐妹桥”。我曾看到一则关于宝带桥的传说，说的是唐朝苏州刺史王仲舒捐献祖传宝带造桥，可由于湖深水急不好打桩而

一筹莫展。后来，此事感动了神仙，神仙将枣核吐在湖里变成一排排木桩，这才造起了宝带桥。我想，这则美好的传说只能使我们对先辈们创下的业绩更加的敬重和缅怀。垂虹桥是我们祖先用智慧和血汗筑起的又一座丰碑。

可是，垂虹桥现在没了。垂虹桥于六十年代那个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之际，忽然倒塌了。一座名扬古今、壮美无比的古石桥，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了。

如今，松陵人仍常常念叨垂虹桥。每每说起它的消失，话音里便充满了深深的伤感。垂虹桥是松陵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它是中国建桥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它亦必将在一代又一代后人心中闪光。



罗星听雨入梦来

吕锦华

第一次看到罗星洲的名字，是在柳亚子先生的诗文里。在亚子先生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里，有一首是写给罗星洲的七绝诗：“一蒲团地现楼台，秋水蒹葭足溯回；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

如果说当时对罗星洲的感觉还是淡淡的话，那么仲夏季节来到同里，听了同里的许多老人有声有色、满怀深情地向我说起这个被誉为“蓬莱仙境”的水中小洲后，在说到这块水中绿洲不幸于1938年惨遭日寇焚毁后流露的极大气愤和惋惜时，我对这块小洲的感情竟一下子变得好极了、深极了，心中涌起一种痛失一枚珍宝那般的酸楚滋味。从此，这个蒲团一般漂浮在碧水中的绿洲、连同它那被列为古镇景观之一的“罗星听雨”，便一次次出现在我梦中，令我深深的怀念了。

罗星洲位于镇东同里湖入口处，四面碧水萦绕波光潋滟，虽是弹丸之地，上面却红墙飞甍楼阁凌空、古木参天绿荫幽深；远远望去，活脱脱是一处人间仙境漂浮在一片烟波迷濛的湖面上呐！据说罗星洲上的建筑始建于元代，后几经损坏，

于清光绪年间重建。洲上建有庙宇。庙门的两侧分别嵌砌着“蓬莱仙境”四方阴文行书的大块砖刻。跨进山门，在飘绕的香烟和悠扬的笙笛声中，第一眼见到的是茂密的翠竹和各种花卉；穿过这片花竹的天地，亭台楼阁回廊曲桥又倏然映现眼前。一切皆精心构筑，处处都引人入胜。庙宇中央是占地很大的一泓清池。池中满是娉婷款摆的田田荷叶和迎风摇曳凌波曼舞的红白莲花。池塘南端的堤埂上芳草萋萋柳影婆娑一片秀丽景色，人经堤上，或散步或垂钓，优哉乐哉恍若进入一个神仙居住的地方。

当然，罗星洲最迷人之处是“听雨”。登上玉皇阁这小洲的最高点倚槛四眺，艳阳高照时但见波光粼粼风帆点点白鹭翱翔，一幅美景令人心旷神怡；而苍穹晦冥乌云泼墨骤雨万箭抽打湖面时，则风声雨声浪涛声齐作，这时，好像万面金鼓在猛敲，犹如置身在一个惊心动魄的古战场，千军万马在厮杀，不由热血上涌激动不止。当然，如果是细雨稀落敲打湖面，则又是另一种情景，好像在听一位艺技高深的乐师弹奏竖琴。雨点打在小洲的芭蕉上、瓦楞上、树叶上、石块上，轻轻重重疏疏密密粗粗细细，仿佛一支最滋润最甜美的春之圆舞曲！罗星洲因为一蒲团地，因为洲上花木繁密、建筑紧凑，又因为四面湖荡萦绕绿水连天，故而罗星洲听雨一直为古镇人所津津乐道，并成为文人墨客的向往之地。有人说罗星洲颇像一架古琴漂在绿水上，大自然在上面弹奏着各种曲子，这话并非过誉。那时而粗犷时而悠扬、时而苍凉时而圆润、时而如诉似泣、时而如歌似唱的“孤洲雨声”，在岁月的长河里就这么被一代又一代人品尝着、回味着、欣赏着、赞美着，给生活平添了一道乐趣。

罗星洲非舟莫渡，平时游人不算多。然而，每年夏秋赏荷季节却会欢闹一番，还有一年一度的农历七月初一到初十的罗天大醮，善男信女们虔诚前往罗星洲的玉皇阁拈香膜拜烧香祈福，使小洲人影幢幢、热闹非凡。罗星洲西边与北边波阔浪高，筑有齐整的石驳岸，滨湖岸傍植有松柏、梧桐、垂杨；而东南两侧的浅滩上尽是萋迷绵延的芦苇，所以当地人又把罗星洲称为“芦千墩”。1925年夏秋时分，柳亚子先生曾经利用罗星洲独特的地理环境，在此集会筹划迎接革命高潮到来的事宜，并写下了《罗星洲题壁》，既赞美了小洲的湖光水色，又抒发了豪情壮志。

1938年农历四月十三日拂晓，一支百余人的国军便衣队向驻扎同里的日寇袭击后便撤退走了。增援的日军抓不到人，便迁怒于罗星洲的葱郁树木，说是它们挡住了视野，下令焚烧。正是夕阳西下夜色四降之际，铁青的湖面上没有一只船影，烈火熊熊浓烟滚滚，直冲天际。古镇人民于又惊、又怕、又愤、又怒中度过这难忘的一夜。

如今，罗星洲的废墟仍偃卧湖心。对于后人，它的美丽，它的不幸，都是神秘的故事。去同里回来后，我常常在梦中见到一方美丽的小洲，细雨中小洲回荡着一片似有若无冷寂孤单的声响。那就是罗星洲；那低泣般的雨声，是在呼唤一页逝去的历史。



古塘路晚照

吕锦华

出吴江县城向南，古运河驳岸边有一条简朴平整的纤道，贴着古运河蜿蜒伸向前方。道边栽着亭亭玉立的新柳，树下长着茂密的芳草，傍晚时踏上纤道，夕阳余辉将纤道染成一条金色的飘带，时而越过高高的堤坡，时而滑过深深的土坳，渐渐融进天边迷濛的淡霭中，说不尽的活泼潇洒与柔美。晚风轻轻抚弄着小树和芦苇，又给寂寞的纤道添上了无限的温馨和神韵。

这条纤道，就是吴江历史上的主干道——古塘路。

吴江是有名的水乡泽国。打开地图，一片呈碎碟状的湖荡群便密密麻麻展现在眼前。坐船划舟是古代吴江人往返于外界的主要交通方式。这种方式虽然自成一趣，但毕竟太慢太不安全了，加之吴江地处太湖之尾松江之首，杭湖宣江四州之水常奔涌而来，遇上刮西风时，湖水以建筑之势俄顷数尺，翻船覆舟，交通中断之不便，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修堤架桥筑路，成了古代吴江人的共同愿望。

唐元和五年，有人站出来牵头修堤了。刚刚竣工的土堤像一条巨蟒匍匐在吴江大地上，一下子牵动了所有人的心。

外出谋生的商人学士官吏可以改用坐骑了；外出游览作客的百姓可以改用马车了；即使遇上刮风下雨什么的，走在不颠不晃平平稳稳的大堤上，心里便踏实了。人们那高兴的劲儿呐，就别提啦！五代时开始用石整修。用石块垒筑的塘路比起土堤来又大大进了一步，不仅外表更加美观而且结实坚固了。宋代又进行过五次整修，但均属小规模 的修补，风浪过急常常朝成暮毁，劳民而无功。

自唐宋起，吴江境内塘路分布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苏州至嘉兴。这是一条江浙要道，全道又分为五段，当时曾有着不同的叫法：自县北七里桥至县南观澜浦叫古塘；自观澜浦至彻浦桥北三里处叫石塘，石塘皆以一式大青石垒筑，气势宏伟，“九里石塘”曾名噪全国，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自彻浦桥北至平望安德桥三十五里处叫官塘；自安德桥至浙江王江泾三十里处叫土塘。这条塘路基本上贴着江南古运河修筑，路基大多利用开运河的堆土。第二条是平望至南埭五十三里处叫，𪛗(dí)塘，是通往湖州的驿道。第三条自县南太湖滨至湖州，约九十余里，叫湖塘。湖塘高于地面，兵可据之防守太湖沿岸，东西百里像一座土城，所以又叫湖城。这些塘路组成了古代吴江的交通网络，既是驿道又是纤道，方便了人民的商旅往来，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在吴江这样地势低洼、土质松散、湖荡密布的地方筑堤修路又谈何容易。尤其有不少处是在湖中筑堤，工程十分的艰巨和浩繁。当时曾动用了大量的民工，民工们顶烈日冒严寒日夜劳作，不少人倒下后便没再起来。据说元朝至正年间修筑石塘时，动员了三州一县的力量，输送土方达十

七万九千石；那场面，船只如梭人群似蚁，夯土的夯土，抬石的抬石，号子震天人声鼎沸，真是壮观极了。“九里石塘”是吴江古塘路最辉煌的一页，亦是古代吴江人民智慧和血汗的结晶。石塘之巨石全部由石工凿成长1.8~2.2米、宽0.6米、厚0.4~0.5米的青石铺成，路基用直径10—12厘米的杉木梢打入土中。路体内外两道石墙，中间填入泥石而成。遇到湖中筑堤之路段，则首先将泥袋堕入水中筑起土坝，然后将水舀尽垒石筑之。“九里石塘”为江南古塘路之最，其构筑的讲究和科学，成了后来许多塘路效仿的典范。“九里石塘”上还有三孔、五孔、七孔等石桥九座，桥面全部用五块条石拼铺，既轻盈又坚固。明永乐年间连绵大水，吴江塘路多遭破坏，但石塘只有少数块石歪斜。

岁月风浪的冲刷是无情的。后来，由于统治者没有再组织加固整修，至清雍正年间，古塘路已大半废没，不少巨石沉入水中，塘路两边也多半成为淤田。本世纪三十年代苏嘉公路筑成后，古塘路便成了古纤道了。

古塘路晚照是妩媚的迷人的，也是让人回味无穷的。燃烧的晚霞映红了西天亦映红了塘路上的每一株小树每一棵嫩草。我们可以将塘路当作一部故事来阅读，也可以将它当作一首古诗来吟诵。四周是这样宁静，原野上小麦绿菜花黄，运河上船儿行帆儿飘；古塘路就这么几千年的延伸下来了，纤细的身子却串起了一部浩繁厚重的历史。望着薄暮淡霭的路的尽头，我仿佛看见递送公文的使者、携带钱款的商人、肩背书袋的儒士，正一一从面前走过，平静的心境便不再平静。

是的，作为历史的记录，古塘路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

但作为古代人的记录，它将永远是先辈们用热血和希冀谱写的诗章，在岁月的长河里折射出令人感动的光泽。



物华篇



WU HUA PIAN

团脐磊落分湖蟹

徐文初

秋高气爽，持螯赏菊，可算得生活中的一大乐趣。蟹的产地甚广，品种颇多，其中分湖蟹可谓上品。不信，请你驾临吴江亲口尝一尝，只怕你吃了挪不动身子，留连忘返呢。

据《吴江县志》记载，分湖“北属江苏吴江，南辖浙江嘉善，故名”。明《一统志》对分湖水产早有记述：“分湖出者，春水桃花之鳊，秋风落叶之鲈”，而分湖蟹冠“鱼鳞之屋，水晶之居”，更享盛誉。

分湖蟹体形肥大，雄的每只最重可达1斤。其螯一大一小，嘴旁长两根紫须，故又名“紫须蟹”。据传分湖底有个点将台，吴越相争时，吴国大将伍子胥曾在此击鼓点将，大败越军，从此爬过点将台的分湖蟹，螯都变得一大一小，口长紫须。其实，这纯属牵强附会，分湖蟹大小螯的特异性，全是由其再生能力所致。《闽中海错疏》中说：“蟹，折其足，随后更生”。折断后新生的螯，当然比原来的要小得多。

分湖蟹行动怪癖，它“耸爪而行如兽”，不像其它地区的蟹“以腹贴泥而行”。也许正是由于腹部不贴泥的缘故，

分湖蟹这才有它自己独具的“味甘香而不带泥土味”的特色吧。

要尝分湖蟹的美肥，最好拣“立冬”前后。当地有句民谚：“白露鳊鲤霜降蟹”。因为这时的分湖蟹已进入成熟期，肉质分外厚实、鲜嫩。进而言之，更宜“九雌十雄”。这里的九雌十雄，是指按时序选择优质蟹：9月的雌蟹，“筐如负笠行披铠，黄金填胸高块垒”，体内黄澄澄的卵块像黄金，把胸甲顶得高高的；10月的雄蟹更精采，体内的脂膏，洁白透亮，像玻璃玛瑙光灿灿，而一对大螯里雪白粉嫩的肌肉，尤其惹人喜爱。如果蘸上些酱油、米醋、姜末等配制的佐料，更是别具风味，脍炙人口。

从前，分湖蟹靠天然繁殖。解放后，经水产技术人员长期试验，人工孵蟹终于获得成功，为分湖蟹生产的迅速增长开辟了捷径。现在，分湖蟹不仅在县内畅销，在苏州、上海等大中城市的水产市场也是抢手货，而且还由外贸部门经销，空运港澳，进入国际市场，誉满海外。



太湖之畔熏豆茶

吕锦华

熏豆茶仅仅在太湖南滩一带流传。

这是一种别有风味的饮茶习俗。这习俗在这块多水美丽的土地上已经流传了多少年，尚无记载，也许，和这块土地一样的古老。

太湖南滩方圆几十里是有名的蚕乡。它与浙江省毗邻处在江浙两省的交界地带。在岁月漫长的更迭中，它与浙江的南浔、湖州、乌镇等地，因气候温暖，雨水充沛，桑树成海而逐渐成为一方得天独厚的种桑、养蚕、缫丝的富饶之地。自古以来这里流传着这样的诗句：“四面湖光绕，中流塔影悬；荻塘西去路，蚕事胜耕田。”

这一带的蚕农及古镇居民，都把喝熏豆茶看作是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情。除了亲朋好友来访作为一项礼节泡上一碗、甚至两碗熏豆茶招待外，左邻右舍、村与村之间还常常用喝熏豆茶的形式进行互相访问、玩乐和各种交流。

熏豆茶一般由熏青豆、胡萝卜丝、黑豆腐干、芝麻和上等的绿茶冲泡而成。也有更讲究者，外加桔皮、笋尖和青橄榄一枚揉在其中冲泡。熏豆取的是刚丰满、色泽尚绿的嫩青

豆熏烤而成；水，取的是没有一丝儿杂质的太湖水，而且得现煮现冲；柴火，用的是冬天从桑树上修剪下来晒干的枝枝桠桠，烧起来无烟无杂味；在这一带乡村走访，可以看到几乎家家灶屋的墙壁上都留出一小方壁洞，里面分两层，下面置柴火，上面放一只盛水的紫铜壶，客人来了，点着柴火，不多一会，水便吱吱唔唔响起了。你几乎还没把访亲拜友的一些客套话讲完，一碗香味扑鼻、色彩纷呈的熏豆茶已经递到了你面前。这熏豆，绿绿圆圆的，像一颗颗珍珠；胡萝卜丝，红红的卷曲着；黑豆腐干切成了方方细细的末粒，像一枚枚精致可爱的小印章；还有漂在上面的白芝麻和茶叶片，在微黄的茶水中忽沉忽浮，舒展着身子。望之，你就已经心花怒放；待喝上一口，咸中带甜、甜中带鲜、鲜中带涩，而涩中又有回味无穷的味儿，着实可以令人心醉。面对这样一碗色、香、味俱佳的茶水，你会觉得富饶的蚕乡、蚕乡的富饶，不是挂在嘴上贴在墙上的；一切，都可以从香香甜甜、清香扑鼻的茶水中品味出来。

水乡的黄昏是迷人的。而喝熏豆茶的风俗，又给这迷人的水乡增添了无限乐趣和热闹。薄暮淡霭里有远远近近的渔船泊在湖边补网晾网，风拂清波，波拍岸壁，好似一幅宁静的图卷。就在这时，这头那头便响起了吴依软语的甜甜的喊声：

“喂，今晚到我家来喝茶喽！”喊声此起彼落，使宁静的村落一下子又喧闹起来。就像它能把大大小小的木船从小小大大的半月形的桥洞送往四面八方一样，它也能把人的大大小小的烦恼搓成丝丝缕缕的云烟送到远远不可知的地方，消散得无影无踪。于是，灯光桨声中的太湖小村，便被一团团的笑声包围，被一缕缕熏豆茶的香味包围，直到夜阑更深方才

散去。

邻里之间、家庭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事情，亲戚朋友们便利用请喝茶的机会进行劝说、安慰、调解或开导。每年农闲时节走村串户的喝茶行乐在蚕乡亦极为盛行，成了人们社交和娱乐活动的友好使者。人们在喝茶的同时再配以说说唱唱的民间娱乐，使疲劳的身子得到恢复，使闲着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遇上村与村之间有一些农事什么的需要商量，在这样一种特定的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也就顺利多了。

多少年了，熏豆茶就这样泡下来了，一代又一代，至今未凉。凉了的只是一次次的相聚和玩乐。其实，喝茶是一乐，制作熏豆茶茶料的过程也是一乐。

每年春天摘采茶叶的季节，蚕农便陆陆续续摇着小船漂过太湖，去七八里外遥遥相对的东山西山采购上等的好茶。这种采购当然不像城里人带着现钞去，而是在小船里装满了自家栽种的百合啦、山芋啦、大头菜啦，待得卖完便向茶农家里购得一小包刚烘炒好的上等绿茶兴冲冲回家。绿茶带回家是舍不得沏的，而被珍藏在一个小瓮里，四面密封扎好，这是第一料。待得中秋过后开始筹制第二料——熏青豆。剥青豆原是一项很寂寞的活计，老太们便想出一条妙计：今儿上东家剥，明儿又上西家剥，在说说笑笑中完成，这竟成了老太们每年秋天里一项很快活的串门聊天的活动。熏豆茶的第三料——黑豆腐干，是蚕乡的特产，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早在乾隆年间就已远近闻名。据说乾隆皇帝南巡时，地方官员曾奉献茶干供皇帝品尝，皇帝称赞不已，从此成为贡品。茶干的制作工艺更为精细复杂。调味品以三年陈酱为基料，加味精、冰糖、素油，辅以天然香料茴香、桂皮等入锅，以文

火煨煮，浸透入味。制好的茶干黑而光亮，其香馥郁，其味鲜美，其质细韧，作为小吃下酒均可，而切成细末冲泡茶中，熏豆茶便越加别有味道了。此茶干市场上随时购到，并不费力。第四料，胡萝卜丝，则用初冬时节刚上市的鲜胡萝卜腌制晒干而成。一碗熏豆茶，喝茶水是一种享受，慢慢地把茶料咀嚼下肚更是一份极有趣的事。初到此地的客人常常喝干了茶水而对碗中红红绿绿的茶料一筹莫展，或是埋怨好客的主人怎么不再备上一双筷子。备筷的习惯这里似乎还没有过。何故？尚未考证。只是蚕农们喝熏豆茶都是很轻松的事，茶水喝干后，他们便用手轻轻拍击碗底，那碗中的绿豆、红丝便一颗颗、一条条跳进了他们的嘴里。仿佛在目睹一场准确无误的射门，令人目惊口呆。当然对于初访的客人他们绝不苟求。他们会请你想法往嘴里拨，一边笑着聊着，在不知不觉中结束那不亚于游戏一样有趣的礼节。

近年来，我在南方一些大城市的高档食品店里，偶尔，也看到一袋袋碧绿光滑的熏青豆，被摆在一个个精致的玻璃柜里出售，有点像个不着意打扮的村姑，带着一身乡野的气息挤身在一片珠光宝气的洋小姐中。家乡的特产居然也受到了城里人的亲睐。可我又十分的担忧：喝惯了咖啡可乐，过惯了快节奏生活的城里人，能细咀嚼、细啜慢饮地将熏豆茶那淡淡的味儿品尝出来吗？

乐只鲈之乡

丁石

吴江是水乡，四方宾客来了，酒宴一摆开，最盛礼的自然是水鲜。清蒸甲鱼，红烧段鳗，糖醋桂鱼，油爆河虾。若是在蟹性里，大小钳的汾湖蟹，不说吃，就听个传说，包你会心里道一声：吴江人福气！

其实，这些仅仅是吴江的常见水鲜。

熟悉吴江的人，都晓得吴江有个美称，叫鲈乡。因为吴江有条河流，源出吴家港，经垂虹桥向北至瓜泾口，叫松江。松江出鲈鱼，滋味鲜美，其它水鲜不能比。据说早在西晋，有个叫张翰的，想起家乡鲈鱼，居然叹一声：“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遂放下大司马的官不做，千里迢迢返回故里。由此可见吴江鲈鱼有多大的魅力。

慕名而来的历代文人雅士，登垂虹桥，品鲈脍，赏秋色，留下的美妙诗文不少。因此到今天有些美食家，饕餮者知道吴江有鲈鱼，任你满桌琼浆美酒、山珍海味，胃口就是提不起来，或转弯摸角，或直截了当，想一盘鲈鱼尝尝。

我有位开个体饭店的朋友，挺会招呼客人，而且对吴江

鲈略知几分。每当有客人来，问起鲈鱼，未等人家话音落地，便说一句：“请君听说吴江鲈，除却吴江天下无。”然后津津有味，从古到今，从松江水到鲈乡亭说开来，说到风雅处，居然吟起几句诗，有陆游的“酒甘泉滑鲈鱼肥”，有梅尧臣的“吴水下有鲈，鲈肥脍可切”，直说得人馋涎欲滴。

尽管在近昆山的大江入海处，也有鲈，但它味带咸，肉比较松慢，滋味迥然不及吴江。几乎所有的吴江人都晓得，宋熙宁年间筑的“鲈乡亭”上曾有首诗：“雅哉林屯田，作亭名始称，乐只鲈之乡，自悦鱼鸟性。”这是周南老当时用来赞美筑亭的吴江知县林肇的功德和品性的，尽管鲈乡亭早毁了，可吴江以鲈乡命名的居民点、工厂、商店却数不胜数。生活在鲈乡的人们难免要为此而自豪一番的。

可惜，由于地形的变化和宋明以后的人为因素，吴江的鲈鱼在清代已经日趋减少，产量降低，造成价格昂贵，以往就有“垂虹桥头不论钱”的说法。到现今，更是看一眼福不浅，尝一尝三生有幸，因此，每当有顾客在我那朋友的饭店里嚷嚷着欲尝个鲜，我真为朋友的侃侃而谈担心。

可我那朋友愈发兴致勃勃，遂一声喊：“鲈鱼莼菜汤来”，只见餐桌上像变戏法似的变出一道佳肴来：碧悠悠的莼菜如拂水杨柳；金黄色的鱼儿活脱脱在戏嬉游弋；热腾腾的水气，香喷喷的滋味，煞是惹眼揪鼻。

菜花鲈，我不由得暗暗叫“绝”。

其实，在吴江你可以听得许多与鲈有关的鱼名，如鲈鳢鱼，菜花鲈，虎头鲈，而这些都是真正的鲈鱼，真正的鲈鱼又叫鲈鳢，状如鳢，和桂鱼相仿，身体略长，小的六七寸

模样，大的接近一尺；有四个鳃，口大鳞细，白底黑斑，秋天由近海入河口，是捕捉的季节。

而且，鲈鱼的烹调方法只有一种。古籍《松陵见闻录》说：“松江鲈鱼……天生脍材，味美而肉紧，切下终日不变。”何为鲈脍，即生鱼片、切得薄薄的，洗净血腥，调以五味。吴江鲈脍就因其鲈肥美鲜嫩，风格独特，而体现传统名肴特色。所谓炒、炸、烩、氽都为后人杜撰。我朋友的这个“鲈鱼莼菜汤”可以说是生意人一“绝”，冒名顶替，鱼目混珠，我真为他汗颜。

然而正当那些慕名而来的美食家、饕餮者们沉浸于“鲈鱼莼菜汤”啧啧赞叹之时，我的朋友，忽然真的端来一尾大鲈，即正宗鲈鳎，当即斫脍，并且告诉大家，刚才这汤是奉送的，生意人有句口头禅，叫做：“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直吃得人家畅怀尽兴，乐不可支。

鲈鱼，吴江的鲈鱼究竟滋味如何？北宋龙图阁大学士丞相陈尧佐曾作《题松陵》：“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鲈鱼乡”。

但愿四方来宾在“秋初鱼出”之时，谁都能品尝到吴江的鲈脍，赞一声：乐只鲈之乡。

碧波白鹅向天歌

汤海山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青波。

这首诗是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七岁时的作品。

太湖里的鹅，像太湖里的鱼一样多。堤上有鹅，滩上有鹅；一丛丛蒿苇中有鹅，一只只行船的逝波，也被鹅嬉逐着。

太湖里的鹅，像真正的天鹅一样白，有雪的纯净，有云的轻柔。有时候，天鹅自天而降，与群鹅同栖，辨不清哪是天鹅。浮在蔚蓝湖面的一群群鹅，似飘在天上的一片片云。远远望去，疑是白云落在湖上，一朵朵，一团团，绵绵地化成万千形态。

吴江有悠久的轻舟长篙牧鹅的历史，至今不衰，是庭园经济的主体之一。其养殖种类分两种：幼鹅饲养70天左右，上市产肉，此谓菜鹅；子鹅养到150天不杀，继续养育产蛋，此谓蛋鹅。每只蛋鹅年产蛋量在60只左右，具有较好的收

益，如是产种蛋，那就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吴江县以养蛋鹅为多，是闻名的禽蛋商品基地。

吴江地区的养鹅方式，主要有圈养、放养。圈养即围在庭园里养殖，放养有两种，一种是三五只，十来只鹅，任其在宅前屋后自由觅食、嬉游；另一种是大规模养殖，数千、数百只鹅由人看管着，择地域宽广、食料丰富的池塘、湖滩自由放牧，备有舟楫、鹅棚，并经常易地迁移，远至县外、省外，颇有些像吉普赛游民。人们在沿湖看到的大多是这类鹅。在吴江县，每到一村总能看到或多或少的鹅群，没有鹅似乎就不成其为村庄，那种“咩、咩”的鹅的响亮放歌，也许在还没看到鹅的时候，就可以听见了。在农村经济改革伊始的八十年代初，菀坪乡就有十万白鹅进军上海城的壮举，一时传为美谈。

鹅，又名家雁，首载《名医别录》，称其极有药用价值。太湖鹅是鹅类中的优良品种，质优鲜美，肥而不腻。太湖鹅的制作食谱较多，按风俗而有不同，尤以酱鹅、鹅掌最为著名。到吴江农村做客，主人常会宰了自家饲养的鹅来招待。至于乡村小熟食店，可以说店店飘漾着鹅肉烹熟的香气。太湖鹅与菀坪的风俗结缘尤深，每年端午节，家家户户杀鹅美食，而且是这天毛脚女婿探望未来岳父母的必带礼品，可以窥见这个湖乡养鹅的兴趣何以那样浓烈的一个缘由。

白鹅实在是太湖碧波之上看得见的灵性，飘逸、神俊，难怪它曾启示了一代书圣王羲之书法创新的悟性呢。

在苍茫湖面的鹅笺上，鹅写着富于画意的洁白的诗行，写着湖滨农家的欢乐。

金眼玉肤芡湖鱼

汤海山

碧玉般纯净的太湖水里，生活着一种奇特的精灵：银鱼。鱼如其名，这种仅四、五寸长的鱼，白如玉，细如簪，通体晶莹透明，宛如玻璃制成，玲珑可爱。

吴江地区流传着动人的传说：秦始皇曾把正在寻夫途中的孟姜女抓进皇宫，欲纳为妃。孟姜女含恨投江，秦皇恼羞成怒，用铁扫帚将其尸首扫得骨肉分离，其骨变成牛鱼，其肉就成了银鱼。所以，银鱼格外细腻，异常鲜美。

水仙般的银鱼，个体虽小，生性倔犟，偏爱在深且激的浩渺水域里遨游。一条条小白鱼，在碧澄的水里倏忽往来，激流勇进，这情景该是多么动人心魄。

据《太湖备考》载，春秋时期太湖就盛产银鱼，与白虾、梅鲢同列太湖三宝，其营养丰富，低脂肪高蛋白，誉为鱼中人参。银鱼产量现已占太湖水产的15%左右，其主要产区是吴县和吴江。

吴江更有一种特产银鱼，绝无仅有，那就是芡湖金眼腔银鱼。这种鱼比其他银鱼更匀小，仅寸许，肉质也更鲜美，系名贵珍品。古诗中对芡湖银鱼曾有“黄金为眼玉为肤”的

描述。平望镇志载，该鱼“环莺湖数里内皆有之，万家池产者，金睛三尾”，主产莺湖暮虹桥畔。陆翔麟在《东吴棹歌》诗中曰：“平波台前水似酥，水舟来往酒堪沽。东南佳味尝不尽，莺湖银鱼天下无。”

在太湖里捕捞银鱼，大多是三五组队的大帆船，用巨大的拖网捕捉。若在河港，则多在水流湍急的桥边，置一块长约2米、宽约1米的粗苕麻线织成的密眼网沉于河底，然后拉住系着网之四角的绳，迅捷一拉，银鱼便在网中鲜跳挣扎了。吴江以捕银鱼出名的桥，有松陵的垂虹桥、平望的三官桥。位于太湖之滨的庙港乡，专门将银鱼晒干，作为土特产出口海外。

新鲜银鱼炒蛋、银鱼莼菜汤、银鱼炖蛋，其味鲜美无穷；银鱼干放汤，又是别一番滋味。

银鱼娇小，其贮存方法颇为讲究。一般是天雨叫卖水银鱼，天晴晒成银鱼干，一个好太阳晒干，色洁白，放些干蒜头，可防虫蛀，但久放，色泽未免转黄。现在水产养殖场在银鱼捕捞旺季，把银鱼挑拣洗净袋袋速冻，销售或出口，则更佳。

说长道短话辣油

俞 前

每到异乡客地旅游，大饱眼福之余，总免不了享一番口福，无非酸、甜、苦、辣、咸。五味里，以辣为奇，尝一尝，就使你汗流浹背，令你心花怒放，说不出的舒畅。跑过大江南北，觉得能在辣中称奇的，还是家乡的平望辣油。

平望乡谚曰：“锦绣江南平望镇，绮丽莺湖景宜人。莺脰湖畔何为佳？辣油辣酱传美名。”在吴侬软语、甜味糯食的江南，一个古镇以辣油享名远近，怎不为奇？

一次，有朋自长白山麓来，北方人喜辣早就闻名，我就奉上一瓶平望辣油。那朋友接过辣油啧啧道好，但见玻璃瓶内澄清、晶莹、透明，乍一看，辣油红中泛黄，如琼浆玉醴。

“挺像件工艺品”朋友说，“看这诱人色彩，味道一定美。”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瓶盖，一股辣香扑鼻而来。未料，他把辣油倒进面条碗里一吃，情绪骤变，连声说：“不辣！不辣！”

我急忙向他解释：“这平望辣油的辣和北方不同。它是辣中有甜、甜中有香、香而有色，适合江南人的口味。如果说北方的辣油以大红、紫红著称，那么，这平望辣油却以粉

红、淡红为特色。你若多放一点，定会品出点味道来。”

他又倒了几滴。倒着、吃着，突然，他朗声笑了起来：

“这平望辣油，果然不同寻常，如果把四川的豆瓣酱比作北方的汉子、那平望辣油可称作姑苏妮子了。确有一种江南味。”

此话可说中了，江南味正是平望辣油的特点。它同北方辣酱的明显区别就在于辣椒原料及制作工艺不同。平望辣油采用的是浙江“佛爪辣椒”和“鸡爪辣椒”，肉质厚而辣性淡于北方辣椒，在制作时，又将辣椒腌制脱去暴性、再用钢磨粉碎，然后按比例掺进植物油、煮沸焖后，加上适量的白糖、味精。最后把辣油撇出，经过沉淀过滤，就成了味道鲜美、辣性温柔的平望辣油。

其实，平望辣油当初叫“银杏辣油”，它的由来，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呢。

100多年前，平望有座远近闻名的寺院：殊胜寺。殊胜寺院内摊贩云集，有“小玄庙观”之称。古银杏树下，有一片小小的“达顺酱园”，是黎里人鲍问槎开办的。当时的平望镇，客商如云，尤其是到了春秋两个香市季节，苏州四郊的农民纷纷涌向杭州进香。回乡途中，那些香客、商贾总要带回些价廉物美的土产与家人共享。于是“达顺酱园”的乳腐、酱菜等也就生意兴隆了。烧香人吃素，素斋少不了精美的调味品；烧香人又大都是江南人，达顺酱园就推出了集色、香、味于一身的“芝麻辣酱”。吃着、吃着又吃出了名堂：浮在上面的辣油，比辣酱更有味”，“银杏辣油”应时问世，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它便从杭州西湖博览会上捧回了奖杯，名声远播四方。

可是，平望辣油回避不了人间磨难。日寇铁蹄蹂躏平望时，达顺酱园濒于倒闭，同聚顺、达隆、德兴三酱园合并惨淡经营，平望辣油才不致绝味。抗美援朝时，因为平望辣油能增食欲、御寒冷，被国家作为军需物资运送10万瓶跨过鸭绿江，为正义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

如今，在达顺酱园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平望调料酱品厂，旧貌换了新颜，“银杏”商标亦已被“莺湖”所取代。自1988年获省优称号后，每年有300万瓶辣油从这里送向国内外。日本朋友还指名要平望辣油漂洋过海。厂里将投资100万扩建新厂区，向半自动化生产线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人享用到平望辣油。



照眼生花璧月晃

——话说吴江糕点

文 初 锦 华

吴江地处美丽富饶的苏嘉杭平原、与苏州毗邻，苏州糕点在全国是屈指可数的；吴江糕点，虽属苏州系列，却又自成一格。吴江有些糕点曾是御膳名点，在皇室内、在京城里受过欢迎！

闵家薄荷糕

闵家薄荷糕产于古镇平望，初以闵家为佳。制作此糕，先将粳米水浸数日，然后磨成细粉，加进白糖装入甑内，甑底预先放好薄荷，再放到锅上蒸熟。蒸熟后的薄荷糕雪白松软，带着一股淡淡的清凉与幽香，煞是可爱。

清朝诗人汪雪基吃后快活不止即赋诗一首：

莺脰湖边春漾漾，红栏雪浪浮孤舫；

停桡为问闵家糕，照眼生花璧月晃；

薄荷舌底涌清凉，扑面江风海雨香；

一滴唇边蔗和蜜，软匀滑饱快切尝。

把薄荷糕的色香味描写得淋漓尽致、十分诱人。

当时，民间访亲拜友，都喜欢拎上薄荷糕作为礼品送

人。民间流传过这样一首歌：“闵姓名糕深雪色，到眼团团秋半月；张生携饷登我堂，径尺浅浅疏筠筐。”可见薄荷糕受人青睐的程度。

1765年乾隆皇帝南巡时，浙江巡抚熊学鹏曾备之充御膳。其味道也可想而知了。

本堂斋闵饼

闵饼是同里古镇一种颇负盛名的传统糕点，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制作闵饼的老店叫“本堂斋”；“本堂斋”一带很早以前就叫闵家湾。

江南三月吴江乡村的农人都喜欢吃青团。青团是在米粉中掺入一种腌制过的南瓜叶子，然后捏成豆沙馅、芝麻馅等甜馅的团子。闵饼体形扁圆有点像青团，但青团的制作比较简单，掺入的佐料亦不同。闵饼掺入的是野生白苎的嫩叶，野生白苎在药草中又叫“天青地白草”，因其叶面青、叶背白而得名。该草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蛋白质、脂肪等，故而闵饼是一种很有营养价值的糕点。

闵饼色泽黛青，光亮细洁，入口油而不腻，清香滑润，令人难忘。据说明朝画家沈石田品尝后诗兴大发，歌而颂之：

“香剂圆从范，青膏软出蒸。女工虚郑缟，士宴夺唐绫。”同里出身的范烟桥先生也曾上海《晶报》上撰文介绍闵饼的特色与制作史，说闵饼曾进贡皇城，送慈禧太后等皇宫后室的人品尝，一时备受宠爱呐！

1928年，几位大胆的同里人集资在上海三马路交叉的西藏路路口开设“大富贵”闵饼公司，一时间生意兴隆争购者踊跃，成为上海百姓和各地游客一道赞美不绝的点心。

御赐“油墩”

油墩始于黎里镇。我小时候第一次吃油墩时，阿爹曾给我讲了个故事，大意是这样的：乾隆皇帝多次坐龙舟下江南，游山玩水，风流倜傥。一次，龙舟从苏州沿运河南下，途经平望，偶遇大雾，迷途，误入黎里澳湖。澳湖中有座寺庙，侍臣把乾隆引入寺内憩歇。这时乾隆饥肠辘辘，侍臣即令方丈献上美食。岂知这寺庙早已冷落，三餐尚难顾全，哪来佳肴？方丈无奈，只得用现成糯米粉，包进赤豆馅，揉成圆形，放入油锅余制成点心，硬着头皮端了上去。乾隆饥不择食，吃后大加赞赏，并向侍臣食品何名，侍臣无言以对。乾隆见所食之物，圆溜溜，黄澄澄，活像大殿下的“蒲墩”，即赐名“油墩”。

这故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不过，油墩未必真有这个来头，可油墩的“身价”，倒是由此抬高了不止。

油墩的制作史无从查考，似乎也无须查考。由于它制作简便，多年来不仅市面常有供应，好些家庭也仿制品尝。制作油墩，只需选用精细糯米粉，加适量清水揉捏，揉得粉质韧而不疏松，然后搓成圆形，包入馅子，用滚油余制即成。为了适应不同口味的需要，现在油墩馅子已趋多样化，常见的有豆沙馅和全肉馅两种；考究一点的，则用猪油、白糖、松子、桂花等调制而成，入镬油余，其香沁脾，风味绝佳，恐怕神仙吃了也不肯放手呢。

金顺记“盘笼糕”

盘笼糕是盛泽镇的传统名点，已有上百年历史，早就饮

誉沪上，畅销苏嘉湖地区。我每次到盛泽，免不了要捎带几个，或与家人一起品尝，或馈赠亲友，确乎是蛮讨人喜欢的。

盘笼糕能历百年而销售不衰，为广大顾客所亲睐，其主要原因在于选料精当，做工考究。我之所以知之，是前几年在采风中从一位盘笼糕的传人——王三娜老太那里听来的。王老太做了一辈子盘笼糕，讲起盘笼糕来绘声绘色，如数家珍，亲切感人。

盛泽盘笼糕中名气最响的是“金顺记”盘笼糕。据王老太回忆，金顺记盘笼糕的创始人叫金顺观。金顺观从姐夫陈茂品手里接下糕团生意后，不甘冷寂，不愿守那旧摊子，立誓翻出新花样来。一天，绸庄账房林先生来买早点，半开玩笑地说：“金师傅，我吃糕吃腻啦，今朝我只买这笼糕的糕芯，价钿加倍，哪哼？”金顺观先是一愣，接着爽朗地答应下来，真的剜块糕芯递了过去；与此同时，一个改进制作工艺的设想也在他的胸中形成。做完生意，他直奔竹器店，赶制一套蒸笼，每只蒸笼配一大一小两只铜皮圈，把蒸笼分隔成内、中、外三圈。翌日，鸡啼头遍，他即起身，用上白糖拌进精白糯米粉，再配上生猪油、红绿丝等佐料，浅浅装满蒸笼，上灶以大火蒸透，揭开笼盖时，色泽淡雅，清香扑鼻。此时林先生正巧赶来吃早点，未踏上店铺，早已啧啧称赞：

“好甜香啊！”一声呼叫，引来八方顾客。金顺观把中圈切成8块、外圈切成18块，连同内圈糕芯，分三等价钿卖给大家，弹指之间，争购殆尽。从此，金顺观的市面越做越大，他拓宽了店铺，门面挂上了“金顺记”招牌；又据糕芯出笼形圆如盘，便冠以“盘笼糕”之美称。

盛泽素以“丝绸之乡”名扬中外，自明代起，栽桑养蚕、缫丝织绸就相当发达了。那时丝号、绸庄、牙行鳞次栉比，交错绵延，来往商船塞满市河。许多绸庄老板常去上海洽谈生意，去时往往都要采办盘笼糕，以精工纸盒包装，作为礼品馈赠。久而久之，上海人也吃上口了，《申报》曾为此撰稿介绍它的特色，将其赞为苏式糕点中的珍品。

农家土礼“麦芽塌饼”

麦芽塌饼是吴江的“专利土产”。吴江乡间久有“立夏见三新”之说，所谓“三新”，指的就是甜酒酿、咸鸭蛋和麦芽塌饼，每年到了这个节气，农村几乎家家动手煨制，除留一部分自己品尝或当作出门乘车坐船的点心外，大多以此馈赠亲朋好友。别小看了这份土礼，它还倍受人们的珍爱呢！

麦芽塌饼的外形酷似闵饼，与青团子也有些相像，扁圆形，黛绿色，软糯适中，甜味醇厚，热吃冷吃均可，有其独特的风味。麦芽塌饼的原料与制作工艺也与众不同，它除了需用糯米粉与粳米粉外，麦芽粉是绝不能少的。它用的草头，既不是闵饼中的白苎叶，也不是青团子的南瓜叶，而是一种俗称“石灰头草”的野生植物。石灰头草喜欢生长在湿润的桑地或菜畦里，叶互生，叶片椭圆形，叶面绿色，叶背灰白。制作时，取70%米粉（粳糯各半），与煮烂的石灰头草相拌，再加入30%麦芽粉揉和，直至粉末与草质融为一体，软韧而细腻。然后包进豆沙馅，搓捏成扁圆形，放进平底镬煨制。

“煨”是吴地方言，其法不同于油氽和油煎，只须在镬底滴入少量菜油，加热煨制，待饼面两面焦黄，香甜四溢，此时

就可入口了。

松 糕

松糕也是盛泽特产。松糕的历史虽然不算很长，但也有100多年的记载了。因其色泽黄亮，又叫黄松糕。制作松糕先以红糖拌粗米粉，然后中间铺上豆沙馅，放进糖腌猪油和葡萄肉；糕面透馅，贴上松子肉、西瓜子肉，再撒上玫瑰花瓣（腌制过的）和少些桂花、红绿瓜丝，置以方架入笼蒸透即成。松糕热吃香甜可口味美无比，冷吃也别有风味。此糕可放在通风处多日不变质，随吃随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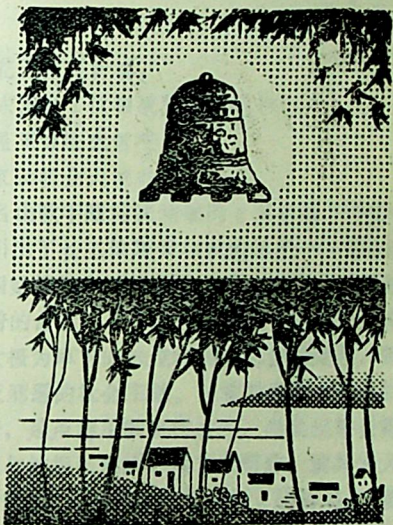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时期，有位叫作“呤喇”的英国人在盛泽吃到此糕后一直念念不忘。在他洋洋万言的日记中写道：“我在盛泽吃到了中国最美味的松糕。”要是再有机会，他还会到吴江来大啖的，可惜，他已是历史人物了。

吴江传统糕点举不胜举。比如，平望吴会半的状元糕，同里谷香村的猪油年糕，芦墟的汤团，黎里的芝麻炒米糕，震泽的桔红糕栗酥等等。有些糕点在六、七十年代曾经消失过，进入八十年代后，又都重新露面。

虽然久违了，但吴江的老人吃着都乐得咧开没牙的嘴，喜滋滋说：“是正宗的，没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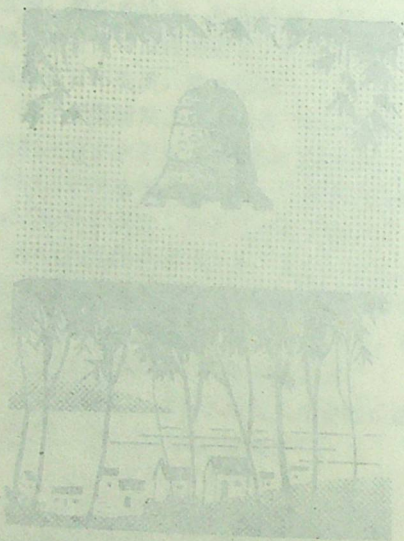


屐痕篇



JI HEN PIAN

新島篇



J I HEN PIAN

芦墟山歌唱新声

徐文初

正月梅花开来是新春，
姚家埭东浜出了位相貌堂堂个徐阿天，
徐阿天屋里穷来吃饭吃，
要到方家浜杨金大拉丹去做长年。

这是已故著名山歌手陆阿妹演唱的《五姑娘》中的一段唱词，这段唱词引出了长工徐阿天与东家姑娘——五姑娘的一个爱情悲剧和四姑娘被人贩子贩卖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幸福与痛苦交织着的命运，展示了一幅十九世纪中叶至末叶江南水乡劳动妇女极为卑下的地位和她们悲惨的处境，揭示了深刻的反封建反邪恶的社会主题。长篇叙事吴歌《五姑娘》歌词长达2000多行，是芦墟山歌的代表作，也是汉族长篇叙事民歌中首次发现与挖掘出来的一颗艺术明珠，就其宏大的规模和进步的意义来说，可与我国撒尼族的《阿诗玛》、苗族的《哈梅》等民族史诗相比美。它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在海外也颇有影响，获得众多民间文学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芦墟山歌泛称“吴江山歌”，是吴歌中的主要支脉之一。它以吴江县芦墟镇的分湖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至吴江、嘉善、

青浦等县境内，几乎波及江浙沪两省一市交会处的所有城镇乡村。民间传说，芦墟山歌发源于汉代，由一个名叫张良的山歌始祖教习，而后广泛传唱，久盛不衰。据《吴江县志·歌声》（乾隆刻本）记载：“宋以后声音之学尽失其传……今民间所作之歌谓之山歌，而吴江山歌，其辞语音节尤为独擅。”若与散见于乡土文人的一些笔记一并补缀揣测，芦墟山歌的产生及其演变过程大致能勾勒出一个轮廓，即明代后期它已在民间再度兴起，而后不断发展丰富，至清末进入鼎盛时期，直到解放前夕仍在各地传唱。

《吴江县志·歌声》还载曰，芦墟山歌“其唱法则高揭；其音以悠缓收之，清而不靡；其声近清商，不失清商本调；其体皆赠答之词，或自问自答，不失相和本体；其词多男女燕私离别之事，不失房中本义；其旁引曲喻，借物借声之法，淳朴纤细，无所不全……”从现存采录的音响与文学资料来看，无论从内容、曲调，或词语、结构诸方面，它确有独到之处，在吴歌园地中另树一帜，别具风采。芦墟山歌的唱腔柔和流畅，婉委起伏，大多以四句组成一个基本唱段，形成一个独立乐节，然后反复诵唱，循环不已。在这四句中，首句高揭明亮，次句舒缓，第三句升到中间偏上的音阶，第四句逐渐下降到带有咏叹调的低调作结尾。它还有“短调”与“长调”之分。短调又称“小山歌”，节奏较快，变化较少，近似叙事诗。长调是在短调山歌基础上，加以装饰性音符发展而成，更富于抑扬顿挫的韵味；其起句格外响亮，且在其句尾前加唱“呜咳嗨嗨”衬词，因而又有“响山歌”与“呜咳嗨嗨山歌”的别称。芦墟地处分湖之滨，又临分湖、淀山湖、韩郎荡交会的水网地带，河港纷叉，水面辽阔，歌手在广野或

湖面放声歌唱，时而如行云流水，舒展自如；时而高亢跌宕，迎风飘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幅不可多见的有声有色的水乡风情画！

旧时，芦墟山歌多为长工传唱，在蒔秧、耨苗、翻泥、收割等劳作中自唱、对唱或一唱众和，借以缓解劳顿，或借物抒情，但也不乏有组织的“演唱会”。其中常见的有两地相邀赛唱、节日赛唱与庙会赛唱等三类，这些赛唱活动规模大，涉及面广，场面热烈。届时歌手云集，相互角逐；各地商贩闻声而至，各式土产名点，应有尽有；还有跑江湖耍杂、民间艺人卖唱、走方郎中兜售狗皮膏药等等，交织在一起，实是乡间难得的文化娱乐与经济活动融为一体的盛会。

赛唱山歌活动留存文字记载的寥寥无几，唯有盛泽汤家湾赛唱山歌接送韦驮的盛况记述颇多，其中《盛泽竹枝词》就有生动的描绘：

白洋湖头秋月过，
月色满湖湖不波；
游人夹岸纷何多，
旁观借问云听歌。

……

阿依生居雁荡滨，
能歌自谓时无比；
此歌乍唱彼歌起，
有意无意声缠绵。

按当地俗规，每年农历7月14日为“接韦驮日”，这天晚上，村民们自动把披红扎绿的山歌船摇往指定河港，依次停泊；船仓里穿得花花绿绿的儿童手捧鲜花，簇拥着参赛歌手，犹

如众星捧月，引人瞩目。河港两岸，挤满了轧闹忙的男女老少，或站或蹲或坐，争相观赏。赛歌开始后，山歌船队时而相对而列，时而放棹并进；船队紧贴水面游动，歌声伴着涛声远扬。此时的小天地，实实在在的成了乡亲们的世外桃源，只有欢颜，不见愁容。

赛唱山歌持续3天。第3天，即7月16日为“送韦驮日”，人们仍然兴味浓浓，此唱彼和，歌声连绵，通宵达旦。在那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极少有娱乐生活的岁月里，有这么丰厚的精神享受，不能不说是一大乐事。对山歌手们来说，尽可以在这里展现自己的艺术才华，并在赛唱中交流技艺，取长补短，丰富提高；而芦墟山歌这一民间文艺瑰宝，在年复一年的民俗活动中也日益取得长足，闪烁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新中国成立后，万象更新，芦墟山歌也获得了新生。吴江县委、县政府始终把芦墟山歌作为优秀民族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予以高度重视，组织文化部门认真发掘、整理。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江苏分会、中国音乐家协会江苏分会的支持与指导下，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先后3次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采风活动，累计采录了100多万字的芦墟山歌以及传说故事资料，编印了《吴江县民间歌曲采风录》等书籍，芦墟山歌得以永久保存，千古流传。在文艺舞台上，芦墟山歌则以纯朴、清新的风貌受到观众的青睐，在省、市民间文艺调演中多次获奖。其中《五姑娘》除在《民间文学》、《诗刊》、《钟山》、《新华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山单行本外，还被改编成苏剧、锡剧、电视剧上演、播放。不久前，荷兰学者李海伦、高文厚曾三顾芦墟，串村走巷，

录音录像。芦墟山歌丰富的蕴藏量、精深的艺术内涵令他们惊叹不已，连声称赞这是“中国的乡土明珠，世界的艺术珍宝”。

“叫我唱歌就唱歌，唱歌郎肚里快活多，柿子经霜比蜜甜，唱得家家走出笑弥陀。”今天，芦墟人民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阔步前进，芦墟山歌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唱出了新声，声声不断地歌唱甜蜜的生活和美好的时代。芦墟山歌饱含乡情的动人乐章，永远不会出现休止符号！



《珍珠塔》与陈御史嫁女

徐文初

长篇弹词《珍珠塔》在民间颇有影响，《珍珠塔》的故事取材于“陈御史嫁女”却鲜为人知，其实它在吴江县同里镇早已流传了。

同里镇北的富观桥与永安桥之间，靠河南岸矗立着一座四石柱三开间木结构的高大牌坊，正中额板上镌刻“清朝侍御”四个大字；坊前两只大青石狮子相对而蹲，六对旗杆石一字排开，旗杆顶端标有“陈府”的月牙旗随风飘摇，猎猎作响。这气势威严的牌坊，就是明代万历庚辰（公元1580年）年间当朝为南京道监察御史陈王道建树的御史牌坊，当地人都叫它“陈家牌楼”。穿越牌坊，沿砖石甬道朝里走，便是令人敬畏的御史府了。

据《同里志》记载，陈王道字孟甫，明代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生于同里镇，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病逝，享年51岁。陈王道13岁为诸生，40岁中进士，先后任浙江鄞县和山东信阳县知县。因治县有功，后擢升南京道监察御史，代表皇帝和朝廷管理中国南部，赐以“清朝侍御”，并建牌坊表彰其功绩。陈王道元配夫人去世后，续娶方氏。方氏娘

家在同里湖南岸的小厢村，所生一女，即故事中不弃贫贱、忠于爱情的小姐陈翠娥。御史府出嫁独生女儿，其嫁妆之富丽、排场之阔绰，那是可想而知的；由此而敷设成耐人寻味的姻缘故事，也就不足为怪。至于陈翠娥是否嫁到方家，方卿是否真有其人，而且皇封七省巡按，多半是真中掺假、假中寓真，决非“庐山真面目”了。

《珍珠塔》就是根据陈御史嫁女的基本史实创作的。故事中的御史陈珪、夫人方朵花、千金陈翠娥，即陈王道夫妇及其女儿的化身。不过，《珍珠塔》从方卿落难、翠娥赠塔开始，直至唱道情羞姑、龙凤花烛，入木三分地刻划了一个欺贫爱富、不得好结果的势利姑母，这已远离了陈御史嫁女的史实。

在同里镇，我们可以找到《珍珠塔》与“陈御史嫁女”相联系的一些遗址旧物。

《珍珠塔》中的方卿，同陈府沾着姑表亲。方家住在小厢村。小厢村在同里湖之南，与同里镇仅一湖之隔。“湖南”，同里湖南岸之意；“襄阳”，则由小厢村的“厢”字谐音而出。从小厢村出发，坐船穿过同里湖，绕九里湖一角，经“白云庵”（又名“白莲庵”），再过富观桥，登岸即抵同里陈家牌楼，望见雕梁画栋的御史府。方志记载，“白云庵”确为女庵，素有尼姑修行。《珍珠塔》中方老夫人千里寻儿，求乞跋涉，惊闻方卿遭劫遇害，悲欲投河，幸被白云庵尼姑救回庵中，得以婆媳相会、母子团聚。这一情节的巧妙安排，从地理环境与景物相对照，似乎不是没有影子的。

再看《珍珠塔》的“重头戏”：方卿奉母命探姑借贷，

不料姑母不认亲情，百般奚落。方卿强压怒火，愤然离去。陈御史获悉后，快马追至“九松亭”，并指亭为媒，将爱女翠娥许之。“九松亭”在同里镇西郊一块面积不足一亩的小土丘上，亭周植青松9株，故得其名。从同里镇出发，至吴江县城，“九松亭”乃必经之地，陈御史指亭许婚这段情节的设计，也是合（人）情合（地）理的。

在富观街，至今还保留着一幢明代建筑。其中有座木格窗棂的小楼，楼前小院，花木扶疏，清雅幽静。相传这是小姐陈翠娥的绣楼……诸如此类，还能找到一些《珍珠塔》或影射、或借鉴、或引伸的痕迹。而最能令人信服的莫过于物证“珍珠塔”。解放前夕，同里镇曾发现一本古旧红纸的“妆奁簿”（封建时代嫁女时的陪嫁器物明细目录），封面有陈府堂名《奁籍颖川陈氏喜具》，第一页正中正楷写着“珍珠宝塔全座”六个字。“全座”者，为“壹座”之美称，古时红白喜事忌讳单数，遇单常用同义或同音字替代，以求吉利。由此可见，陈御史嫁女时确曾以珍珠塔陪嫁。

传说毕竟是传说，作为文艺作品的《珍珠塔》，可能有生活原型，也可能是从万千社会现象中概括塑造的，不必也无法去详加考证。解放后，评弹与锡剧《珍珠塔》相继上演，屡演不衰。1962年，香港文华影片公司到无锡拍摄了戏曲片《珍珠塔》，影响更广。御史真有其人，“珍珠塔”实有其物，《珍珠塔》的故事却不完全真实的。不过，御史夫人方朵花这副势利相，倒真要遭到万人痛恨，千年唾骂的了。

同里镇与《珍珠塔》相关连的陈迹，大多已在“文革”中毁损。可喜的是，同里镇委与镇政府已于1984年作出修复规划，并逐步付诸实施，不久即可与该镇的“退思园”、“耕

乐堂”等小巧园林一起，迎候来自四方的游客。到那时，当你游览同里古镇时，如果沿着剧中人物的足迹，泛舟于小厢村与富观桥间的河面湖上，波光粼粼，旧物与新景交相辉映，定会生发出无限遐思，感到别有一番情趣呢！



天国洋将

徐文初

吴江人民至今仍在缅怀一位令人敬仰的国际友人，他的名字叫呤喇。

在太平天国后期运动的发展过程中，呤喇在道义上、物质上、军事上都曾给予巨大的支持，并与太平军并肩战斗，抗击清兵与戈登洋枪队，人们都尊称他为“天国洋将”。而呤喇了解与认识太平天国，进而以满腔热情为之服务，首先是从进入吴江县境，与太平军官兵和各地群众广泛接触后开始的。

呤喇是英国人，原在英国海军里当下级军官，1859年夏季到达香港，后抵上海。他亲眼看到英国政府明目张胆地保护鸦片的非法交易，残害无辜的中国人民，满怀义愤，于次年毅然辞去海军职务，到同僚经商的小轮船上当大副，秋季商船抵吴江采办蚕丝。这是呤喇第一次进入吴江，踏上太平天国的统治地区。

当时，太平军在天京（今南京市）外围打垮了清朝江南大营，乘胜克复常州、苏州和秀州（今嘉兴市），正组织力量向上海进军。清政府为挽回败局，求助于华尔、戈登的

“洋枪队”，调兵遣将；同时利用舆论工具，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把太平军贬为恶魔群丑。吴江与上海的青浦为邻，一水相隔，判若两个天地。呤唎是怀着“探险”的心情，带上模糊的疑虑跨进吴江界域，观察太平天国的真实情况的。第一个停靠的码头是芦墟镇，这里的太平盛世使他惊叹不已。在回忆录里，他热情洋溢地赞美道：“我们到了芦墟……人们穿着很好的衣服，商店充塞着货品，处处都显出兴旺景象。最令人惊奇的是乞丐完全绝迹……村外，很多劳动者正在收割丰富的谷物，田野生气盎然。”之后，商船沿水路西行至黎里、盛泽、平望等地，途中所见皆同。特别是在平望三里桥停泊的三个星期中，呤唎几乎每天都利用去乡间散步的机会，进入农家访问，到太平军关卡作客，交结了许多中国朋友。临别时，太平军官兵赠以猪肉等土产，呤唎则以毛瑟枪回报，礼薄情深，结下了笃厚的友谊。

呤唎在吴江的所见所闻，充分证实了太平军是正义之师，太平天国是深得民心的，也使清政府的恶言中伤不攻自破。呤唎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英国人；他不能容忍英国政府与清王朝的倒行逆施，于是十分自然地萌发了为太平天国服务的强烈心愿。当三里桥采办生丝的业务办理完毕，他立即取道太湖，专程赶往苏州进谒忠王李秀成，表达自己参加太平军的心意。忠王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安排他与其他将领亲切会见。经数日长谈后，忠王委任其一个名誉职位，签发了一张相似于特别通行证的“凭照”，准其在太平军管辖区内自由来往。

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后，呤唎多次冒险进入上海及其他清统治区去采办军火和粮食。为此，他首先受到英国政府的通

辑。这并没有使他退却，相反，他在《中国之友》等报刊上多次发表文章，如实介绍太平天国管辖区的升平景象，揭露英国政府勾结清王朝扼杀人民革命的真相，呼吁各界正直人士声援与支持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呤喇原是一个军人，有较好的军事技能与指挥能力，他亲自为太平军教练军队，还跟随忠王带炮队出征，反击清王朝的武装镇压。当时，与呤喇一起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的，还有他的未婚妻玛丽、好友埃尔等人。后来，他们都成为太平军的忠实战友、英勇战士。在保卫天京的九伏洲战斗中，玛丽和埃尔都不幸中弹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年后，即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惨遭失败，忠王管辖的苏福省（今苏州、吴县、吴江、无锡、常熟、太仓、昆山等地）相继失陷，吴江全境又被乌云笼罩。呤喇再次来到吴江，旧地重访，景况迥异，心情也截然不同了。无限感慨之余，他挥笔写了一篇通讯，把历史镜头如实记录了下来：“此地（指芦墟）最近由英国人自太平军手中夺下交给满清政府统治，已经面目全非……人们流离失所，贫苦无比，在许多大村庄中，每户几乎只剩一人。唯谷物丰盛，这是太平军耕种的，而清军却不劳而获。……昔日的繁华欢乐，转眼已经化作凄惨愁苦。”

呤喇对太平天国的失败深感痛惜。他回国后，怀着满腔激情撰写了长达50余万字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引用丰富翔实材料，以炽热的同情心，讴歌太平天国革命的不朽业绩。呤喇在吴江的活动，书中也作了生动而详尽的记述。他还不无深情地写道：“我特别记住盛泽，因为我在这里吃到了中国最美味的松糕。”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唛带去了中国人民的友情，为中英两国人民架起了友好的桥梁。他无愧于“天国洋将”的称号。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康楚田集以水一



一水红梨旧梦痕

——记柳亚子与苏曼殊之友情

吕锦华

在吴江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空前的文人盛会。

1925年7月15日至19日，古镇黎里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夏令讲学会”。讲学会由柳亚子主持，到会者来自全县乃至全国各地的代表近百人。陈望道先生也专程从上海赶到了黎里。会上许多著名人士作了精彩的演讲。沈雁冰的讲题是《最近国际间的政治状况》，侯绍裘的讲题为《五卅惨案与中国国民党》，杨贤江的题目是《青年问题》，徐蔚南的题目是《最近法国文坛之两大激流》，等等。而在这次盛会上，柳亚子则作了《苏曼殊之我观》的演讲。他不用讲稿，随口娓娓道来，对这位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好友作了十分生动贴切的介绍。

苏曼殊出生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香山人，母亲是父亲在日经商雇佣的一位日本女子。六岁时他随父母返广东，不久父亲死了，他只得和母亲再次回到日本，母子俩孤苦零丁相依为命，后来他就落发做了和尚。做和尚时他遇到了一位好师父，师父发现曼殊是个不同一般的孩子便送他去读书，使他受到了较好的教育。曼殊回国后曾在苏州当过教员，在

上海报馆当过编译，但不久便受不了那种沉闷的气氛而辞职。在中国近代文坛上，苏曼殊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家亦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传奇式人物。他身为和尚，却能诗文善绘画，通日、英、法、梵、汉等文字；他的诗作小品文都很优美，有一种醉人的神韵，隽永而清新。他的小说《断弦哀雁记》、《碎簪记》等受到当时一些青年的狂热崇拜；当然，受欢迎的还有他的译作《潮音》等。他的画也很美，淡淡几笔，意境却深远极了。但他生平不肯多作画，因而流传下来的也极少。然而，苏曼殊又是一位早逝的英才，在人生的路上只度过了34个年头。他的性情非常浪漫，喜欢遨游，短暂的一生足迹遍及欧洲、印度、南洋群岛等地方。

苏曼殊曾经参加过柳亚子等人发起组织的南社。他对亚子先生的深厚情谊，从三次访问古镇盛泽中可略见一斑。盛泽是柳亚子的岳父家所在地，亦是一座古老美丽的丝绸重镇。1912年隆冬，正在岳父家居住的柳亚子，发信邀请曼殊前来一叙。苏曼殊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但首次赴约他便闹了一个大笑话。原来他是坐沪杭车从嘉兴站下来的，但那时嘉兴至盛泽只有水路而且还没有轮船，苏曼殊只得搭上一条民船。民船悠悠晃晃总也不行不快，这可急坏了恨不得一步跨到盛泽的曼殊。后来又刮起很大的逆风，船夫只好上岸拉纤。苏曼殊见了立刻争着也要去拉，不小心脚一滑掉进了运河里。好不容易救起来，衣服却全湿透了。第一次踏上古镇盛泽，他是那么狼狈，穿着很不合身的借来的农人衣服，拎着湿漉漉的西装，冻得牙齿直打架；但这次欢聚，他与亚子之间的友谊更为真挚了。此行一住便是数日，临别时彼此依依不舍。第二次来盛泽是1913年3月。正是烟雨迷濛有点冷寂

的初春时节，曼殊又迫不及待来此与亚子长叙。时隔一月，他又第三次来盛泽，并且一住又是20多天。

柳亚子在盛泽居住的时间也不长。在这段时间里，来得最勤快、最无拘无束像个自家人的，便是苏曼殊。曼殊曾写下《吴门依易生韵》十一首，其中有一首是：“平原落日马萧萧，剩有山僧赋大招。最是令人凄绝处，垂虹亭畔柳波桥。”记下了他从盛泽返还苏州沿着古运河坐船所见到的情景。在盛泽，苏曼殊这个平时不肯多作画的大师，欣然提笔给亚子的岳父郑式如、夫人郑佩宜以及佩宜的妹妹绣亚画了三柄纨扇。在给郑老的扇面上，垂杨暮鸦茅宇水涯，显得十分的朴拙与淡雅；而给佩宜、绣亚的扇面，则明月清霜孤鸿客船，一份清幽与孤傲又跃然纸上。三次盛泽之行，足见曼殊与亚子、以及亚子家人的关系是何等亲密。

而亚子对于苏曼殊的一片至爱深情，我们则可以从下面三首亚子先生写的诗中去体味。

第一首是曼殊赴日时写下的《送曼殊东渡》：

“红灯绿酒几旬醉，海水天风万里行。

正是阳春旧三月，樱花丛中纺绸等”。

第二首是曼殊逝世后和泪写下的《哭曼殊》：

“白马投荒计未能，歌姬乞食亦何曾。

鬻丝禅榻寻常死，凄绝南朝第一僧。

壮士横刀事已非，美人扶瑟欲何依？

七年絮语分明在，重展遗书涕似糜。

文采风流我不如，英雄延揽志非疏。

千秋绝笔真成绝，忍对荒城饮马图。

潇潇暮雨过吴门，一水红梨旧梦痕。

无那落梅时节近，江城五月为招魂。”

第三首是去西湖边为亡友扫墓而作：

“孤山一塔汝长眠，怜我蓬瀛往复旋。

红叶樱花都负了，白苹桂子故依然。

逋亡东海思前度，凭吊西泠又此缘。

安得华严能涌现，一龕香火礼狂禅。”

三首诗，不长，但字里行间所饱含的挚爱与真情，却够我们回味一辈子。

柳亚子虽然与曼殊是深交好友，但对他的评价也是极公正的。柳亚子在一份纪念册的序中写道：“他（指苏曼殊）是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人物。没有曼殊来点缀明末清初的文苑吧，大概会觉得比现在还要寂莫一些；但倘若满坑满谷都是曼殊式的文学家，则又未免太杀风景了。”



胜墩抗倭垂青史

俞 前

十四世纪至十六世纪，日本海盗屡次骚扰我国沿海地区，因日本古称“倭奴国”，故称其倭寇。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胜墩，发生了一场威震吴中的抗倭战争。

当时，明朝将领张径、俞大猷等率兵在嘉兴、王江泾一带抗倭。吴江县知县杨芷、兵备参政任环也组织了水军抵抗倭寇的侵略。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倭寇攻陷崇德，抢掠500余只船，从浙江南浔来到平望六里桥。杨芷带领吴江水师在六里桥东西荡中阻击夹攻，击毙倭寇30余人，其余的丢下抢得的财宝仓皇逃遁了。

此时，吴江县城正遇暴雨，城墙裂缝，且城隍庙发生火灾。杨芷预料倭寇会借机进攻县城，就带兵至盛墩扼守。盛墩是浙江至吴江县城的必经之地，东面靠运河，西面有唐家湖，湖水汹涌，地势险要。

吴江水师屯兵盛墩后，一方面派人向嘉定俞大猷部求援，另一方面在唐家湖袅腰桥北面筑“敌楼”，取名“吞海楼”。

据《平望镇志》上徐师所写的《吞海楼记》记载：吞海楼

始建于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落成于二月八日。该楼一丈七尺见方，高一丈九尺多，装有铁门。楼台上有栏杆，战旗招展。门上挂有“吞海楼”字匾。

吞海楼的建立，起到了瞭望哨、指挥台的作用。

嘉靖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杨芷迎风而立，站在“吞海楼”上，注视着南边黑沉沉的天空。吟咏着他的近作《吞海楼》中的诗句：“湖光一览浮空日，楼影孤峰傍远天，南海共欣千舰集，北辰遥指五星联……”

突然探马来报，倭寇集中了十艘战舰、300人马，从嘉兴向北进犯，企图通过唐家湖血染吴江城。

杨芷命令手下严密隐蔽，待令出击。

倭寇由于一路上未遇阻挡，洋洋得意。刚进唐家湖，吞海楼上一声炮响，万箭齐发。此时，唐家湖水波涛汹涌，巨浪滔滔。倭寇不能渡河，只得向平望退兵。

吴江水师在倭寇退兵后，加紧防备。陆军集中在吞海楼上下，水军屯兵在唐家湖内，并在运河上筑堤坝以阻拦倭寇船只，严阵以待。

倭寇在平望稍加停留后，又抢夺了一些船只，沿运河向北、气势汹汹。但船队刚近盛墩，就被堤坝挡住了去路，倭寇中的一个头目急忙命令手下破坝。

吞海楼上杨芷等人看得明白，知县一声令下，楼台上红旗招展，鼓角齐鸣，喊声大作，犹如天崩地塌。

楼上飞出一箭，倭寇一头目应弦而倒，倭寇乱作一团，见势不妙，想掉头逃跑，突然船下发出铿锵声。原来，事先杨知县已精选了一批水性好的兵士，携带工具潜在水底。当吞海楼上鼓声一响，他们就在水底凿倭寇的船底，船只出现

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哗哗的河水向船舱喷涌，倭寇拼命挣扎。

正在酣战之中，平望方向一队战舰飞驰而来，渐渐接近盛墩，为首的战舰上飘着旗帜，上有一个醒目的大字：“俞”。原来是俞大猷派保靖宣慰彭荃臣率兵二千前来援助。

战争进行得很激烈。援兵一到，吴江水师士气更旺，随着炮火四起，唐家湖内射出无数小舟飞向倭寇。吴江水师善于水战，小舟纵横水面，倭寇中箭着炮者不计其数。

当地农民，也纷纷拿起武器，从四面汇集袅腰桥，参加了歼灭倭寇的战斗。

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3000倭寇大都毙命，余下的纷纷逃离。

在抗倭战争中，我军民为国捐躯者亦不少，宣慰彭荃臣不幸阵亡。

盛墩一战，大长了吴中军民团结抗倭的士气。人们为纪念此战，将盛墩改名为胜墩。

此后，抗倭斗争风起云涌。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在平望莺脰湖和平望长老桥又二次重战倭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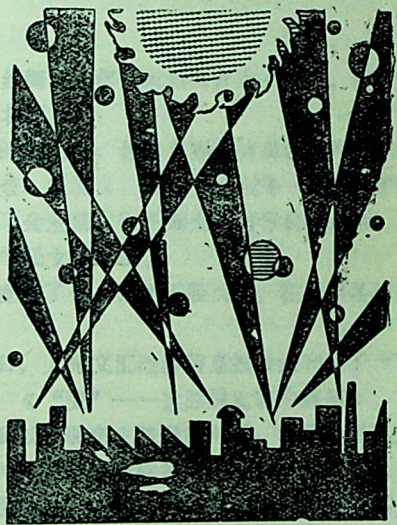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六年，知县曹一麟接替杨芷之职后，为抵抗倭寇，在胜墩袅腰桥对面运河边新建了一座比“吞海楼”更大的“敌楼”。

抗倭斗争连续十年之久。嘉靖四十四年戚继光等合歼了广东境内的残倭，倭寇才基本肃清。

胜墩抗倭，在吴中抗倭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吴江人民为了纪念杨芷、任环抵御倭乱的功绩，曾立“三贤祠”纪念。

胜墩抗倭，名垂青史。

开拓篇



KAI TUO PIAN

定大大小小的窟窿，哗哗的河水向船舱喷涌，侯霆拼命挣扎。
正在酣战之中，平遥方向一队战艇飞驰而来，渐渐接近
鹿敏，为首的战艇上，高高飘扬着醒目的大字，“俞”。

原来是俞大猷探得侯霆被围，特率战艇前来援助。
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侯霆一到，吴江水师士气更旺，随
着炮火四起，更穿倒内河的大批小舟飞向侯霆。吴江水师善
于水战，小舟纵横往来，瞬息中射尽炮者不计其数。

当地农民，也仿效平遥战事，从四面汇集来渡桥，参加
了战斗。侯霆见大势不妙，便率部突围，侯霆大部绝命，余下的
纷纷逃回平遥。

平遥城中，侯霆战败，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

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

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

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

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

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

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侯霆战败，平遥城中，侯霆战死不少，宣慰彭凉臣
不幸被杀。

秀美挺刮的“达胜”鞋

吕锦华

都说吴江盛产丝绸，近年来忽然又冒出一种鞋。鞋名曰“达胜”，产地在北厍。

在上海最豪华的商场里，你能看到它挤身在一片高档挺刮的皮鞋中风韵楚楚；在北京、成都、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一流百货店中，你又会发现它们不断变换着容貌和色彩，顾客争相购买，尤以年轻女子居多。

“达胜”鞋究竟使了什么招法不胫而走，在全国各地受到如此青睐呢？

1985年5月21日，上海文汇经济信息报曾经刊登了“百事通”的一篇文章：《“变”——达胜牌皮鞋的高招》。文中写道：“诸君不要以为现在皮鞋奇货可居，拿到篮里就是菜，其实我估计这种局面不会维持长久。一个产品要立足于市场，还需要有几手真功夫，百事通认为达胜牌皮鞋就具备了多种优点，它除了秀美、挺刮、耐磨之外，我以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变’。本来自然界万物都在变，自然，消费品就更应该变，变才能求生存，变才能求发展，变才能有未来。百事通忠告诸君，你们想看皮鞋发展的新趋势吗，请注意不

断变出新花样的达胜牌皮鞋。”

达胜牌皮鞋竟能在竞争激烈强手如林的上海市场领导皮鞋新潮流，这不能不使上海皮鞋行业的行家们坐立不安，同时，也使这些造“达胜”鞋的男士们感到了欣慰。

提起达胜鞋，人们当然忘不了达胜皮鞋厂艰难的起步。

1981年4月，厂长带领18名青年，用贷款借来的3万元钱，在一片白地上筹建皮鞋厂。3万元只够造一个简易的车间，然后在厂子四周树起一道围墙和门楼。没有钱添置设备，他们就去兄弟厂借来批皮机、卸料机、缝纫机和鞋楦。有人笑着说，他们这样做是借鸡下蛋，他们点头默认了。只要能让他们办起来，他们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委屈的事都肯做。厂长又从上海请来经验丰富的退休师傅当老师。三个月后，一批色彩鲜艳、款式别致的女鞋就问世了。这在当时还是由黑色、灰色覆盖着皮鞋世界的年代，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创举。

随即面临的问题是产品销哪儿。北库离上海近，当然应该销上海。然而，要去上海争立锥之地又谈何容易。多少企业在盯着这个地方，因为产品一旦打进了上海市场，那几乎就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更何况他们还是一家刚办起的小企业。但厂长不气馁不自卑，不声不吭背起几十双皮鞋就去闯荡上海滩了。无人接纳他的产品，他索性在大上海马路边的鞋店旁摆起地摊来。花花绿绿的皮鞋一下子吸引了不少来来往往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被围了起来，你买我买他也买，很快，皮鞋卖光了。于是，第一笔一万双皮鞋的订货交易，就在厂长曾经摆过摊的“红光”鞋店拍板了。货好招客，不久，上海有八家商场开始经销达胜皮鞋；再就是，北京、天津、成都等地的一流百货店也千里迢迢派人来厂订货。达胜鞋

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初战告捷，厂长又开始抓管理、抓培训、抓整顿、抓开发。1984年开始，他又大胆突破行业、地区、所有制和产业的界限，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横向联营，初步形成以达胜厂为龙头、以达胜鞋为拳头产品，由江、浙、川、沪四省市的17家企业联合而成的企业集团，并在大城市建立了产品销售的基地。以后的事实是，达胜鞋的生产量一增再增，在市场上的覆盖面越来越大，效益，当然不错。

如今的达胜皮鞋厂已成苏南一家十分壮观的大企业。达胜鞋，也更令人刮目相看，每年都有五六十个品种、200多个款式进入市场。“年年更新年年变样”已成了大家对达胜鞋的一种共同赞誉。在达胜厂参观时，厂长告诉我，现在的达胜鞋跟型吸收了中外鞋跟之长处，穿着更加舒服；色彩开始与服装配套，更加协调；另外，女单鞋面革以羊皮为主体，新增羊翻绒实行翻口工艺，更轻巧柔软与舒适；而女棉鞋在造型上注重轮廓清晰线条明朗，也就立体感更强了。

有人曾编过一则广告谜语，谜语是以一首小诗出现的：“达标争雄谁为先，胜者早有居市间，好名不脛传千里，货美识家自能辨。”

如果将每句诗的第一个字自上而下拼起来，那就是谜底。我想，你一定能很快猜出人们是怎样评价达胜鞋的。

神哉，小小方巾

吕锦华

一块海蓝色的小小方巾，你说它能干什么呢？擦汗？抹桌子椅子？不，你错了。

一块海蓝色的小小方巾，编织了北库农民一条致富之路，谱写了吴江外向型经济一曲宏亮的凯歌，为古老的中国挣来了一片由衷的赞誉和敬重的眸光。这像天方夜谭一样神奇的故事，究竟是如何孕育、如何诞生的呢？

原来，北库有个西服厂，厂长当过兵，后来又在镇上当秘书。他本可以生活得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因为他已有了铁饭碗。可是，看到家乡穷，看到乡村农民做一天活才挣1角3分钱，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他出来办厂了。办了五年服装厂，虽然满打满算也赚了一点钱，但与他所追求的目标相差太远。他是一位有雄心壮志的人，他要让家乡的父老乡亲都过上宽心甜蜜的生活！

当这位厂长开始寻找新产品时，有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位香港的客商——一位专做美国及其他地区医保用品生意的港商。他很希望港商能给企业带来新的转机，不料，港商在南京洽谈时因价格问题未达成协议，一走了之，失去了进一步

与他商谈的机会。他立刻动身追赶港商。港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他就广州、福建地像大海捞针一样，不厌其烦去一家家大宾馆打听下落。时值盛夏酷暑，当他在厦门鹭江宾馆找到这位港商时，已累得又瘦又黑了。他的真诚、他的执着、他的坚韧不拔的毅力感动了这位港商，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从此，西服厂改成了医保用品厂，小小方巾在北库像宝贝一样被人传颂着。

。你千万别以为生产这种方巾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是医生动手术时擦洗血迹的一次性用巾。尽管制作十分简单，只要四边缝上就是，然而对它的质量要求，严厉得又近乎苛刻。比如，要在封闭、空调的车间里生产；要不带任何异物、包括一个线头；要包装灭菌后才能出厂。任何细小的疏忽都会给手术带来麻烦。这一切，医保厂的领导和工人都认认真真去做了，而且做得很细心很自觉。新工人进厂，首先要进行培训；每人生产的产品，都要打上工号做好记录；每天上班，穿上干干净净的白色工作服、戴上白帽子；工作时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车间里静静的，就像没有人。在这儿，你会感到最简单的产品正在接受着最现代化的管理！

美国客商视产品质量为生命。他们常常不打招呼就从上海赶来，一头钻进车间里。每次抽查总使他们满意。后来，医保厂又拿到了FDA证书。FDA是当今美国最有权威的卫生检查机构，又称美国联邦药物化妆品检查局，取得了该局颁发的许可证，产品就可以免检进入美国境内。它不亚于一块迷人的金牌。为了取得这块“金牌”，他们作出了加倍的努力，加强管理，提高工人的操作、技术水平，健全各种质量检查制度，终于通过美国方面一道道严格的审查，取得合格

证书。

如今，他们除了可以省去一道入境检查手续外，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市场表明：中国的乡镇企业正在向现代化生产标准迈步！据说，当地的青年都希望能进医保厂；已在该厂工作的人，大都盖起了新房、添置家用电器，即使叫他们进城，也不愿意。

医保厂如今已成了国内一座较大的卫生副料生产厂。近年来他们还开发了纱布卷、纱布片、纱布巾等医疗用品。1990年单外贸收购额就达到八千多万元。

小小方巾漂洋过海，成了中国连接西方的友谊的纽带，成了吴江人民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并成了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

神哉，小小方巾！



款款绣服，美的使者

沈荣庆

在富丽堂皇的吴江绣服厂样品展览厅里，来自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的客商们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厂业余时装模特儿的精彩表演。悠扬的民乐声中，一位端庄、娴静的姑娘，穿一件粉红色真丝绣花旗袍，飘飘欲仙般挺立在高鼻蓝眼的惊叹声中。

“OK，吴江绣服。——OK，吴江绣服！”外宾们震惊了，外宾们被丝绸之乡美的杰作惊呆了。

吴江是有名的绸乡。而绣花，在吴江农村又有着悠久的历史。妇女们爱在肚兜、头巾上绣上吉祥如意的图案。添了小囡，要赶绣老虎头鞋、老虎头帽。姑娘出嫁前，便早早准备好了各种绣花装饰品，或鸳鸯戏水，或腊梅报春……一方方考究的绣品点缀着农家女的新生活。

1982年，吴江绣服厂应运创建。

他们利用当地的真丝绸和传统的手工刺绣两大得天独厚的优势，在绸乡又添锦绣，开始生产真丝绣花女时装。第一批样衣出来后，他们千里迢迢赶到广州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一位港商见了样品便毫不犹豫地签下了1000件真丝绣花衬衫

的要货合同。

信誉，在分分秒秒中凝成，

声名，在针针线线中绣成。

1985年，美国的“中丝”公司接管了原美国的“JM”公司。吴江绣服厂根据“中丝”的心理特点，从档案中取出原已生产过的“JM”样品，重新设计制样，一次订货达15万件。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日本服装设计师森英惠女士要一批真丝绸手工绣花样衣办展览，跑了许多企业，都因数量只有10多件而不能满足。吴江绣服厂得知后，答应满足要求。绣姑娘们娴熟精湛的刺绣手艺深深地吸引着这位服装设计师。展览获得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大批量的订货也慕名来到吴江绣服厂。

吴江绣服厂根据国际时装的走向，结合中国民族服装的特点，设计制作的真丝绣花公主衫，在1985年我国首次参加的巴黎54届国际时装博览会上，荣获设计一等奖。1989年巴黎56届国际女装博览会上，吴江绣服厂又有5种款式的真丝绣花时装荣获设计二等奖。国家轻工部专门授予吴江绣服厂“繁荣设计，走向世界”的大红锦旗。

吴江绣服厂生产的真丝绸绣花时装，绸面光泽幽雅，质地轻盈飘逸，穿着柔软滑爽，是理想的高级时装。真丝绸阿拉伯大袍被商检局确认为出口免检产品。“秋兰牌”真丝服装，工艺真丝女绣衣分别获“省优”、“部优”称号，企业获得国家商检总局颁发的出口服装质量许可证。产品畅销日本、欧美、中东和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乡镇工业百家创汇大户之一。

有着1000多名职工的吴江绣服厂，如今已拥有两个中外合资企业，3个分厂和1个时装公司。形成了从服装设计、面料染色、成衣、自营出口一条龙生产体系，年服装生产能力扩大到100万套。1989年企业被省政府授予“省文明单位”称号。

到过吴江绣服厂的人，有谁不被那里五光十色的绫罗绸缎搅得眼花缭乱呢？气派雄伟的高层车间，先进整洁的生产流水线，宽阔的厂区大道上，一辆辆大型集装箱车载着各式真丝绣花时装徐徐驶出厂门……

吴江绣服，美的使者。



蜜蜂催春来

张勇勤

中国人向来有节俭美德，穿衣服讲究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由此可见，缝纫机对于一个家庭是何等重要。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缝纫机还荣幸地被许多姑娘选作嫁妆，扎上红绸带，敲锣打鼓地送到夫家，希冀着靠它裁剪出几片温馨的云，缝纫出一个幸福的家。那时候，缝纫机真好比带露的鲜花，怎不叫人爱煞！

就在八十年代初，吴江县农机修造厂的几位当家人打起了缝纫机的主意：工厂靠生产农机“吃不饱”，做几台机床，又没什么销路。正好打听到上海缝纫机三厂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急需寻找合作伙伴，如果能携手联姻，岂非绝妙好事？跨省经济联合在路线上对头不对头？正在进退维谷的时候，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80〕172号文件，这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在双方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上缝三厂和县农机修造厂正式签约，成立了全县第一家跨地区的联营企业——上缝三厂吴江分厂，莺脰湖畔，生产出了全国三大名牌之一的蜜蜂牌缝纫机。

蜜蜂是春天的使者，但是想要获得丰硕的收获却还要靠

辛勤的耕耘。上缝三厂吴江分厂从此走上了一条艰苦的创业之路，他们立下誓言：盛名之下，要名副其实，分厂的产品，一定要赶上和超过上海总厂的质量水平。厂里工艺水平低，他们虚心向上海总厂学习，从车间纪律抓起，从工作现场抓起，从操作的手位、身位抓起，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解决针杆同心度不准的毛病，他们整修设备，改进工艺，使正品率从74%提高到94%。厂里设备简陋，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厂在机械修造方面的特长，不断发动群众搞技术攻关，改善设备条件。为了提高机壳喷漆、罩光质量，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了静电喷漆生产线，使机壳光洁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十年呕心沥血，十年励精图治，他们像辛勤的蜜蜂，酿造着甜蜜的事业。十年中，上缝三厂吴江分厂的领导变换了，可是他们那种不创优胜誓不休的拼劲没有变，他们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没有变，他们那种严细踏实的工作作风没有变，他们那种精打细算的创业精神没有变。靠这种精神，他们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产量不断上升，企业欣欣向荣。我们不用罗列他们拿过多少奖，得过多少第一，顾客是最公正的，市场是最公正的。在全国20多家家缝生产厂中，有12家因产品积压而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上缝三厂吴江分厂如傲雪寒梅凌风独开，成为年产32万台蜜蜂牌缝纫机、在国内家缝生产中名列第四的骨干企业。

到了1988年，随着市场的发展，随着人们商品观念的改变，人们对缝纫机的渴求再不像前几年那样强烈，国内缝纫机行业竞争激烈，有人断言，再要发展家用缝纫机生产，就只能把产品堆在仓库里。

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上缝三厂吴江分厂要上FA新

品种了。有人说他们铤而走险，头脑发热。其实他们冷静得很，他们在分析了老区、边区、山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市场反馈的信息后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家缝的社会需求量将继续保持一定水平，关键是在质量、品种上再提高一步。在国家轻工部的帮助下，在上海总厂的支持下，吴江分厂以不到五分之一的价钱，从本溪买到一条缝纫机生产线，派人突击拆卸运回，成立了一个第三期工程办公室，干部工人一起摸爬滚打，夜以继日地安装改造，五个月后，几千台FA4-2样机生产出来了，只花了68万元投资。紧接着，他们又一鼓足气，试制出另一种新产品。FA新机种既能缝纫，又能绣花，针密自由调节，布料适应性强，噪音低，重量轻，造型线条流畅，美观大方，价格也有所下降。推向市场后，深受群众欢迎，销量直线上升，上海几家国营收购部门也纷纷要货，几次增加国家统配计划。

上缝三厂吴江分厂厂区，那高耸挺立的厂房前，那垂柳着绿的花圃里，紫月季，绿牡丹，白玉兰，红蔷薇，映得人眼花，熏得人心醉，引得蜜蜂纷纷而来。

一群群蜜蜂飞向千家万户，催几度春风带来姹紫嫣红。

后 记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吴江》一书终于与大家见面了。我们的心情颇像一位小学生向老师交上了一份答卷似的，不知道读者会给我们一个怎样的打分。

吴江是一块美丽而古老的土地，位于江苏省最南部，地处富饶的太湖之滨，东接上海，南邻浙江，北依苏州，与苏州市相距仅17公里。吴江境内，京杭大运河纵贯南北，太浦河、頔塘河横穿东西，湖荡密布，农田肥沃，气候湿润；吴江的西南部还是有名的蚕桑区，绿满天野的桑园将这片水乡泽国点缀得更加秀丽。勤劳智慧的吴江人民又开拓创新绣绘蓝图，使湖光水色更加迷人、生辉。

吴江自唐末五代建县，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文化发达、人文荟萃的地方。从元代进士、翰林承旨徐纯夫、明代著名园林设计师计成、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柳亚子、近代诗人陈去病、教育家金松岑等起，吴江这块土地涌现了难以数计的名人志士。另外，吴江还有丰富的物产和“丝绸”这一瑰宝。我们编写这本《吴江》，旨在通过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吴江悠久的历史，缅怀造福于人民的先辈，弘扬本地灿烂的文化，展示吴江崭新的风貌；一方面将人杰地灵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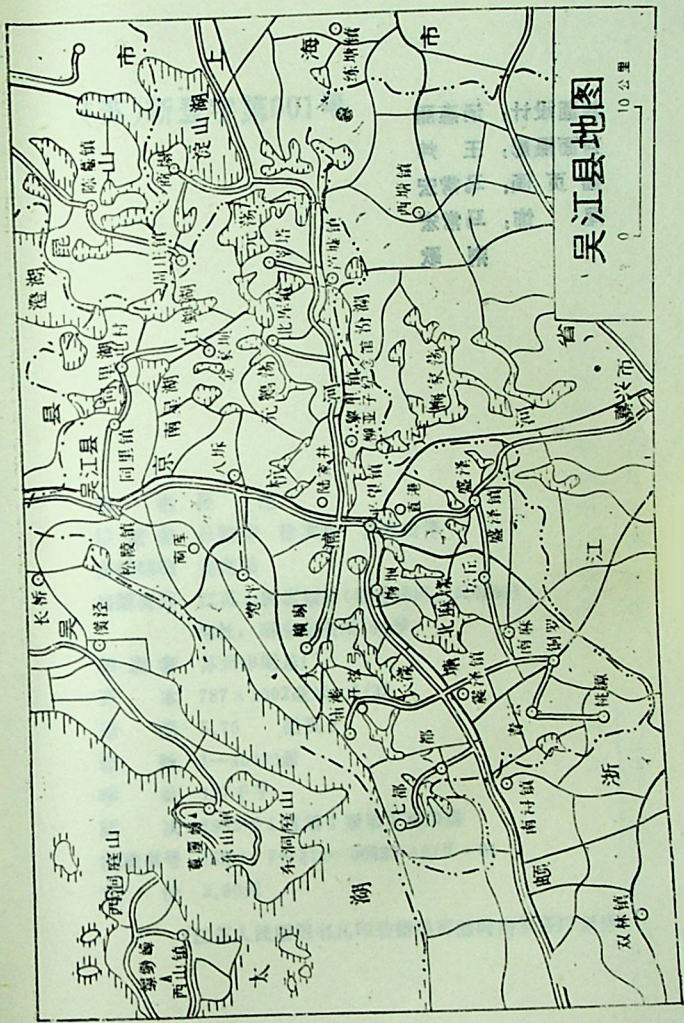
吴江介绍给朋友们，增进人们对吴江的了解；另一方面，希望此书成为家乡青少年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好助手。在此书的编写、出版过程中，县委领导在百忙中为此书组织了班子，主编胥锦荣，副主编杨永耕、吕锦华，编委由凌锦良、顾维华、袁一匡、姚荣荣四人组成，并商定了框架。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县教育局、县文管会、县文化馆等部门给予了大力协助；县文联的同志为此书的组织联系安排，付诸了大量的精力；县委宣传部除了负责审订书稿外，一直关心着此书的进展，杨永耕副部长亲临一线研究指挥，为此书的完成付出了许多心血；县人大领导为使此书顺利出版，也热情帮助与费孝通教授联系作序；费孝通教授于百忙中为此书写了序；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有关同志也多次进行具体指导，责任编辑姜克强同志逐篇细阅，一一提出修改意见，为提高此书质量付出了劳动；另外，由县委宣传部编写的《吴江人物志》一书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为本书撰写提供了不少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作为主笔，还要感谢全书各位作者的协作、配合，大家不厌其烦，数易其稿，为确保书稿质量作出了努力。

由于水平有限，成书仓促，此书难免存在许多不足，敬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吕锦华

1991.7



吴江县地图

1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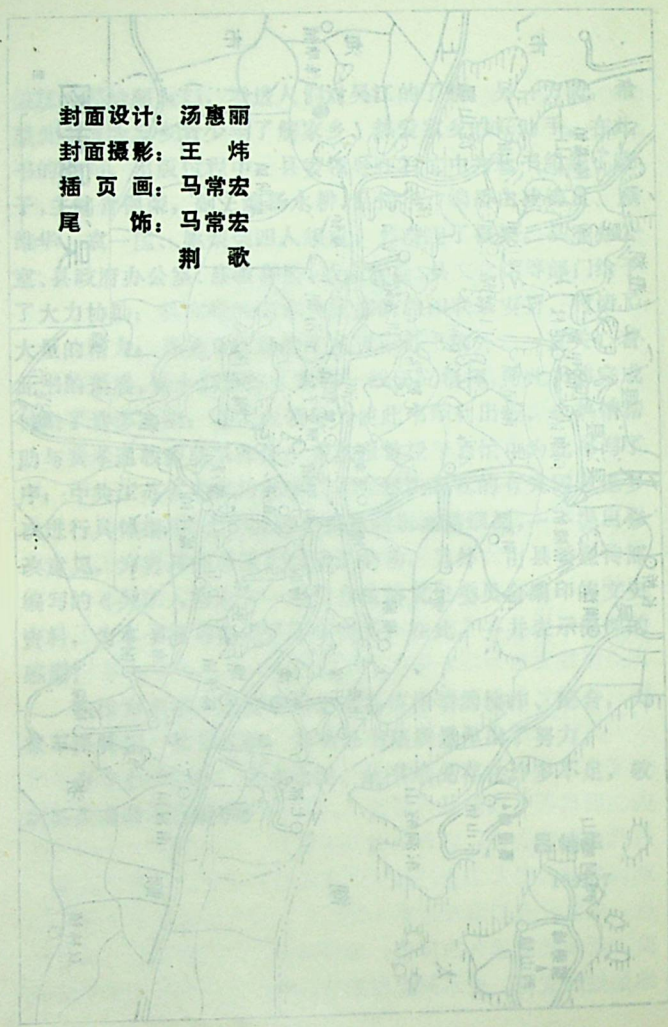
0

省

江

浙

湖



封面设计：汤惠丽

封面摄影：王 炜

插页画：马常宏

尾 饰：马常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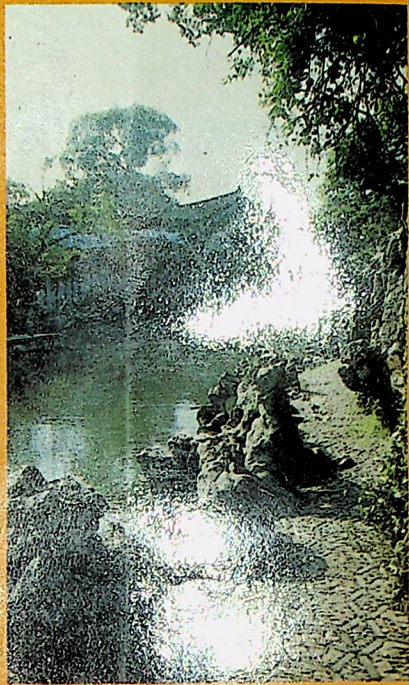
荆 歌

(苏)新登字第001号

- 书 名 吴 江
编 著 者 吕锦华 徐文初 汤海山等
责任编辑 姜克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邮政编码: 210009)
地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
印 刷 者 苏州印刷总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5.75 插页 2
印 数 1—40420册
字 数 117千字
版 次 199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0855—6/K·81
定 价 2.60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吴江



履痕篇

开拓篇

丝绸篇

人杰篇

地灵篇

胜迹篇

物华篇

江苏县邑风物丛书